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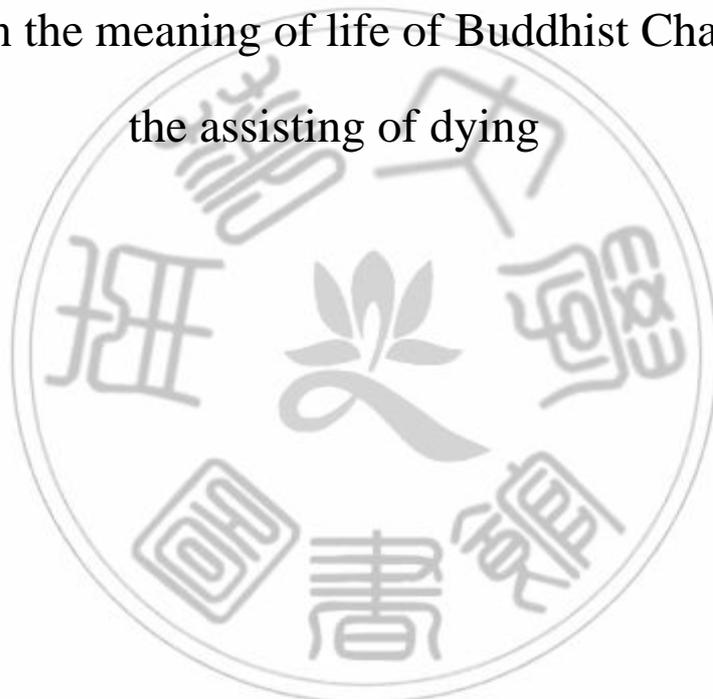
南 華 大 學

生死學系

碩士論文

協助臨終往生對佛教宗教師生命意義之探討

A study on the meaning of life of Buddhist Chaplain in
the assisting of dying



研 究 生 高美蓮 (釋蓮善)

指 導 教 授 紀潔芳 教授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7 日

誠摯的感恩

修行是永無止盡的學習，透過每一次的因緣和合，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到菩薩行的無畏懼與勇敢的心懷。我一直很嚮往能來南華大學生死所學習，幾經考量鼓起勇氣考進了南華大學生死研究所教育與諮商組。進到風光明媚的學院，內心升起無比的感動，也起了無數的感恩：感謝佛菩薩的慈悲安排，及師父潛修精進不懈的身教，讓學生有機會再次自我充實及廣學多聞。並感恩慧開師父愍而不捨的提攜，讓學生有機會在南華大學生死所研讀學習。感謝生死所的師長們，孜孜不倦的教育。感謝弟弟景裕全力護持，讓學生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也謝謝玉芬學姊及曉磬的陪伴、支持與鼓勵，最感恩的是在修行道路上以菩薩行顯現的臨終者，讓學生體認到生命意義，及修行的價值，內心充滿無限的感謝。

感謝三個個案願意分享本身生命故事以供學生做學術研究，讓學生有機會對臨終協助做進一步的瞭解，並發現協助臨終對生命意義的價值性。

非常感謝口考委員陳榮基教授、李燕蕙教授提供本論文寶貴的經驗與意見，使學生受益良多。在此，特別感謝指導教授紀潔芳老師，因有老師的耐心指導及鞭策，讓學生於寫論文的百慮萬急中，破繭而出，感恩老師的鼓勵與激勵。

最後，感謝陪伴與支持學生的朋友們，千言萬語的感恩與感謝！

蓮善謹誌于淨苑 2013·7·8

邁進西方

——協助臨終行者的故事

蓮善師，年輕時閱讀佛陀十大弟子傳，感動流淚，發心出家，先後完成了佛學院及大學的課程，在出家二十五年的道場生活中，最有心得的是追隨住持和尚尼，從事協助臨終的寶貴經驗。平日信眾到道場聽經及共修念佛，就是學習將來要往西方極樂世界。蓮善師他們道場設有西方廳，即「協助往生的場所」，一旦有寺內尼眾或蓮友臨終需要協助，可送往西方廳助其往生。如果蓮友願意在家中往生，法師們亦前往協助。據蓮善師轉述二十幾年來大約也協助千餘人往生，或有順利者、或在過程中有障礙者、或平日虔誠修行者、或臨時才抱佛腳者…等，法師們皆慈悲善巧，克服種種困難，令臨終者順利往生。

近年來，隨時代進步，大多數患重病者即送往醫院，故有大部份病人在醫院往生，因此安寧療護就特別重要。在殊勝因緣下，蓮善師參加了緩和醫療佛教臨床宗教師的培訓，吸收有系統、現代化的安寧療護協助臨終知能，爾後又進入南華大學生死所進修，以協助臨終為碩士論文主題。藉著嚴謹的研究方法，彙總臨終關懷的理論與實務，結合傳統與現代化佛教宗教師協助臨終的經驗，完成論文，榮獲碩士學位，此乃願力促成，因緣和合，實難能可貴！

蓮善師，話少恬靜，默默行事，悉心關懷身邊的人，以協助臨終為己任。拜讀其用心良苦協助雙親往生之殊勝莊嚴令人動容，平日經常到醫院當志工協助臨終工作。其慈悲行及真實修令人感動，樂於為之序！

紀潔芳 合
2013. 7. 3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系兼任教授
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共同主持人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協助臨終往生對於佛教宗教師在生命意義，及在臨終場域中的修行經歷。以深度訪談法進行，訪問對象為三位傳統佛教宗教師，所得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佛教宗教師的生命特質養成：

- (一) 原生環境造就對生命的珍惜。
- (二) 職場中體察到生存能力的獨特性。
- (三) 佛門中找到今生的生命價值。

二、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過程中體會到自利利他的生命意義：

(一) 協助臨終的理念與關係：

1. 生死理念引導臨終者減輕生死恐懼，提起來生希望，家屬或大眾亦可學習生死規劃的方便法。
2. 佛教宗教師認為與臨終者關係要建立在信任上，協助過程較為順利。

(二) 協助臨終時的困頓問題：

1. 協助過程的困難點：

- (1) 部份臨終者，有心願未了、捨不得、不甘願、放不下。
- (2) 家屬對於協助臨終的配合，會影響到協助臨終的進行。

2. 法門的運用上，佛教宗教師認為念佛法門，最適合協助臨終往生者，佛號簡單直入，使臨終者心平氣和安然捨報。

3. 技巧上，佛教宗教師在協助過程中，需注意與臨終者的距離以及音量，語氣保持輕和柔語，使臨終者身心平靜安詳往生善趣。

(三) 協助臨終的生死觀：

1. 以平常心來對待生死，以生活做為修行觀照的所緣境。
2. 透過協助臨終關懷所建立的生死觀；則老實念佛，臨終靠佛菩薩的慈悲

接引，以達到自他兩利的功行。

三、佛教宗教師透過協助臨終體會到的生命意義：

(一) 生死是生命永續學習的考題。

(二) 生命是永無止盡的學習。

(三) 體會到修行的生命意義價值，在於自利利他的菩薩道。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具體建議：對於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培訓的多元化、對於生死諮商教育的推廣、並加強佛教宗教師在「非預性死亡」對家屬的悲傷輔導教育，以作為協助臨床實質照顧之參考。

關鍵字： 佛教宗教師、協助臨終、生命意義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experience of monasticism in the dying scene of Buddhist Chaplain assisting dying. The study is carried out by deep interviewing three traditional Buddhist Chaplain. Results are listed below:

The cultivation of life quality of Buddhist Chaplain.

- (A) Life cherishing resulted from native environment.
- (B) Observed in work the uniqueness of the ability to survive.
- (C) Discovered the value of life in Buddhism.

Buddhist Chaplains learned in assisting dying the meaning of life which is mutually beneficial.

- (A) The concept and relationship of assist dying.
 - a · The concept of death can lead dying person away from fearing death and remind the hope to another life. The family and public can also learn convenient ways to plan for death.
 - b · Buddhist Chaplains thinks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ying person is based on trust, which helps dying assistance.
- (B) Problems in assisting dying
 - a ·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assistance
 - (a) Some dying people have wishes yet to fulfill, pities, regrets, can' t let go.
 - (b) Family support to assist dying can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assist dying.
 - b · Methodologically, Buddhist Chaplains thinks calling Buddha is the

best way to assist dying, simple names of Buddha can help dying people calm down and give away peacefully.

- c · Technically, Buddhist Chaplains need to notice the distance to the dying people and his volume. His tone needs to be gentle and soft to give dying people peace in heart and head to another world.

(C) Concept of death when assisting dying.

- a · Stay calm when facing death. Use everyday life as the perceived object of meditation.
- b · Through the concept of death established by assisting dying, calling Buddha daily and receive merciful acceptance of Buddha when dying to achieve mutually beneficial benefit.

The meaning of life learned by Buddhist Chaplain through assist dying.

(A) Live and death is a test of forever learning of life.

(B) Life is eternal learning.

(C) Learn that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in monasticism is on the road of Bodhisattva, which is mutually beneficial.

This article proposes practical sugges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ncrease the variety of training Buddhist Chaplains on assist dying, promote the consulting education on death issues, and enhance the education on helping family overcome grief in case of “unpredicted death” for Buddhist Chaplains as the reference to help real clinic care.

Key words: Buddhist Chaplains, meaning of life, assisting of dying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	4
第四節 名詞界定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探討佛教宗教師相關論述	7
第二節 佛教協助臨終相關理論探討	19
第三節 生命意義相關文獻之探討	28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39
第一節 研究方法	39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工具	41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資料處理	44
第四節 研究嚴謹度與倫理	49
第四章 緣—協助臨終佛教宗教師的生命故事	53
第一節 守拙樸實甲宗教師的生命故事	53
第二節 積極進取乙宗教師的生命故事	64
第三節 守實為本丙宗教師的生命故事	74

第四節 探討佛教宗教師協助臨終教育之養成·····	81
第五章 臨終場域的生命意義之探討·····	87
第一節 協助臨終時刻的對話·····	87
第二節 臨終個案示現之探討 ·····	118
第三節 宗教師協助臨終之生命意義 ·····	122
第六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反思 ·····	133
第一節 結 論 ·····	133
第二節 建 議 ·····	140
第三節 研究者的反思 ·····	141
參考文獻·····	144
附錄 1 沒有界線的禪堂——一位初入安寧病房實習法師的心得報 告 ·····	155
附錄 2 2012 年「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研習課程《初階-台北場》課 程表·····	160
附錄 3 2013 年「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研習課程《進階-台北場》課 程表 ·····	161
附錄 4 訪談同意書·····	162

附錄5 訪談大綱.....164

附錄6 文本分析範例.....165

表 次

表 2-1 S. O. A. P. P 簡介表.....	12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42
表 5-1 (1) 甲宗教師協助臨終個案的現象	119
表 5-2 (2) 乙宗教師協助臨終個案的現象.....	120
表 5-3 (3) 丙宗教師協助臨終個案的現象.....	121

圖 次

圖 3-1 研究流程.....	44
圖 5-1 宗教師與臨終者關係定位圖.....	118

第一章 緒論

臨死經驗是所有人類的普同經驗，它是我們的肉身和自我感開始崩解消融，而逐漸轉向內在靈性的一個過程。

-----凱思林·辛（Kathleen Dowling Singh, 2010 p19）

本研究希望感恩前人的菩薩行徑，在死亡前做鏡面的示範，讓研究者能從觀望的角度去做生命的思量。在宣佈死亡聖旨時，能更從容的去面對生命餘光，把握燭火餘溫的時刻，好好規劃。臨別緩和的時刻不是人人都有的機會，善用臨終前的預知時段，以相應法門規劃善終，增長生命靈光。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當你身強體壯時，從未想到疾病將臨，

但它會像閃電般，出奇不意的襲擊你。

當你在紅塵中翻滾，從未想到死亡將至；

它快的如同雷電，把你轟的暈頭轉向。

-----密勒日巴尊者（索甲仁波切，1997， p311）

世間無常是必然之事，人的死亡，絲毫無法由當下得知！生活中許許多多的過往閃動，看似簡單的食衣住行，殊不知生命已在秒殺中死亡生滅了！人生是無常的，死亡畢竟是每個人都要走的路，人生百年倏眼即過，這一點我深有體會；當看到一些長輩及友人面臨死亡時內心痛苦掙扎，身體受病魔折磨到面容枯槁憔悴時，我就會想到有一天自己的生命是否也會如此？對於「臨終」與「死亡」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老了肌肉消盡，病了無強健志，死了盡無有壽，四大敗壞消

散，世事難擋，要接受無常死亡是不容易的事，而生命也因死亡的來臨，而燃起重生之機！

「生命」與「死亡」的鐘擺不曾停止過，如何面對與接受，是該思慮的！對於死亡不是沒了、無了、空了，而是另一期生命的開始，如索甲仁波切說：「死亡的那一刻就是個絕佳的開悟時機（索甲仁波切，1997，p255）。」生命中對於死亡的課題，一直是長久以來蟄伏在內心深處的恐懼。如果希望死得好，就必須學習如何活得好；如果希望死得安詳，就必須在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培養安詳。生命與死亡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一體，必須要去面對與接納！《法句譬喻經·無常品》：「佛告梵志：「世有四事，不可得久，何謂為四？一者有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大正藏四十冊，五七六）。」

記得最早對生命開始有反思，是在初學佛發心助念；當時個案是一位年壯少年，躺在水床上，肚子脹的非常的大，真的要爆掉似的。在旁助念的師兄師姊們也很害怕被噴灑到，所以站都有點距離，自己當然更緊張，無暇管與他人！而臨終者呢？其實大家真得沒有什麼臨終概念，助念時眼神時而閃躲著臨終者，瞻望著他還要多久才會往生呢？肚子為何會如此腫脹呢？吸呼一口接不上一次的急喘著，血水又從四周流竄滴下來，地面一灘灘的血水，誰也不敢輕舉妄動，深怕驚動臨終者，佛號只有一聲比一聲大！當臨終景象一幕幕在眼前重覆上演著，我們個人擁有什麼力量，除陪伴還能提供什麼樣的慰藉與意義呢？事過境遷，時代的進步也帶領著大家對生命的關注，二十年後的今天，一樣的臨終往生者，仍希望宗教師陪伴助念，然而在陪伴的過程中，宗教師是以怎樣的心境來面對呢？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而在安寧病房實習照顧病人時，讓自己再次擦到生命的火花！看著耽溺昏睡的臨終病患，不時的手足揮舞，到處躁動，不知道什麼原因？臨近看著病患，在傍陪伴著他，希望能安撫他內心的不安，却又發現病患呈現一副呆滯散渙的眼

神？隨著病情的狀況越來越不樂觀，不到一句話病患便開始嗜睡，進入彌留狀態？回想二十年前，母親癌症末期身體瘦骨嶙峋力弱無氣，身上的癌細胞已經遍佈全身，一顆顆癌子就像草的根瘤一般蔓延紮根，但母親是幸運的，她仍可行動與談話。然無常終究到來，前後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母親突被宣告插管，痛苦不堪的抽搐筋骨，扯裂心肺的破口吶喊手指著回家。母親的生命在不捨與無奈的情況劃下句點，這份難捨之情在師父的引導祝福下，安然放手，這一幕的臨終協助讓自己反思，身為佛教宗教師是以怎樣的生死理念來協助臨終者？又如何臨終場域中修行？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臨終過程處在敗毀的身體和生命泉源的活力下相互撞擊！看著臨終病人接著呼吸器、點滴及餵食管，空氣中瀰漫著藥味，病人萎靡竭慮的身體，表徵著什麼呢？生命經歷無數的蒼茫無明，由幼年到年老，如機車般的進入醫院維修，或食藥品的保養，終究仍會折損送往墓場回收，歸還大地。數十年的寒暑淬煉，物體所成的軀殼會隨時間而老舊，只有心靈的成長隨著四季春秋的轉化而昇華。每個人生命都是平等的，投胎時借母肚為孕床，臨終時刻，四塊柴片組合成裝，完成一期生命！

生命之路終有盡頭，油滅之時，對於此一生要如何才能圓滿走完？在身體上無法反轉的時刻，如何在心靈意念的階梯上，規劃人生未來的範疇！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者的過程中，對自己的生命意義有何影響？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生命的最後一刻，期待的是一份圓滿的成績單，本研究希望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來探討佛教宗教在協助臨終的過程中，對生命的體認、感受及情緒上的反應，以及佛教宗教師在臨終場域中如何契入修行生命意義上，並且在協助臨終的引導過程如何建立生死理念。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論文旨在探討佛教宗教師於協助臨終病患親身經歷的過程裡，對於自己臨床的覺察省悟，以及生命的規劃範疇。並且窺探佛教宗教師引導臨終病人，在即將往生的最後餘光中，如何直指臨終者的關鍵之處，以開拓未來之路。

本研究基於以上動機提出具體研究目的：

- 一、探討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關懷的經歷中，對自己的生命意義之看法。
- 二、探討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往生時之生死理念。
- 三、探討佛教宗教師如何以臨終場域做為修行道場。

綜合以上目的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協助臨床實質照顧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探究的對象是以佛教宗教師為主，受過佛法教理素養的佛教宗教師，並與臨終關懷相關場域的臨床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特定三位佛教宗教師，做為深度訪談的對象，訪問協助臨終病人的過程中生命的體會與省思，以及對臨終病人和家屬的反應做適當的詮釋。

本研究對象是佛教出家的宗教師，其限制可能是宗教信仰的部份。第一，佛教宗教師所接觸大都是寺院互動的居士，因此無法涉及全部的臨終病人。第二，因接觸到臨終病人都處於快往生的邊緣，所以無法真正全面的將臨終病人的種種現象做細目的介紹。第三，佛教宗教師是依多年的經驗來協助臨終者，所以不能以此概括全體佛教宗教師。第四，佛教受訪宗教師所提的個案都已經是過往記

憶，無法完全提出臨終個案的完整資料。

以上限制是依受訪佛教宗教師時，覺察到的問題點，並且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病人時，所依的是佛教教法的理念，可能在協助的法門上會因個人修持法門而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無法論及全部的佛教宗教師，以及所有的臨終往生者，此為限制的原因。

第四節 名詞界定

一、佛教宗教師

「宗教師」就是指宗教中受過養成教育訓練的專業人士，想成為一個合格的「宗教師」就要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能、服膺專業所訂的規律，並以服務奉獻社會為職志。

佛教宗教師是依釋迦牟尼的教法，在學佛的領域上出家為僧尼的修行者，受三歸五戒，以及登三壇大戒的受證僧尼，才可稱為佛教宗教師。所謂宗教師，是從事宗教工作的人，他（她）們有各種不同的職稱，有法師、和尚、和尚尼、神父、修士、主教、教皇、牧師、長老、傳道師、道士、修女以及一貫道的點傳師等等不同的頭銜。

二、臨終

臨終(Dying) 一詞，也有譯作「瀕死」或「垂死」。一九六〇年代由 Glaser & Strauss—Awareness of Dying (臨終的認知)(Glaser & Strauss, 1965)) 與 Dr. Elizabeth Kubler-Ross — On Death and Dying (死亡與瀕死)(Kubler-Ross, 1969))，提出與死亡有關的臨終一詞。臨終是指病人接受治癒性(curative)或緩和性(palliative)治療無效，病情正加速惡化，種種跡象

已顯示生命不久即將結束。

何謂臨終，即生理及心理因年老而日漸退化，並進而面臨生理已盡，生命走向死亡盡頭。在佛教的義理上，並不專指這一期生命要結束的時候。臨終，是前一段的結束，同時也是下一段的生起。換句話說，臨終是達到死亡的過程，沒有方法可再維持病人的生命。

三、往生

往生，即往生淨土之意。日本淨土宗開祖法然依分類方式之不同，而有兩類四種往生之說：(一)就往生彌陀淨土之相狀而言，可區別為正念往生、狂亂往生、無記往生、意念往生四種。(二)就平生口稱念佛之行，分決定往生之品類為他力念佛往生、真實念佛往生、正見念佛往生、直心念佛往生等四種。此四種為決定往生之人；反之，自力念佛、假名念佛、惡見念佛、慢心念佛之行者為往生不定（佛光大辭典，1988，p1804）。

四、生命意義

生命意義之定義 — 馬斯洛（1973）認為人是透過自我實現來體驗人生的意義，而一個能自我成長的人，能應用其創造力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並同時將自己帶進高峰的體驗中。May（1953）意義感的獲得是以個體為中心而創造出自我的最高價值，並且能夠體認到自己的意向，以及感受到自己有自由意志去做抉擇與愛的力量。意義治療大師 Frankl（1963）認為人生的意義是展現在回應現實生活中隨處所預見的狀況，並且尋找與實踐自己所獨一無二的生活使命，進而藉此讓自我經歷其終極意義（引自吳秀碧，賀孝銘，羅崇誠著，2010，p2~p3）。根據 Yalom 的作品分析將生命意義的內涵分為兩個層次：宇宙性意義，以及世俗化意義（引自潘素卿，1996 p.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對於佛教宗教師的名稱在此年代大家普遍認識！但聯想到 1996 年代，大家可能會以異樣眼光來看待「出家」這件事，因此在資料上對於佛教宗教師的生命故事大都避而談之，這個區塊仍是臨界線的密封區。一般信仰的參務共修者，也只是臨門一角窺知而已，而無信仰者亦只在路旁或市集上巧遇罷了。然凡信與不信者往生前、後仍期許智者或宗教師開示引導，因此臨終往生的景象與宗教師連結了。而佛教宗教師在各處扮演的角色似乎都離不開「生死」，於資料的蒐集，普遍與臨終有關，以及目前積極推動的安寧病房研究。

在文獻資料上大都以安寧病房服務的佛教臨床宗教師角色，沒有關於佛教傳統寺院宗教師本身的生命議題，也沒有提到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的過程中，自我給予的定義與反思。本研究針對佛教宗教師個人的生命意義，與協助臨終對於本身修行的義涵，在臨終場域裡宗教師是如何沈澱內觀與覺察，以達到生活與修行的融合，及臨終者的圓滿善終。

本研究針對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病人往生的過程上，大致分為三個方向討論分析：一、探討佛教宗教師相關論述，二、臨終現象相關理論的探討，三、生命意義的探討。

第一節 探討佛教宗教師相關論述

一、佛教宗教師簡介

談宗教師則讓自己想起專業人士這個名詞！「專業人士」(Professional) 這個字是自「專業」(Profession) 一字延伸而來，為什麼 Profession 這個字會稱為「專業」？這其中有它歷史上的深刻意義。「專業」原意是宣誓、奉身，

為宗教的儀式，沿用而表示宗教人士以利他為使命，奉獻自己服務大眾。如果翻閱西洋古代史，可知那時的教士極受人仰重，也只有他們可以攝取和擁有較高的知識。在歐洲的早期大學中（如牛津），神學、醫學與法律學三者鼎立，在這三方面進德修學及淑世的人，就成為最早的專業人士。直至十九世紀末，一談到專業人士，一般人的印象中莫不映現這三者，即使今日，從事這三方面工作的人也從未被棄於專業人士之外（釋見成，1984）。

一般通稱專業人士為「師」，表現了其社會地位的認可。現代的出家人如受過佛教的養成訓練，表現僧人的特性與身分則可稱為「宗教師」。而真正的宗教師，必須有奉獻的精神，奉獻生命的精神。「所謂宗教師，必須懂得修行的觀念、修行的方法，除了自己依教奉行之外，還能引導其它的人、帶動其他的人來接受佛法的智慧，用佛法來幫助自己、幫助別人（釋聖嚴，2001）。」所以，「宗教師」就是指宗教中受過養成教育訓練的專業人士，想成為一個合格的「宗教師」就要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能、服膺專業所訂的規律，並以服務奉獻社會為職志。

佛教宗教師，一般稱為傳教士，意謂「負有使命的人」。所謂使命，即在於宣揚教義，傳布真理，其功能猶如老師一般，負有教化社會、導人向善之責。社會上的老師，乃至醫生、律師等，尚須由師範學院或教育學院/大學、醫學院、法律系畢業，經政府考核通過，取得合法資格者始能從事；身負萬千信徒教化之責的宗教師，如果沒有經過專業培訓，資格認定，勢將產生層出不窮的異端邪說（佛光山宗務委員，2008）。

在佛教師宗教師的職務上也有不同的性質，有一般在僧團用功服務的職事宗教師，以常住寺院的職務為守，單純的照單抄表的依寺院的內務為己修者。有外務服務的宗教師配合寺院安排在其他分院設置，以講經弘法的方式與大眾開示，宣化佛法。亦有現今較新名詞的臨床宗教師，這是應運安寧緩和醫療而命名的宗教師，以醫院為修行道場的臨床宗教師。陳榮基提出宗教是個人靈性需求的現實

表現，它透過親近宗教師、禪修或祈禱、皈依或受洗來實現，宗教照顧可以是靈性照顧的一部分，而靈性照顧不必然是宗教照顧，宗教只是瞭解與接近靈性的方法之一，儘管如此，宗教在安寧療護上的重要性是深受肯定的（吳庶深、沈麗靚、張利中，2005）。

一般而言宗教與靈性話題是連生體，對於靈性的重視，也間接更緊密的連結了宗教與醫療的關係，即便是許多學者相信宗教不等於靈性，但也同時非常肯定宗教的依附在臨終場域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宗教負有詮釋人類生命之終極意義及提升人性尊嚴之使命，當人處於危機之時，常會去尋求靈性的指引，而介於宗教與靈性的傳遞者即是宗教師。

二、宗教師協助臨終培訓教育

宗教師在協助臨終培訓大致可分：（一）傳統師徒相授的實務指導，（二）安寧療護系統教學，培訓實務經驗，（三）一如精舍結合傳統與醫學的臨床佛教培訓。

（一）傳統師徒相授的實務指導

師徒相傳的意義即是師父將專業及經驗教授弟子，最有名的公案是五祖弘忍傳衣鉢給六祖慧能繼承禪宗法脈。又如藏傳佛教索甲仁波切（1996）提到自己在西藏度過青少年時期，看到蔣揚欽哲在羣眾生散發他的愛心，尤其是在引導臨終者和亡者的時候。有關死和生的課程，我學到最多的，還是來自於觀察上師如何以無限的慈悲、智慧和瞭解來引導臨終者。在中國佛教稱此方式為『衣鉢相傳』，泛指一般師徒間學藝上的繼承，也比喻思想、學問、技能等方面的師徒相傳。

而臨終往生的引導在傳統民間寺院是少不了的學習課程，也是入門學佛的第一步，如印順導師提到：「學佛就是學死（1992，P19）。」學佛是為了生死，成佛道。因此培訓的第一步即是對生死有概念，以臨終助念為學習臨終關懷的基

石，加強佛法概論與教義的深入研究，施於實務上。如蓮池大師《學佛行儀》的〈事親第六〉裡提到：「若壽命將終，宜預先早早以淨土樂境現象聞之。若命終時，宜預先通告家人，勿生悲哀。喪禮悉依下文舉行。縱難盡爾，亦須不傷生物為要。凡見叔伯尊長，亦宜端正，並曉以佛法因緣（圓光寺，1992，p11）。」

又在〈務喪二十三〉裡：「凡居士家中，若遇父母或眷屬將終，當於未終之前，以人死歸處事，預告家人。並淨掃房室，焚香於內，全家念佛，恆以淨土風景語病者。若氣將絕，家人不必哀哭，家中不得愴惶，宜加功念佛，念至三五時後，方稍休息。若死者煖氣未盡，不得抹裝，並不得以手摩。煖盡，然後抹裝殯殮。不必燒公據焚楮錢。其次，張貼訃聞除照常式外，須加數語於空白處，謂：『寒家務喪，全遵佛制，不殺生命，不用葷腥，不化楮錢。如蒙唁弔，念佛香外，不敢他煩（圓光寺，1992，p34）。』」

佛學的教義引領學生認識「死」，並教導如何面對死亡，以及協助引導臨終者在最後一口氣該如何吐出與放下。如《學佛行儀》是入門的第一課，內容教導威儀門二十四章，介紹學佛者該如何在生活上運用佛法，其中以事親與務喪特別提到如何探望與協助臨終者。當知識建立後，則是將實務執行練習，僅僅具備死亡過程與相關修行的知識並不夠，我們還必須經年累月地熟識（達賴喇嘛，2007）。在臨終時，我們也許因病症而身體衰弱，因怖畏的恐懼而精神沮喪，因此我們必須熟悉與臨終相關的修行。

在中國佛教淨土信仰的脈絡下，信仰者透過對經典的理解與實踐，以念佛為修行方法、追求解脫生死、投生極樂的修行中，發展出為人助聲念佛的具體行動，這個行動進一步地與「善知識」的觀念產生積極性的轉化與結合，理性地落實到臨終時刻，促成了「臨終助念」的產生（王千惠，2004）。一般傳統寺院對於臨終往生的處理態度就如生活的一部份，修行生活幾乎都在面臨『死亡議題』。對於臨終或死亡的字眼，早期大家都是避而不談的，但佛教却是個談『生與死』的宗教，因此要學習協助臨終的技巧，要透過 1. 佛學院的課程培訓，2. 師徒相授，

3. 實務指導，循序漸進的學習，方能領會其義。先教以佛法指導修行法門，再以實務經驗指導，分析修行臨床過程與佛法相應之處，以及如何協助臨終者的往生，以臨終場域提醒『生死事大』勉力彼此加功用行。

(二) 安寧療護培訓

台灣佛教加入臨終關懷的工作要源自於台大醫院慈光佛學社發起成立了「佛教醫事人員聯合會」，主要共識是想協助生病法師的醫診，以及協助臨終病人為其安詳往生做些貢獻，於1994年7月成立「財團法人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後更名簡稱為「蓮花基金會」。安寧療護在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歷史中，就有訓練神職人員從事「醫療傳道」的傳統，因此很早就有修女神父或牧師作護士或醫師，而佛教界沒有正式培訓法師參與醫療工作的傳統，於是佛教蓮花基金會乃於台大緩和醫療病房，於1998年開辦佛教臨床宗教師的培訓工作，於2007年成立了「台灣臨床佛學研究協會」，佛教法師正式成為安寧團隊重要一環（陳榮基&莊曉明，2011，p208）。

蓮花基金會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佛法與臨終關懷的結合，每兩年舉辦一場「佛法與臨終關懷研討會」，並在1998、1999年首度委託台大醫院進行「靈性照顧模式之研究」以及「佛法在安寧療護／緩和醫療應用之研究」確立靈性照顧模式及其重要性。2006年至今，蓮花基金會再度委託台大醫院陳慶餘教授繼續致力融合醫學與佛學之「緩和醫療臨床佛教宗教師培訓推廣研究」工作，並結合法鼓佛教學院校長惠敏法師之臨床佛學指導。

在蓮花基金會的本土化靈性照顧課程，擬定學習內容記錄與評估表格。如

1. 靈性評估內容含（1）靈性境界、（2）死亡恐懼程度、（3）法門境界評估，
2. 五種感應內容（1）與境相應、（2）與行相應、（3）與法理相應、（4）與果相應、（5）與機相應，而靈性照顧課題上有自我尊嚴感受損與喪失、自我放棄、不捨、

死亡恐懼、心願未了、對正法認識不正確、其他需轉介者。宗教師學習以上種種的法義及臨終者身心靈的狀況，在記錄評估下施行對個案最有利的照顧方式。以SOAPP 種簡明的病歷記載方式，追蹤病人狀況，擬訂下一步改善及照顧計畫（釋宗惇，2010）。

表 2-1 S.O.A.P.P 簡介

簡稱	原文介紹	意義解釋
S	Subject	病人主觀的敘述。病人對自己所處情境或問題的看法，包括問題在那裡、是哪些因素造成的、案主自己認為最迫切的需要在哪裡等等。
O	Objective	可以作為印證主觀敘述的客觀證據，包括病人的表現出來的部份、作品，及病床邊陳列的物品等觀察。
A	Assessment	根據主、客觀敘述，評估真正的問題點所在。
P	Plan	依據評估擬定照顧計劃及步驟。
P	Prognosis	追蹤照顧計劃實施成效與進一步改善預後的措施。

在安寧療護對宗教師的培訓分為三個階段：初階課程學習安寧療護基本概念（附錄 4 初階課程表），以及自我靈性成長的照顧（附錄 5 初進階課程表），並提個案分析。第二階段是進階班到台大醫院安寧病房實習一個月，第三階段為期三個月在台大醫院安寧病房全程實習，完成階段性的培訓後加入醫療團隊，分發各縣市安寧療護病房服務。

（三）南部安寧緩和與傳統臨終協助的結合——「一如淨舍臨終關懷協會」

1. 緣起：

1981年會焜法師探望一位相識多年的八十歲老法師，這位老法師平日身體硬朗，卻在短短幾天內病倒昏迷，不省人事一兩天，常住師父束手無策之下，決定送老師父去醫院，會焜法師也陪同前去。

老法師一到醫院，就被進行人工心肺復甦術，但仍回天乏術。當時，會焜法師親眼看到醫護人員在老法師胸口用力壓迫的過程，甚覺驚痛。當老法師冰冷的身軀被罩上白被單，會焜法師除了悲痛錯愕，更有許多不解的疑惑：修行人在最後一刻所願的，不就是臨終無障礙，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嗎？那麼劇烈的急救方式，為病人臨終之際帶來的折磨，能讓他走得了無掛礙嗎？生者在陪伴瀕死的家屬法眷走最後一段路的時候，能做什麼，來幫助患者平靜離去呢？

2. 年紀史：

1995年，會焜法師他著手創建一如淨舍，淨舍殿堂也十分素樸簡單，只有大殿和寮房。

1997年十一月，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在台北榮總醫院舉辦「佛法與安寧療護研討會」，這個主題深深吸引了會焜法師，不辭奔波前往參加之後，帶給他很大的震撼，多年來的疑惑豁然開朗。

1998年七月，在屏東舉辦了「人間淨土臨終關懷系列講座」，成立了「一如淨舍臨終關懷協會」，培養「人間淨土臨終關懷」善種子的沃土。

1999年十二月會焜法師等人決定組織「一如淨舍臨終關懷協會」，展開照顧與推廣等臨終關懷的服務工作。現在已是南部推廣安寧照護工作的重鎮，對於他學習不懈，真是令人咋舌。

2000年一連三年，完全由一如協會負責大力支持這項計畫。目前台灣的臨終關懷服務，臨床的佛教宗教師可以說是供不應求，長期培訓、鼓勵法師們投入

是一定要做的。培訓的法師，必須具備六十小時以上的大型講座課程時數，再由主持本計畫的台大醫院陳慶餘教授和惠敏法師等人來負責甄選。

3. 推動行跡

開辦講座、志工培訓、臨床照護、居家服務等業務來看，協會做的就是「布施」功德。參加講座、志工培訓不但免費，還有餐點供應。場地費、講師鐘點、車馬費等都由協會負擔。屏東基督教醫院和民眾醫院的安寧病房相繼設立後，協會的法師和志工除了支援照護外，也到一些道場、安養院協助照顧癌末或生病的法師。淨舍內也有安寧病房，但人手不足，還要另請兩位看護幫忙照顧癌末比丘尼，這些費用都由協會自行吸收。

關懷對象 87-94 年：一般社會大眾，94 年 ~：寺院道場之僧眾&信眾，曾於以下之寺院推廣安寧療護：美濃天明寺、高雄文殊講堂、台中南普陀寺、法印學苑、埔里正醒禪院、台南法源禪寺、美國法雲禪寺…等。悟光精舍 2011 年舉辦「生命關懷系列講座(一)臨終關懷--安寧之美」，「生命關懷系列講座(二)安寧後的靈性照顧--實務經驗分享」，歡迎四眾弟子一同聽講。

大眾接受死亡的觀念更開放了，大家更重視生命教育，尤其是協會將舉辦過的講座製成 CD，免費與出家眾結緣，流通聽講的法師愈來愈多，連大陸都有比丘尼寫信索取，這是一種很可喜的現象，會焜法師很有信心，觀念轉變、進步了，生命也會有所轉變，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宗教師和有志之士投入臨終關懷的服務行列。

4. 小結：

一如精舍在會焜法師的努力推動下，成為傳統與安寧緩和結合的最佳期範。她認為投入臨終關懷、安寧療護的工作後才發現自己受益最大。每一位臨終

病人都是他的一面鏡子，讓他時刻檢視自己，「我對每一位病人的安慰、說法，如果講給自己聽，我自己能接受？能做得到嗎？現在健康的人是我，怎知下一刻躺在床上的不是我？自己的習氣是不是仍牢如泰山？自己真得準備好了嗎？每一位病人都在指導我們，佛的慈悲精神學到了多少？我可以隨時放下嗎？」一位又一位病人從生到死的轉換，一次又一次的示現真理的永恆，會焜法師不但不退，在修行路上更安心邁開大步。

會焜法師投入臨終關懷的初發心，就是想為癌末的出家眾服務，所以不論是辦講座或志工培訓，甚至目前大力支持負擔重任的「緩和醫療臨床佛教宗教師培訓計畫」，都莫不希望有更多法師參與，讓佛學與醫學、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結合，更臻趨進協助臨終關懷的效益與修行義意。

（四）結語

1. 傳統與安寧宗教師的差異

早期並無安寧病房的成立，一般寺院會設立西方廳，當臨終病人在醫生宣布死亡時，有信仰者家屬會將無法治癒的臨終者，安放在寺院設置的「如意寮」或「西方廳」養病，並請宗教師協助生死教育及臨終諮詢，無信仰者也會將臨終往生者送「回家」，再請宗教師到家裡為臨終者開導，以助安心往生。而「西方廳」另有一義是「往生室」，當臨終病人死亡歸放之處，取其名往生歸西方之意。

寺院宗教師們接觸到的臨終病人都臨近往生，與現在成立的安寧病房有相似之地，但兩者亦有不同之處（一）寺院宗教師沒有時間上的選擇；當臨終家屬通知要來寺院安放，或期望助念開導時，宗教師不分晝夜幫忙打理後事、協助引導開示，以及通知團體念佛助緣。安寧病房宗教師屬上班時間制，一星期排班可能二天或是四天的八小時工作時數，與臨終病人的往生接觸點，可能會因班制的關係而無法陪伴臨終往生。（二）寺院宗教師是以師承相傳的經驗培訓臨床。安寧

病房是以佛法教理為前提的研究團隊方式培訓臨床。(三) 寺院宗教師屬於一貫作業，如臨終者生前學佛即教導法義，臨終時刻以適性根機給予法門引導，死亡時安排後事，安慰家屬悲傷。安寧病房宗教師礙於場所限制，臨終病人在醫院住是兩星期前後，過後要辦出院，因此宗教師無法參與臨終者生前與身後的處理事宜。

安寧病房的宗旨是對臨終者在往生前建立良好的「死亡觀」，並協助完成心願與未竟事宜之事，而往生眉燒前刻的協助則未必觸及得上。而寺院宗教師是常住眾，並無時間性的區隔，在臨終往生者的最後一口氣，宗教師隨時可為臨終者做最後的臨別之語，並在往生後期，協助家屬進行喪禮的輔助與悲傷輔導。

以上幾點觀點是寺院宗教師與安寧病房宗教師不同之處，本研究的對象又較兩者有些許不同；此參與對象具備：(一) 佛學院培訓，(二) 參與臨終關懷經驗豐富，(三) 師承相傳的學習，(四) 寺院具有「西方廳」，用最直接的方式與臨終者告別，以及處理身後事。(五) 區域性以高雄市佛教道場為主。於前導性預視後，歸納以上觀點發現，只餘兩家寺院設置西方廳，在內容取樣上，特定二位佛教宗教師做為對象，探討在協助臨終的經驗裡，對於修行的生涯或生命羽翼上，增添多少色彩。

2. 傳統與安寧臨終關懷教育的完美結合

台灣的安寧療護工作，從一九九〇年「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成立算起，不過是十數年光景，「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八十三年正式成立，佛教投入臨終關懷工作的推廣，也不到十年。但由於「一如淨舍臨終關懷協會」的加入，為國內安寧療護的服務打了一劑強心針。

臨床的安寧療護工作多採團隊方式，其中宗教師所擔起的是靈性照顧，病人及家屬兼顧。臨床照顧讓接受培訓的法師了解到，傳統宗教關懷和前者有著很大

的不同，除了對安寧療護的理念要深入，病人身心症狀的觀察、死亡焦慮與恐懼的緩解、適當引用法門等，都是引導病人覺知生死意義的重要基礎。這項任務複雜且變數多，如果沒有適當的培訓，僅受傳統教育的法師不易勝任。

佛教的臨終關懷工作，在行動上大大往前邁了好多步，臨床佛教宗教師專業的研究發展，在佛教史上也是創紀錄的，將為佛教的臨終關懷工作，耕耘出一片花繁果茂的淨土（臧寶琪，2003）。

三、佛教宗教師在臨終場域角色之探討

在台灣，Chaplain(醫院宗教師)相當於基督宗教所開辦的醫院中的「院牧」，為病人提供宗教性的服務。但是，隨著安寧療護「全人」照顧理念的普及，如何扮演佛教的醫院宗教師之角色，以發展本土化「靈性照顧」模式，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九十七年度本土化靈性關懷—共同課程，釋惠敏，2008）。宗教師在安寧專業受訓包含「培訓」「道場」「醫療機構」與「專業發展」。培訓可以幫助宗教師從「做中學」來「充實臨床能力」；完成培訓後，分配到不同的醫院和不同團隊共同照顧病人，依「醫院背景」、「團隊特性」、「團隊成員」、「病人住院時間的恰當性」等因素影響發揮宗教師的安寧照顧角色。宗教師對其安寧團隊專業角色肯定之餘，刻正尋求建立專業的連繫網絡，以促進其未來專業發展的可能性（何婉喬，2003）。

在病床邊醫生與宗教師這兩門專業由不同人扮演，卻在某個面向上類似，兩者在不同領域中從事健康照護的工作，直接照顧到人，傳教士所獲取的專業知識，並不是人們日常生活的那一套，傳教士和病人之間的接觸是屬於「知識性」（Gnostic）接觸，是一種認知上的接觸；傳教士將死亡視為一件自然的事，從這個觀點來關照生命。醫生和傳教士在專業的向度上，都是孤獨地造訪病人，卻從來不被當成訪客對待，也從來不是以來訪的客人身分出現（石世明譯，2001）。

關於佛教宗教師在臨終療護中的角色與功能，包含直接關照到病人、以及協助家屬平穩心情，並以幫助病人朝向善終為目的。協助開導病人是以「觀機逗教」、「感應道交」給予病人靈性照顧。協助家屬部分是給予「引導方向」、「提供安定」、「建立依持力量」。在支持無法照顧部分，則以「接受轉介」、「共同合作」來發揮他的角色功能（何婉喬，2003）。而宗教師在病床邊的「在」與「不在」也有多重的意義：其中以世間倫常與宗教僵化規約的「我」對待病人，常常發現彼此是「不在」的；但「他者」悲慘的「面貌」迎面而來，「我」在病床邊無法迴避，因而成為具體倫理源頭的「在」，還有恩典般的「臨在」，又是另一種與病人交往的倫理（釋道興，2004）。一個真正的宗教師能夠讓緩和醫療成為人間道場，親身奉獻於此中，習法傳法，己度度人。

台大安寧療護提到宗教師與病人和家屬之間的互動發展過程來劃分，病人的死亡準備可分成幾個時期：（一）逃避期—沒有接觸宗教師，以世間法面對死亡議題，採取逃避抗拒的態度。（二）磨合期—開始接受，與宗教師之間有互動，處在要不要相信宗教師所講的階段。（三）信任期—感應證悟，毅然決然依持法門，決定接受並做死亡準備。宗教師在臨終病人協助開導的前提下，都應該抱持兩種意涵，其一，臨終陪伴要能與人共在，必然要卸卻各種文化的 having mode 刻模角色，而以 being mode 陪伴在現場才能獲得。只運用被固化的宗教師角色與作為對待病人，此時人本身就脫離臨終現場，變成是宗教師角色與信徒在制式宗教倫理上的交往關係。在臨終病床邊以 being mode 陪伴之時刻，應該不存在宗教師可以扮演幫助病人善終的「角色」，宗教師若以其角色來接觸病人，可能無法抵達臨終陪伴的臨在現場。其二，如果一定要以宗教助人的師長角色出現，很可能是作為安寧病房仍活在社會期之人士（家屬、工作人員與病人間）的協調者與中介者，這個角色依舊存在很重要的價值，只是不同於在臨床以 being mode 陪伴方式面對臨終者的作用（釋道興，2004）。基督神學院也認為臨床宗教師在臨床上的功能角色是：虞慰者、中介者、教育者、倫理學家、以及諮商顧問的角

色 (Christ Bioeth, 2003)。宗教師的角色猶如家人一般，具有潛在的性的支持與陪伴功能。另外則是決定在死亡的距離上，宗教師的角色也與靈性課題劃上等號。

第二節 佛教協助臨終相關理論探討

臨終病人以自身的病苦，向我們演說人生的無奈與痛苦，這對我們是最真實的啟示，激發我們對生命的認知、對人生的覺悟。在學習協助臨終病人的過程中，可以啟發我們對生命的負責與珍惜，是自他兩利之行。本章節探討臨終病人階段性的狀況，以及佛教臨終關懷離型與協助往生之目的。

一、佛教協助臨終關懷目的

以佛教在臨終協助往生者的方法上，一般普遍認識是臨終前的開示與助念。這是為了幫助臨終往生的病人能提起正念，在心裡頭不要有任何的罣礙及煩惱，安詳且自在的離開人間，達到中國傳統所說的「善終」與「善死」。如鄭曉江(2004)說「善死」即人們不是遭受到水、火、刀、兵而死，其死是一種正常自然的壽盡而亡；而「善終」，是指人們臨近死亡時，能在熟悉的屋宅，親朋好友環侍在旁，臨終者可以從容不迫地交代遺願，再安然瞑目。又以「死的尊嚴」來說，傅偉勳(1993)認為死亡的尊嚴是面臨死亡時刻，感到此生問心無愧，且有安身立命之感，可免於恐懼絕望。死的自然無痛苦，有親屬和朋友在旁邊給予溫暖，這也是一種善終的表現。另外 Scott (1996)、Karen (2000) 也提到協助家屬因應親人面對疾病，並別於專業醫護人員時間與例行工作的限制，能投入更多的時間陪伴病患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Craig (1994) 也說除了工具性協助，更重要的是情感的支持，協助病人與家屬面對疾病與死亡，達到生死兩相安。

對於臨終關懷理念和實務一直是佛教徒最關心的議題，早期佛教的臨終關懷是大家認識的助念團體，由義工組成到醫院或是各場所幫忙助念，不管有信仰或

是無信仰的信眾在遇到臨終危急的時刻，會請宗教師在瀕臨死亡前協助，又如藏傳佛教的頗瓦法在臨終前協助開導往生之路。這些前鋒開展「安寧療護」的照顧與臨終前的「生死尊嚴」。

佛教的臨終協助一般以淨土宗的助念為主，也就是一心念著阿彌陀佛的聖號，佛法平常指示對待病重的人，必須叫他念佛、念法、念僧，稱讚他平時布施持戒功德等，使其起了功德，心生善念，依這個力量，就會走上好的前途（釋印順，1992）。佛教宗教師在旁協助臨終病人心生善念，鼓勵放下內心種種的心事，例如像安寧療護為臨終病人從病性惡化乃至接受死亡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困擾問題，擬定的表格，可分七大類：自我尊嚴感喪失、自我放棄、不捨（包括不甘願、不放心、放不下、做錯了）、死亡恐懼、心願未了、錯誤的見解、需要轉介等（釋惠敏，2008。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九十七年度本土化靈性關懷—共同課程）。佛教宗教師依著培訓教育及經驗的累積，在短時間內做出對臨終病人最有力的助益，使臨終者身體的平安、心理的平安和思想的平安三大項。

而對於佛教臨終關懷助念的利益與功效其意義有四種：第一，是個人對個人，家庭對家庭的互助，把喪家的無依無奈轉化為互助的支持系統。第二是幫助臨終死亡的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第三是協助亡者家屬安定身心。第四也是助念者自身的一種修行方法，並達到弘法的功德（釋聖嚴，2000）。從對臨終者的協助開導之下，也建立起對家屬的關懷，並協助身後事的運作幫忙。

釋信願法師（2004）也提到臨終關懷的目的：

（一）勸導放下，尋求解脫，使病人在面臨終人生最後階段，能認識死亡並接受事實，心中不生憂怖苦惱，進而解脫，超越生死。同時給於家屬精神上的鼓勵與支持，協助他們度過此一生離死別。

（二）一起念佛，洗淨身心，這是以一種關心與鼓勵為目的。靠著念佛的加

持力，令臨終者內心的安定與慰藉，並以念佛的功德力來回向，祈求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或是希望與冤親債主解結等。

臨終關懷沒有特定的系統方式，只是兼持著對臨終者與家屬的需要來做種種的調節，但前提是：(一)瞭解臨終病人，隨機應變。(二)尊重信仰，依其意願。(三)忌問隱私，多言樂事。(四)讚賞美德，肯定善行。(五)勸勉家屬，常伴在旁。(六)真誠關懷，善巧應用。使其靈性增長的照護，帶領臨終者回顧生命，協助與家屬道別，並體認生命價值與意義，近而引導面對死亡的逼近，讓臨終者知道這一生逐漸接近尾聲了，也該是放下一切愛恨情仇的時候。將所有要交代的心事，對有關的親朋好友傾訴完，再安然的瞑目而歸。

從物質、生命、靈魂，一直到靈性，經過的每一個層次，都是生命旅途，轉化成長的路標。臨終是為下一個旅程做準備，在通往無形或未知世界，都是一個很好的扭轉機會。我們利用臨終時的各個階段達到心靈的進步，而臨終關懷是希望能夠在顧及臨終者的需要下，讓他在最佳的看顧及關照下安然撒手歸西(傅偉勳，1993)。佛教宗教師在臨終時協助瀕死病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靈性上，使臨終者不要帶著悔恨、愧疚、自責心走向死亡，希望透過引導的方式達到無牽無掛、無有恐怖與恐懼，並無焦慮不安，安詳往生。

從佛教協助臨終的相關理論資料中，瞭解到臨終關懷是現今社會的重要課題。當時釋迦牟尼佛教育僧眾要學習瞻病說法，學習『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菩薩行。臨終說法也是一種醫療行為，是要醫治人類身心存有的各種病情，是屬於心理與精神的療癒方法。協助臨終病人如何在生命的最後關頭，有尊嚴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並且能藉由宗教信仰的儀式，為來生做圓滿的鋪路。身為佛教宗教師透過協助引導也能悟出「生」與「死」的課題，讓自己的修行生命上有深化的意義，這也是本論文要探討的研究目的。

二、臨終過程階段之探討

臨終，就醫學而言，其實是多重器官衰竭後的必然結果，而在法醫學而言，可分為瀕死期，臨床死亡期，與生物死亡期；所謂瀕死期，就是指死亡過程的開始期，此期一般表現出生理功能的紊亂，腦幹以上的中樞神經受到嚴重的抑制；而所謂的臨床死亡期，指的是呼吸停止，心跳停止，內在器官的改變為中樞神經系統的抑制由大腦擴展至延髓，生命中樞等系統嚴重抑制，各種神經反射及神經功能喪失；至於生物學死亡期指的是死亡已經確定，器官、組織、細胞均完全死亡，生命不可挽回，屍斑、屍僵等死後變化相繼出現，至於就細胞層次而言，則是缺氧反應由可逆至不可逆變化，最後導致細胞組織的完全壞死，以及壞死後的生物分解。而在這些過程中，瀕死期甚至死亡期所發生的狀況仍有機會逆轉，細胞層次表現為細胞的缺氧由可逆至不可逆變化到，生物死亡期則為由不可逆變化至細胞壞死即壞死後的細胞分解，在這些現象中，瀕死期與生物死亡期約與佛典中所介紹的臨終現象時期相同（柯英佛，華藏 39 期）。

臨終是達到死亡的過程，沒有方法可再維持病人的生命。根據余德慧的觀察進入臨終前期是疾病階段，而疾病的過程有三階段：（一）生活被疾病侵擾到（二）疾病侵入生活，最後才會進入（三）受病之中。而根據 Robert Kastenbaum & Beatrice Kastenbaum (1989, p220)對庫伯勒·羅斯的臨終五階段：否定、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提出臨終前的狀況有四點（一）描述人們在臨終時會出現的精神、情緒與行為反應；（二）告訴我們人在臨終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想法和情感；（三）修正臨終階段有強烈情緒反應是「不正常」的想法；（四）聚焦在臨終的人性層面，而不是生物化學層面，可以促使助人者更敏銳的傾聽和陪伴病人（蔡昌雄，2007）。

余德慧（2006）提到臨病的過程從得知重病後便退出了社會舞台，進入病沈期，他的世間性就緊緊收斂到病床周邊，而進入邊界經驗又稱「大限經驗」，病

人突然感覺到自己的大限即將到來，直覺來到了死亡谷底，內心沒有世界的存在。此時也是進入背立轉向期，病人開始背立社會，朝內轉向，不再與外在的世界產生勾連的現象。病人開始取消迎向世界的前結構（fore-structure）。病人表面上智能的降低，往往被照顧者認為是病人「退化」的現象，但是在臨終過程的階段上，我們卻認為這是病人要背立世界，轉向另一種存有時，所必要的解除工作。擬象轉換階段，病人看到我們看不到的東西，並待之如真實地擬象互動，彷彿進入魔幻現實的世界一般。用直接視覺心象的方式理解事情，跟一般我們還沒有獲得語言之前是差不多的。病人會有不自主地產生生命回顧（life review）的現象。此後的臨終過程裡，擬像世界可能會成為人主要的存在樣式。深度內轉期臨終過程是從「在世」（Being-in-the-world）的心智（mental ego）轉落到「存有的臨在」（existential presence）的兩個截然相異的身心靈整體，完全地轉入內在的世界，無法和外界互動，病人多呈現近似昏迷的狀態。而當肉身和自我感開始崩解消融，則開始轉向靈性的階段，讓我們不再掙扎、坦然放下生命的感覺。

死亡的前一刻，可以是瞬間、也可以拖的很長，是不可測知，不論將相士卒，死亡無人可避，它讓人擔心、恐懼。由於臨終將屆，生命處於油盡燈枯之階段，生命現象極端脆弱，生命活動指標的神智，極可能會出現模糊不清的現象。簡單說，即生理及心理因年老而日漸退化，並進而面臨生理已盡，生命走向死亡盡頭。

三、佛教臨終關懷的雛型

佛教經典裡很早就有『臨終說法』，但這需從八福田的第一福田，即是看病福田說起！

在《增壹阿含經》第四十卷：

佛告比丘：「汝今無有善利於正法中，所以然者，皆由不往瞻視病故也。汝

今，比丘！勿懷恐懼，當躬供養，令不有乏。如我今日天上、人中獨步無侶，亦能瞻視一切病人，無救護者與作救護，盲者與作眼目，救諸疾人。」

「爾時，如來手執掃除去汙泥，更施設坐具，復與浣衣裳，三法視之，扶病比丘令坐，淨水沐浴，有諸天在上，以香水灌之。是時，世尊沐浴比丘已，還坐牀上，手自授食。」

原典中佛陀告訴諸天過去生在修菩薩行時，曾為救鴿捨命，何況如今已成就佛道，怎麼可能捨棄病比丘呢？並親自為他潔淨身體，喂食續命。

佛告諸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共一師、同一水乳；然各各不相瞻視。自今已往，當展轉相瞻視。設病比丘無弟子者，當於眾中差次使看病人。所以然者，離此已，更不見所為之處，福勝視病之人者；其瞻病者瞻我無異。」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設有供養我，及過去諸佛；施我之福德，瞻病而無異。」

佛陀看到病比丘橫躺在床，前去問候探病，並問其是否有人前來照顧或探訪嗎？比丘說無人照顧亦沒有人來探視，因此佛陀協助生病比丘認識「生死問題」，告誡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則、教導世間因緣果報之法，並提醒一切善惡有緣無緣之情都在一念之間，賢智之人應該都要捨棄，不要執著情愛合離之法，這樣才可以離苦得樂。當時佛陀深刻瞭解到臥床的病患，百病交煎，五臟六腑老化崩裂，甚至受諸病魔牽纏數年，其內心是非常痛苦的，哭訴無奈、衷心惶恐、鬱卒、病危旦夕間，因病久之後，關心者逐漸散離，此時病患者的心境，是何等的淒涼與無奈！因此佛陀開示看病是布施修福的功德田，也是佛教臨終關懷的離型典範！

在探病的過程中佛陀亦提醒佛教宗教師要協助臨終病人面對生死問題，但不可勉強。因為在探病的時候可能會遇到此三種情況：第一種是瞻病後疾病自然痊

癒，第二種是贍病後自然死亡，第三種是強調證悟後的安詳死亡(鄭志明，2006)。一般臨終病人或家屬都會祈求最後一絲希望，認為有佛菩薩或是神明的加持力就可讓親人起死回生，殊不知生死是無人可以揣測的。我們只能在生命的尾曲中，學習如何去面對，如珍妮佛·薩頓·霍爾德和簡恩·艾德瑞荷—克蘭頓對於生命快結束時，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疼痛管理與心靈需求的滿足，亦即兼臨終患者生理與心靈的需求，減緩臨終患者身心靈上的疼痛。他們也認為身體與心靈是不能分割的，臨終時的心靈照顧同等生理照顧一樣重要(施貞夙譯，2006)。身體進入無法治癒的同時，心靈是唯一可以超越的指標，面對臨終病人的喘息，採取協助的方式給予安定。

在安寧療護的體系對臨終病人的靈性照顧，提供病患身體、心理、社會、靈性的整體性照顧，運用傾聽、觸摸、溝通、同理心、社會支持等措施以增進彼此的信心關係，並依照評估、計畫、執行及評值等步驟，為了評估病人的身心症狀、靈性認知與意願，以及經過靈性照顧後的療效，運用各種記錄和評量表格，協助使其和自己、他人、其信仰對象及環境間維繫和諧的關係，並鼓勵病人探尋生命意義與價值、病苦的意義、培養信心、希望、愛、歸屬感、接納、寬恕、慈悲等人性的光明面，使其內心感到安祥平和，並擁有面對生死問題的智慧與勇氣(釋惠敏，2008。)。此看病福田開啟臨終關懷的雛型，為後期開展無限的關懷團體，及臨終的關懷重要性。

四、協助臨終者感官適當反應之引領

由於身體功能受到限制，臨終者與他人的關係，不再是倫理關係，而是病床邊咫尺間的親暱關係。隨著臨終者存在模式的改變，由之前的「自我存在模式」，到後來的「身體存在模式」到「靜默存有的存在模式」，臨終者與身旁照顧者的關係，漸行漸遠而發生斷裂，照顧者越來越不了解臨終者的世界，甚至完全陌生。此時我們看到，不論從醫療、宗教或倫理的面向來看照顧者及臨終者的關

係，都發生了世界的「落差」與「斷裂」(蔣鵬，2002)，在「臨終陪伴」產生了距離。臨終病人隨著身體逐漸的毀敗，原先身體和外界勾連的感覺器官也逐漸發生了退化或損壞，使得臨終病人面臨一步步切斷和外在世界關聯的過程(蔣鵬，2002)。因臨終病況的侵襲，協助者應瞭解臨終病人在感官上的狀況，憑藉微弱的傳播器具—聲音或觸覺，以最有效的方式來達到兩者的溝通。

聲波，我們知道影響聽覺器官的刺激是聲波，亦即物體在空氣中震動所產生的空氣壓力急速變化。聲波以三種方式變化，每一種都有不同的感覺效果，第一種是頻率的改變，也就是每秒聲音的波峯數目，它可以決定聲音的聲調，如果快速的頻率震盪，則會造成高的音調，如果是低頻率則音調較低。第二種聲波，會隨著壓力而改變，它可以決定聲音的大小，如果壓力大，則聲音大，反之則小。第三種是聲波混合的複雜程度，可以決定聲音，如果兩個人談話的時候，音量一樣大，但是音調不同，則我們可以從談話中區別出什麼聲音是什麼人的，因為每個聲音都有不同音色，最複雜的型式如噪音，幾乎所有的頻率都混雜在一起了，而最簡單的音，就是由調音用的音義所發出來的單音(林雲豹、林繼祖譯，1983)。

聲波的型態，高頻率的聲波會在耳蝸底部的基底膜造成一個凹處，而低頻率的會在另一端，即耳蝸頂部的基底膜造成一個凹處，當我們愈來愈老時，神經末端會變壞，最初是在耳蝸的底部，所以老了以後，就比較無法聽較高音聲的原因。使用引導語所採取的音調，配合臨終病人器官衰竭，使用低調的聲律做引導的聲波介入，達到臨終引導的效益。

而觸覺？瀕臨死亡越接近，臨終病人在皮膚感覺上有所差別器官，例如嘴部的感覺要比手部的感覺差。其中以痛點所佔的面積最多，再來是觸摸、冷和熱。而其他的感覺，像癢、燒痛的感覺就是由一壓、痛、冷、熱這四種基本的感覺組合而成。這四種感覺在我們的皮膚上，都有不同的區域，但這些區域並不是統一

平均分配在我們的全身（林雲豹、林繼祖 譯，1983）。臨終病人受到身體不自主性毀敗的影響，處在一個隨著身體的改變而變動的置身中，而我們常人則是固定的站在「自我」及「世界」的置身位置來看事情。我們站在一個「常人自我」的世界中，來看一個在臨終處境下，會覺得很不解，甚至用「常人自我」的「問題意識」去解釋及看待，使得此兩者出現了極大的落差（蔣鵬，2002）。

在協助臨終病人時，應輕握著臨終病人的掌心，給予溫暖的觸感，會讓臨終病人更安心。而語言的傳達音調上要放慢速度，輕聲低語的說，重點式的告知現況所面臨的環境，或是接下來要面對的未知恐慌。音量的頻律會使聽者感覺悅不悅耳，此時臨終病人，五根慢慢衰竭敗壞，眼睛閤上，呼吸停了，心臟不跳了，唯有耳根是最後離開的，與我們連繫的也剩下耳根。借助耳根來協助臨終病人，直至初死依然可行！

總結以上臨終感官的接納程度，會因不同的症狀而有所不同，如弘一大師（2004）提到神經衰弱者，病時甚畏引磬及小木魚聲，因聲尖銳，刺激神經，反令心神不寧，僅用音聲助念，最為妥當。而印光大師（2004）又主張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聲清，聽之令人心地清淨；木魚聲濁，故不宜用於臨終助念。兩位大師對於臨終引導的主張，都提到臨終者感官問題，也因此對於臨終助人者而言，聲音與觸覺是協助臨終重要一環。

感官，它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我們的身體是透過感覺器官去接收外在世界的訊息，不論是視覺、聽覺、嗅覺、還是觸覺，這些感官保證了我們和世界接觸，並可對世界作反應。實際上，我們是透過這些感官作媒介和世界互動與勾連，並能參與世界的。宗教師的工作不是要任何人改變信仰，而是要幫助眼前的人接觸自己的力量、信心、信仰和精神（索甲仁波切著，1996）。我們無法去拯救任何人，臨終所重視的是意識的存在，當意識存在的證實，就代表著生命的延續。榮格也提到，追求精神上的意義也是一種治療，盡你所能去成就精神經驗，

那麼身體上的疾病將不再對你構成那麼嚴重的困擾（引自吳佳綺，2008）。對臨終病人而言協助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減緩臨終者在病痛上的壓力，以及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第三節 生命意義相關文獻之探討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本故事，它很難詮釋完整，在高潮迭起的過程中，含藏了多少的悲歡離合，流過多少的淚珠汗水，經歷了多少的黑洞昏暗的關卡。「生命」的意義是由生活點滴的音符譜曲而成的，它讓「生命意義」有了價值性、獨特性和創造性。「生命是未竟事業」永無止盡的路程，沒有終點，只有歇息，當「意義」找到了，就又開展另一個「生命」。所謂「生命是要永續經營的！」生命猶如流動的水，過程中會遇到種種的波折，產生中斷或是停歇，在喘息反思的甘露法水中，生命泉水便再次流竄。

一、生命意義的界定與內涵

探索「生命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 是每個人無法迴避的生命課題，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 創始者 Frankl 說：「人會為意義而生，也肯為意義而死」，發現生命意義使人知道生命的使命與存在的理由，亦即「生命意義」是人類經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引自梁惠茹，2009)。「生命意義」會因人而異，同一個人的生命意義也會隨著時間、空間不同而改變，發現生命意義使生命具有目的(sense of purpose) 與圓融，知道生命的使命與存在的理由，因此能超越受苦，與承受臨終的事實。對於「生命」的故事，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詮釋，在這眾多雲集的文理中，學者或論述者是如何將難以言詮的「生命意義」圖畫，透過文字描繪出來。

生命意義，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從不同事物的角度去觀察人、事、物

三者交錯所延展出來，其背後所蘊涵的意義。人是情感動物，對於事情的感受以及行為表現，都會影響生命不同意義的產生。如 Frankl 的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的目的是在幫助當事人找尋生命的意義，治療者的功能並不是直接告訴當事人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是點出一件事實——即使遭受了苦難，他們還是能在其中探索到意義（Gerald Corey 著，鄭玄藏等譯，2007）。意義就如快樂一般，是要去追求與建設的，不同的設定即會發展出不同的生命意義。

Csikszentmihalyi 於 1991 年對意義的涵義予以說明，他認為意義包含三層要素：（一）意義係指終極之重要性，生命的意義即是人生最終極之重要性。此看法認為每個生活事件之間：存在著相互連帶之序列關係，而非獨立無關隨意安置的。生命中的每一個事件均指向一個相同的終極目的，此終極目的需在個人統觀所有之事件後方能覺察出，個人若能自生活事件中發現其終目的，即找到自己可以投身之目標，就能對每一個經驗賦予意義。（二）意義包括實際的行動，而非目標的虛設。它不只是個人的意向，還要用行動表露其目的。（三）意義是個人對於資料訊息之間關係的界定。生命的「意義」也意味個人設定達成目標的結果，並在情感、思想、行為中達成一種和諧的狀態。在此種情況下，個人之能量將不會浪費在懷疑與恐懼上，而是備有價值地使用著。個人若尋找目標，可為人生提供方向，生命之各個目標相互串聯，以達終極目的，此即生命的主題（life themes）。即使在痛苦或受創的經驗中，個人亦可發現其生命主題，個人對於自我在苦難中所處立場的詮釋，往往是生命主題的所在（引自陳珍德，1995）。

Reker（2000）將「意義」定義為：有方向感，秩序感以及存在感，有清楚的個人自我認同感，還有高度的社會認同。O' Connor 和 Chamberlain（1996）指出意義的構成要素展現在認知、動機、及情感上面。在認知方面，個體可以解釋其生活經驗及發展出了解和信仰；在動機方面，包括有價值觀及目標，價值觀引導個體去選擇並追求目標，當目標達成，即令人獲得意義感；在情感方面，從目標的達成及經驗中感覺滿意及滿足（引自黃芷玲，2010）。

「意義」對人們有著突顯的重要性，支持著個人的身分認定與存在，反映個人的信念與人生價值。意義的產生被界定為個人心理歷程的產物，意即意義被視為個人的認知、動機、情感等，與事件產生連結後的產物，是經由互動而來。(引自蘇秋雲，2001)。意義建立是建構的結果，意義的理解便是詮釋的歷程。要瞭解意義涉及自我整體以及與理解對象間的關係，進一步探究詮釋性的假說，若越能在主體內心產生更大意義上的滿足時，此假說就越能被接受。Prager (1996) 對於生命意義是非常個人化且獨特的，然而單就意義本身而言卻是非常社會化的，因為意義來自於個體所處之文化所提供的價值及信念，而後再經由個人的經驗及選擇而產生，因此，當人們在作決定以及行動時，就會被這些價值、信念所影響 (引自黃惠秋，2001)。

意義治療 (Logotherapy) 的創始 Frankl (1992) 也曾提出，追求意義是人生在世的基本動機，也是生命中最原始的力量。所以，人要知道為何而活，才會知道如何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才能接受生命中任何的苦難和無常 (引自黃芷玲，2010)。Frankl 認為生命意義可分成兩層，分別是：(一) 一般的生命意義：主要是指一個人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各種真善美的價值與內涵。(二) 終極的生命意義：當人面對生命中的「有限」時所產生的態度性價值，人生中會遭遇到的「有限」有「受苦」 (suffering)、「責疚」 (guilt) 以及「死亡或無常」 (death or transitoriness of life)。「受苦」是指人世間難以忍受的極端苦痛，包括身心靈三個層面；「責疚」是指面對人生當中難以挽救的挫敗或是生命存在本身無法改變的事實時，所導致的罪責或內疚感；「死亡或無常」則是所有存在於世間的人事物皆無法規避的經驗事實。具有深度宗教信仰的人相信即便生命有限仍蘊含著終極意義 (ultimate meaning)，因此在面對生命的有限性時，比較不會感到徬徨 (傅偉勳，1993)。Frankl (1967/1977) 認為生命意義並無普遍性的定義，主要是從生命意義對人類的影響、發現生命意義的途徑，以及生命意義的特性進行闡述 (引自梁惠菇，2009)。

Fabry 將生命意義分為兩個層面：

(一) 終極意義 (the ultimate meaning)，是指一個超越於人類存在之層面的次序或法則，而個人無法為此法則與次序的一部份。有宗教信仰者稱此法則為神，無宗教信仰則謂之生命、自然、科學歷史等等。終極意義不能以實徵的方法驗證其存在與否，而個體生存時即假設其存在，因此，對於終極意義，我們重視的是追求的過程，而非將之達成。

(二) 此刻意義 (the meaning of the moment)，指需個人去達成，生命才有意義，生命每一時刻都有一個獨特的使命，這個使命等待我們以負責的態度去發現、面對與達成 (引自陳珍德，1995)。

Perker (2002) 提到「生命意義」是一個具有深度 (depth) 的概念，可剖析為四個層次，分別是：(一) 層次一 (level 1)：以個人的快樂以及舒適為主；(二) 層次二 (level 2)：主張藉由貢獻個人的時間與精力以求發揮潛力，達到自我實現；(三) 層次三 (level 3)：重視利他與付出；(四) 層次四 (level 4)：此為生命的終極意義，比如受苦的意義或死亡的意義。越高層次的生命意義更能使人感到生命的完整性 (wholeness)，但它們之間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不論哪一種層次的生命意義皆能讓人感到生命具有目的 (purpose) (引自梁惠茹，2009)。

傅偉勳 (1993) 提到生命的存在與肯定就是充分的意義，我們的生命存在的一天，就是我們必須充分生活下去的一天，直到我們告別人間為止；我們祇有通過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與行為表現，才能體認我們對於生命真實的自我肯定，才能真正完成我們人生的自我責任。

Yalom, I. D. (1980) 將生命意義分為兩個部分：宇宙的意義與世俗的意義。

(一) 宇宙生命的意義，意指宇宙中有一不變的規律，此規律非人類所能理

解，超於個人之上，也就是神。

(二) 個人的生命目的，世界的運作規律都在神的計畫之中，發現神的旨意就是個人生命價值的體驗。而世俗生命的意義與神無關，可獨立於宇宙的意義之中，是個人實現目標的過程中，體驗到自己的生命是有價值的。世俗生命的意義可藉由利他主義、快樂主義、自我實現、自我超越中實現(引自蔡坤良，2004)。

Baum & Stewart (1990) 指出生命意義並不因年齡性別而有太大的差異，反而和愛、子女、工作以及個人的活動程度等要素有高度的相關。每個人的生命意義來源都大不相同，包括對自己生命的瞭解、對歷史事件的觀感，以及個人的生命價值觀等，都是老人生命意義的來源(引自蔡坤良，2004)。

Baumeister(1991)則提出四個生命意義的來源：(一)目的(Purpose)，(二)正當性(Justification)，(三)效益(Efficacy)，(四)自我價值(Self-worth)。當人們設法去滿足這四個需求時，才會感到生命是有意義的(引自蔡佩姍，95)。

基於以上的資料瞭解到生命意義個體，具有獨特的唯一性，具有為愛而異於已存在的價值性，並有面對真實自我終極死亡的態度。生命意義的過程中有許多多的目標設定，這些站牌都是在創造當下，如墨瑞(1998)在自己身為臨終病人時所說的話：「生命若要有意義，就要投入去愛別人，投入去關懷你週遭的人，投入去創造一些讓你活得有目的、有意義的事情(白裕承譯，1998)。」每個人對生命的意義都有不同的詮釋，但他都離不開目標、責任、自我價值、成長的經驗、以及服務和愛，最重要的生命是「希望」。

二、追尋生命意義的途徑

提到生命意義就會聯到意義治療學的創始者 Frankl (1983) 說：

「我們不該繼續追問生命有何意義，而該認清自己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生命的

追問。面對這個追問，我們不能以說話和沉思來答覆，而該以正確的行動和作為來答覆，到頭來，我們終發現生命的終極意義，就在於探索人生問題的正確答案，完成生命不斷安排給每個人的使命。」Frankl (1967) 從人類行為經驗現象分析中，歸納出探尋生命意義的三種途徑，也就是人藉由實現下列三種價值來展現生命意義，並追尋生命給予的意義何在（引自鐘美鈴，2005）？

（一）創造價值

所謂的「創造性價值」(creative values)，這種價值範疇是以「做」來實現。它可能是代表著一件工作——一份職業、交易、或是商業活動。或可能是涉及一種嗜好、你認為值得並願意投下時間和心血去加以促成的某些理由（鐘美玲，2005）。

創造性的意義，即是通過一件工作或是創造一件事物，從人體驗生命的意義，而能感受到自我存在。Frankl (1993) 說：「如果人等待著去實現的意義僅僅是他的自我表現，或只是他的願望之投射，那麼『意義』將立刻失去了挑戰與要求的特性，而不能再鼓舞人的勇氣與上進。」當我們執著投入工作或創作時，會確切的感覺自己的存在，發現自己存在的價值意義。工作或職業以傅朗克的立場觀來看，認為是置身於社會情境之存在實踐，其創造價值的重要窗口。他認為個體工作或職業實質內容所建構之勞動結構通常為存在獨特性，與社會牽繫相關性之聯繫領域（引自沈亦元，2004）。創造性價值，是個體可經由完成建設性的工作來賦予生活意義，由創造的過程及創造的結果，使個人經驗到深層的生命意義及快樂，實現所謂「創造性價值」。

（二）經驗價值

Frankl 指出，較創造價值更為深層之意義實現道路及於愛與被愛體驗中建構救贖心靈之出路。他強調愛與魅力二概念間所呈顯之經驗領域為實踐存在生命

意義之重要底蘊（引自沈亦元，2004）。體驗價值又可分為「藝術的體驗」及「愛的體驗」。透過內心對美麗事物的體驗，不僅可以提升心靈的層次，並且更可忘卻當下的煩惱。如 Frankl（1983）說：「愛是進入另一個人核心之內的唯一方法。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了解另一個人的本質精髓，除非愛他。藉著心靈的愛情，我們才能看到所愛者的真髓特性。更甚者，我們還能看出所愛者潛藏著什麼，這些潛力是應該實現卻還未實現（趙可式、沈錦惠合譯，1995）。」愛是人性最偉大的光環，為了愛可以犧牲自己，也因為愛尋回了靈性美。人的價值不是只重視外在的金錢或地位，而是追求內在靈性的光輝。傅朗克認為可從經驗世界上所有的真（True）、善（Good）、美（Beauty），而賦予生活意義，實現所謂的「經驗性價值」（experiential values），如沈醉於藝術或自然美景。

（三）態度價值

尼采說過：「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幾乎『任何痛苦』都可以接受。」有意義的生活，即使短暫，但只要他堅強到最後一刻，生命就充滿偉大的價值；但若沒有有意義的生命，即使維持時間再長，亦是虛度（引自黃立森，2009）。傅朗克強調，儘管於創造性價值領域無能為力，且於情感性價值領域仍處空白，作為意識之存有與責任之存有，主體仍得藉其意志指向與價值態度以實踐意義（沈亦元，2004）。當個體處於最困厄的環境中，既無法以創造性活動來實現價值，也無法以充實的經驗來賦於生活意義時，個體可經由其面對命運與正視其痛苦「態度性價值」。這種坦然無畏地面對命運，以實現價值的態度，可說人所被授予及肯定的最高成就，事實上也是最偉大的（游恆山，1992）。這種不畏環境的千磨萬擊，在最孤絕的處境中，擁有唯一的態度，有時是一種正視命運的積極態度，以積極的行為來轉化處境，把握當下，也正徹底實踐了人之生而為人的自由。

Frankl 追求生命意義的三個途徑是他在集中營裡親自體驗而來的，由創造性的肯定自我存在到體會付出的甜味，以及最後仍被迫放棄自我的過程中體認自

我態度的昇華。在集中營的恐怖日子中，他相信人類存在的本質在於意義和目的的追尋。我們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和努力，或是藉由經驗中得到價值感，像是透過認真努力，所獲得的愛和成就，以及掙扎來發現這個存在的意義。「生命是透過『寒霜徹骨』的體驗才能徹底的轉化，任何被體驗到的『理』是一種生命再生的觀照，透過對生命經驗的『覺悟』，便是『生命』，因而苦難的經驗，或感同身受的體驗，往往會逼出一種新的生命（引自蘇秋雲，2001）。」以上這三種價值沒有一定性，它會隨著時間、空間、環境與人事的變換而交互轉換。在生命里程碑上有時我們會實現創造的價值，有時自然體現經驗價值，而有時無奈的逼迫下，我們則要展現態度的價值。然而生命的亮度也猶如鑽石般，需經過風雪加霜的淬鍊下，才能堅硬與展現生命之美。

三、生命意義與臨終關懷之探索

本研究論文在探討協助臨終往生的資料上，瞭解到生與死是二元對立的觀念，但在生與死的中間—臨終關懷是重要性的跳板，它將生與死串通，連貫且完整呈現，三者是密不可分的一體。臨終關懷在生命末期扮演著重要角色，它讓生命最終（一）有尊嚴、（二）有品質、（三）安心捨下、（四）生死相安。對於臨終關懷（hospice, palliative care）又稱安寧緩和醫療、臨終關懷、安寧療護、姑息療法。又稱善終服務，於1967年由英國籍的西西里·桑德斯醫師引起。於倫敦創辦了全世界第一家對癌症末期病人有特殊服務方案的聖克里斯多福安寧醫院，之後得到英國女王的大力資助，成為教育示範中心，接著分布到全英國。八年以後，聖克里斯多福安寧醫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的一組人員到美國，幫助美國建立了第一個有安寧療護的醫療機構。一九九〇年二月，台北馬偕醫院淡水分院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家「安寧病房」；同年十二月成立「安寧照顧基金會」，成為全世界第十八個有安寧照顧組織的國家（佛教對於臨終關懷的看法，2007）。主要是心靈層面上提供照顧，目的係為提升患者在臨終前的生活品

質。提供社會上、心理上、靈性上的照顧下，除了患者的痛苦可以減輕，同時亦能減緩家屬的心理創傷及痛苦，患者能夠比以前更安詳、有尊嚴地離世（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版本號：1.22wmf2）。

我國現今臨終關懷之組織，有「佛教蓮花基金會」、「安寧照顧基金會」、「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等，許多醫院也紛紛設立「安寧病房」，提供臨終病人的安寧療護，尊重病人的意願與權益。經醫師診斷確定無法治癒而瀕臨死亡的臨終患者可以住進醫院的「安寧病房」，也可以在家中由醫護人員「居家照護」；不管是居家照護或住進「安寧病房」，並不意味著等死，一樣能受到完整的醫療服務，其主要目的在使臨終者面對人生最後階段時，藉由良好的醫療照顧及宗教信仰的力量引導，能認識死亡並接受死亡，心中不生憂怖苦惱，進而安然面對死亡；同時也給予家屬精神上的支持與鼓勵，協助度過此一生離死別的時刻。「臨終關懷」所強調的是「四全照顧」理念：（一）、全人的照顧：全面照顧到病人的身心狀況，而非只針對他的病況或某一器官來醫療。（二）、全家的照顧：幫助家人及親友學習照顧技巧，並協助家人一起面對親屬即將離去的悲傷。甚至病人往生後，家屬的心靈輔導或哀傷撫慰，也是安寧療護的工作範圍。（三）、全程的照顧：除了陪伴病人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乃至病人往生後，輔導家屬度過低潮期也是臨終關懷的範圍。（四）、全隊的照顧：結合醫師、護理師、藥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法師、牧師、神父、修女、義工等成員，提供最完整的身心療護（鐘昌宏，2000）。

本研究用「生命意義」一詞到碩博論文資料庫，查詢出有 223 篇（2013.05），查關於「臨終關懷」共有九篇（2013.05），但與生命意義或本研究相關者，則有四篇，近十年來在碩博論文中已無與臨終關懷名詞的研究出現。依碩博論文研究者的結果，陳好嘉（2002）「現代醫療對臨終關懷與省思」，此中探討的是醫療對於臨終關懷的介入是好或是不好？反省醫療種種作為的改進，以扭轉現代死亡與臨終所面臨的境況。並提出正面的思考，協助患者與親友該如何去面對日益延長

的臨終期。曾靜玲（2005）「佛教臨終關懷義工的助念經驗之初探」，此主題研究是助念者本身在協助臨終過程的經驗，從第一次助念體會到靈性成長與生命價值，更釐清臨終助念的意義，及提供彼此生死的學習。吳秀瑾（2003）「海德格的死亡哲學與臨終關懷之對顯」，此文研究結果看到臨終病人由「怕死」轉為「畏死」，直接去面對自己的死亡。海德格談與臨終關懷之共在中也說了他的「孤獨性」，以「煩」思想提供臨終關懷哲學理論的基礎。在《死之默想》一書中指出：「哲學家說，人生的一切努力，人類所有文明的創造，目的只有一個：『對抗死亡（張文初，1996）。』」並說：「死亡的存在創造了宗教信仰」，因為害怕死亡，人類有創造；因為害怕死亡，人變的勇敢；因為害怕死亡，人活著，因此我們可以說因為有死亡，害怕死亡，人類在生活中尋找生命的意義和目標。

佛教對於臨終關懷的看法認為，這是一門新時代的新興學科，是結合醫學、宗教、法律、倫理、哲學、道德等各領域的現代生死學。由佛學研究所發表研究，有釋舜融（2002）「《四分律》犍度篇中對老、病比丘的關懷初探」，文中有僧團對病者的看顧方式與態度，如「看病人五法」：（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能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嘔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死。（五）能為病人說法，令病者歡喜，己身於善法增益，並教導藥物的使用與保存期限。臨終關懷在佛教僧團體制表現無遺，以慈悲心為出發點，達到真實關懷深厚的人道主義。亦有釋道興（www.hongshi.org.tw）「談出家僧眾的訓練與管理—由臨終關懷宗教師問題探討起」一文，此中談到專業宗教師的培訓及資格條件，最重要是將臨終關懷納入修行的生命意義。文中提到僧眾傳承佛法的動力凝聚者，投於自利利他的臨終關懷行列，從中去體會無我的義理，也幫助即將臨終的人死後有所歸處，達到福慧雙修。而陳紹韻（2000）「以《增一阿含·善解品》第七經為主之喪親輔導個案初探」，也反應出臨終關懷的重要性，能使家屬喪親時減輕悲傷指數，透過臨終關懷的學習與輔導，讓喪親者對生死重新思考與重視，並學習生命的意義。

協助臨終關懷能自利利他，對於宗教師修行生命意義而言：(一) 臨終關懷的入世經驗，直逼修行議題。(二) 在病人顯現苦境中，落實觀空洞見受苦因緣。(三) 臨終場域長養慈悲心懷。(四) 自利利他的菩提心來自願力(黃美玲, 2012)。

臨終病人以自身之病苦，活生生地向我們演說著人生的無奈與痛苦，這是對我們最真實的啟示，激起我們對生命的認知、對人生的覺悟。但臨終關懷其實可以從銀髮族開始做起，如紀潔芳(2007)推廣生命教育課程中，深刻的體會到臨終關懷不是病危臨終開始，是可以將腳步往前移一點，從銀髮族臨終關懷服務開始，提前說『對不起』、『再見』、『謝謝你』，可以讓生命品質提升，讓生命意義建立在「行動力」上。而自我存在的價值性是由「服務」來體認的，也就是「愛」的體現，從「愛」當中看到了自己的責任，也看到生命的有限與無限。當發現自己沒有能力再為他人奉獻，則對生命的意義自行折扣與沮喪挫敗。學習幫助臨終病人，就是開始對自己的臨終負責，也自然而然容易生起慈悲同理的心，這是自他兩利之善舉。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所探討的是關於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病人的經歷中，對自我生命意義的體認。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瞭解佛教宗教師的生命故事，以及在修行生命意義的領悟。本章將分為四部份，第一節是研究方法的考量，說明本研究所要採用的方式。第二節是研究對象的選擇，擇其適合的個案參與者。第三節研究資料蒐集過程與處理。第四節研究的嚴謹度與倫理原則性。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探討的是生命的內涵，是由心靈體認有感而發的生命故事，無法用量化方式呈現，因此必須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所重視的研究者，以一種自然而生動的方式，藉由訪談的聊天方式，無壓力的自然環境下，來深入研究對象的內在，透過個案研究、個人生活史、歷史回溯、訪談、觀察、互動或視覺等資料，來進行完整且豐富的資料收集過程。本研究的目的是瞭解佛教宗教師在面對臨終場域時，內心是如何去調適，此時的角色又是如何？而又如何從協助引導的過程中發現生命意義的不同？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本研究的設計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進行。研究對象為「佛教宗教師」，屬於在寺院服務的「傳統宗教師」，別於在醫院安寧緩和服務的「臨床宗教師」，在這特殊的身份下對生命的詮釋與描繪，除了語言的敘說之外，參與者的表情、語氣、肢體、情緒等等反應，這些具有另外意涵的舉止，都可能與本研究有相關密切的關連。

而質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者的研究工具，它可以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蒐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游金潁，2011）。是人們存在性瞭解的現象學，也是探索及解釋人類行為、語言及意向的學問，強調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在語言及行為，不宜做太快之詮釋，要在人與情境及整

體脈絡中去尋找意義，使得所獲得的詮釋更接近真象（陳杏佳，2000）。用質性研究去重新面對生活世界、從心體悟生活世界、以開放彈性態度迎向生活世界之新契機（高淑清，2008）。從科學哲思理論的層次上來看，質性研究認為社會現象的真實性，主要是由日常生活中不斷互動過程所共同建構出來的一種主觀經驗，這種主觀經驗明顯的受到不同時空與情境背景因素所影響。而研究方法的層次，質性研究是一種避免數字、重視社會事實的詮釋，最具代表性的質性研究方法就是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是本研究資料收集的主要方式，以開放式訪談與觀察分析，重點在促進訪談者和受訪者一起建構經驗和研究主題的理解，因此強調深度、細節、生動和細微差別。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以「訪談大綱」來進行訪談。首先瞭解佛教宗教師的專業與臨終角色，並從文獻中探討臨終病人在臨病過程中身心靈性階段性的狀態，再由中反思開始勾勒研究主題。之後進行設計，建構策略，擬訂訪談大綱與訪談同意書，以開放式訪談並參與實地觀察分析。

訪談法透過觀察、聆聽和接觸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雙向溝通過程，輔以聆聽與觀察，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進而透過詮釋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還原再現。訪談法具有幾個特色：一、有目的性的談話，二、雙向交流的過程，三、平等的互動關係，四、彈性的原則，五、積極的傾聽。『談話』是一種普遍性的互動形式，平常談話有隨性與正式性的談話。正式訪談具有以上五種的特性，在談話中以結構及非結構方式進行，透過訪談溝通來蒐集資料，針對有主題性的目標進行，所以訪談法也是一種資料蒐集的工。完整的質性研究訪談是由一系列的步驟組合而成，內容包括：

一、發展研究主題階段：研究者必須從文獻、文化脈絡與自我反省中，勾勒研究的主题。

二、研究設計階段：研究者必須建抽樣策略與訪談原則，並考量研究倫理相關之議題。

三、訪談工作之預備階段：研究者必須熟悉受訪者的語言及文化背景，透過聯繫協調取得進入研究場域的管道，並透過自我練習過程學習如何自我揭露。

四、訪談進行階段：訪談是資料收集的主體，所以研究者必須熟悉受訪者的語言及文化，同時在訪談過程也必須要保有相當高的敏感度與察覺能力，及善用良好的訪談技巧，才能收集到一豐富的敘述性資料（游金滢，2011）。

一個完整的訪談過程至少需要包括三個步驟：事前準備工作、訪談工作，及訪談資料的分析與詮釋，這些都是研究者必須準備處理的工作，會讓訪談進行的更順暢。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以「訪談大綱」來進行訪談。首先透過文獻資料的瞭解，整理訪談大綱的內容，針對受訪者的實質問題來擬定提問，但在訪談過程中，仍依受訪者的反應而修改問題。其次則是訪談同意書與保密原則的倫理問題。再來進入正式訪談時，將訪談大綱及其同意書向受訪者解釋其原意，並告知環境地點與時間上的配合，以受訪者的情況與身體狀況可臨時修訂。之後將訪談內容轉錄為文字檔，研究者將訪談內容透過錄音帶播放，以逐字填寫的方式整理，並將實質的情境及非語言的神情描繪出來，使整個場域呈現較真實的情節。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工具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選取的對象為在佛教傳統寺院服務的出家宗教師，訪談對象有三位，分別都是在寺院服務多年的法師，以及接觸臨終往生關懷者。下列

表格為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表 3-1 參與研究個案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 及代號	性 別	年 齡	教育 程度	出家 年數	學佛 年數	臨終服 務年數	訪談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甲宗教師	女	66	大學	36	45	27	100/7/2 8 120 分鐘	101/5/15 120 分鐘	101/8/2 90 分鐘
乙宗教師	女	46	大專	14	26	16	100/8/2 7 100 分鐘	101/6/19 90 分鐘	101/10/15 100 分鐘
丙宗教師	女	46	研究 所	23	25	15	100/9/1 5 100 分鐘	101/7/20 90 分鐘	101/12/20 100 分鐘

二、研究工具

(一) 事前準備事項：

- 1、簽署同意書。
- 2、訪談大綱。
- 3、錄音筆及空白隨身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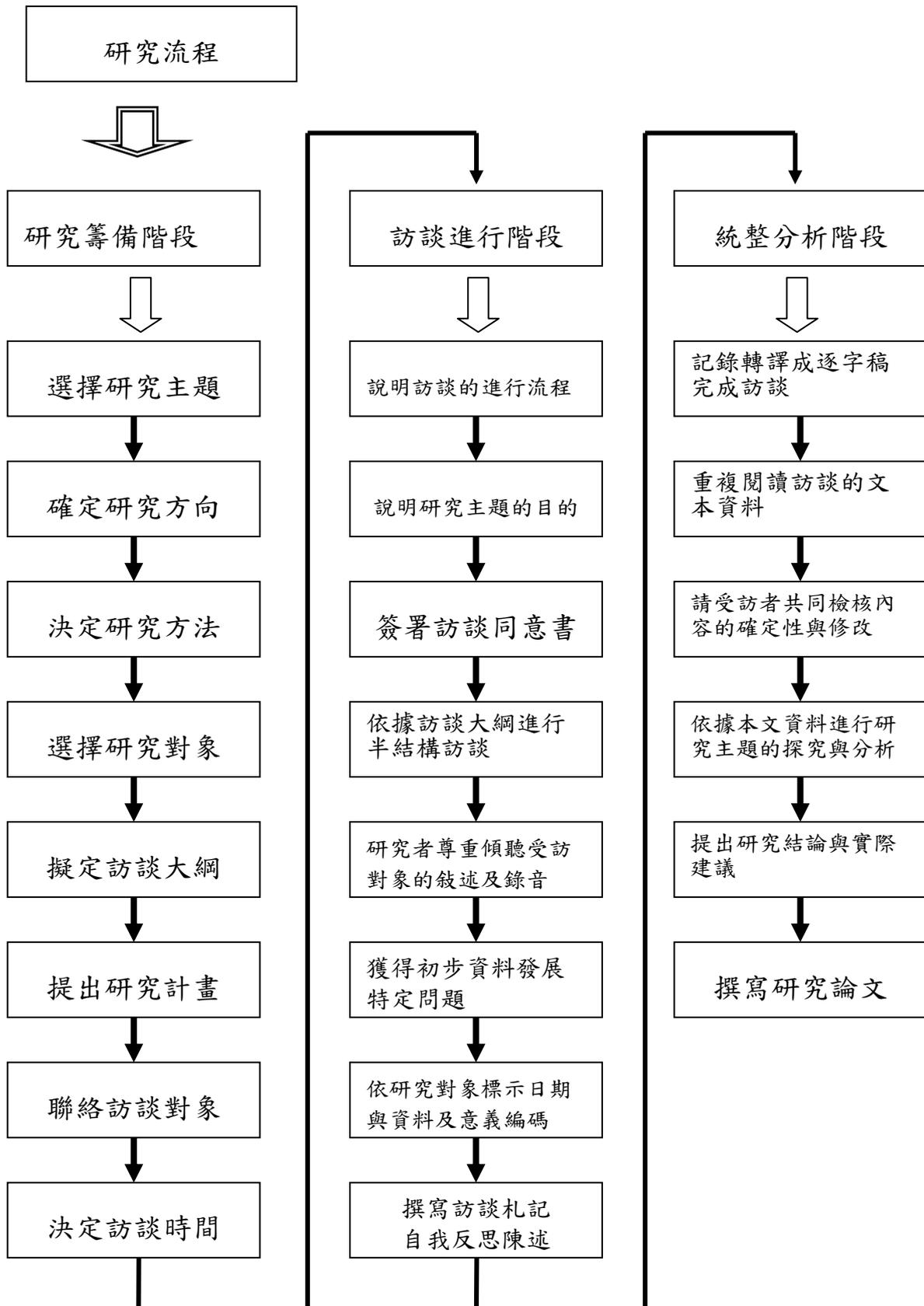
(二) 訪談大綱

1. 請問您從事臨終關懷的動機？
2. 請問您在學習與未學習協助臨終關懷時，對於生命的看法如何？
3. 請問您在協助臨終對自己生命最衝擊的部份是什麼？
4. 請問協助臨終的課題對於自己的修行意義如何？
5. 請問協助臨終的經驗中對自己生命最大的反思是什麼？
6. 請問您在協助臨終關懷的過程，如何建立生死理念？
7. 請問從協助臨終往生的體會中，對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8. 請問從協助臨終的經驗中，對於生命最後時刻的規劃？

為保障參與對象的權益及維護研究倫理，在謹嚴度的情況下，事先取得參與對象的同意簽署訪談同意書，亦將訪談大致簡介，包括：參與對象的身份保密、研究主題的介紹、研究目的、及最高保密原則等。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資料處理

圖 3-1



一、研究流程說明

質性研究的方法在學術領域採用上各有不同，根據本研究的設計內容，將研究架構步驟說明如下：

（一）研究主題的選定

搜集閱讀相關文獻，節錄整理與本研究要探討的研究主題。首先上網瀏覽碩博論文，與查閱國內外生命意義研究文獻，以及臨終關懷往生議題，再進行研究主題的可行性。研究動機啟動後，再不斷思考、醞釀、修正、再請指導教授指正，確定研究目的及研究主題的題目。

（二）研究方法的決定

依據文獻資料與研究目標擬定研究方法。在指導教授的指導下，循著研究主題的目的，認為以質性研究方法之深度訪談，擬定半結構的訪談大綱來引發研究對象的自我陳述之媒介。

（三）研究計劃書的擬定

在研究蒐集文獻資料的過程，將研究問題做出界定與表述、討論研究目的與意義性、確定研究對象條件、選擇研究方法、及與指導教授討論如何進行。

（四）文獻探討

主題暫定後即蒐集相關文獻，經由圖書館、數位典藏論文、網路資源蒐集相關文獻，再仔細研讀，檢討自己的研究內容，不斷修改，撰寫成文獻探討之後，請教指導教授指正。

（五）選擇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談對象為佛教宗教師。佛教宗教師在臨終場域關懷者有多種性質，因此本研究所訪談的對象為一般在傳統寺院服務的宗教師，具備多年的協助臨終往生經驗，並出家多年的修行者，人數為六位，最後擇為研究個案人數三位符合本研究主題。

（六）進行深度訪談

在進行深度訪談之前，先擬定訪談大綱，撰寫同意書，並提供給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徵取同意後，約定時間訪談並錄音，其過程研究者扮演傾聽的角色，觀察訪談對象非語言的表情，及田野實地的紀載。

（七）謄寫錄音逐字稿

仔細聆聽深度訪談的錄音檔，將訪談內容轉寫為文字，並一一逐字填寫成稿。在逐字稿過程中，注意語調及非口語的訊息與任何溝通內容，並在旁標示補充訊息與漏失的問題。

（八）整理資料

將完成的逐字稿及訪談的文本資料重複閱讀，整理出概略性意義單元，並進行不同意義單元編碼，再將受訪者的陳述內容給與查看修正，之後再進行研究主題的分析與討論文本。

（九）撰寫研究報告

資料分析與討論，完成意義編碼之後，依據文本資料進行研究主題的探究與再分析，歸納重要觀念與意義詮釋，再提出研究結論與實際建議，成為有系統的研究報告論文。

二、資料處理

若將研究進度分為資料蒐集與分析兩大過程，在分析過程中需針對逐字稿的辭目、語氣、內容及背景加分類與編碼。為便於資料分析，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都需輔以田野筆記，隨時將受訪者的非言語行為作成紀錄，並寫下研究者及時的感覺與聯想，作為自我評量與改進的依據。

Padgett 認為質性訪談是目標導向的談話，不應與臨床性或治療性會談混淆。訪談並非沒有結構或沒有重點的進行，不能隨著參與者的突發奇想而改變會談主題（引自張英陣，2000）。透過訪談蒐集資料後，將受訪者訪談內容轉述成逐字稿，再進行整理，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資料分析，如高淑清（2008）提到深度訪談資料分析方面的「主題分析法」，是將訪談文本或觀察的札記，進行有系統的分析方法，並試圖從一大堆瑣碎雜亂無章的素材當中抽絲剝繭，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的方式呈現，用來幫助解釋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所以本研究的資料整理過程與資料蒐集的進行步驟包括：

（一）敘述文本的轉錄。

本研究對每位研究對象均進行二至三次的訪談，每次一至二個小時，每次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檔或手寫內容做成逐字稿的轉騰工作，對每份文字紀錄都須仔細閱讀。對於轉錄騰稿程序以詳細確實及儘量呈現完整為原則，將受訪者的談話內容包括語氣的輕重、聲音的高低調等等，利用筆記和回憶訪談實境的情緒一併列入轉錄工作。並且儘快將錄音檔在短期內轉成騰寫出來，以保持訪談的完整性。

（二）整理本文登錄與摘記。

逐字稿騰寫完成後，進行文本整體閱讀工作，將有相關的研究主題資料作編碼，依收案的先後次序來編號。並將所有的資料反覆閱讀，將資料重組、再分類，

以及從原始資料中導出問題，為建立研究思索資料。

（三）脈絡歸類視框。

所謂「脈絡視框」是指受訪者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說話情境中所隱含的主張、概念或意義，在彼此談話中此主張或概念、意義可能較支離破碎，也會隨時空而改變，呈現非邏輯性又曖昧的話語。將這些內容概念相似的進行意義單元命名，以利下一個分析步驟的參考。

（四）進行文本描述與分析

此研究透過再次文本的整體閱讀，整理出更詳盡的整體描述與分析。在統整有關佛教宗教師對於臨終往生的協助過程中，自己的生命意義的反思主題下，研究者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對於全盤的內涵及整體的結構有相當的清楚。因此對主題的整體描述與分析能避免錯誤與矛盾的發生，並將文本更完整的描繪出來。

（五）詳盡主題與檢證反思

主題分析的最終目的，是在找到共同主題以開展經驗描述的意義與本質，此步驟是「整體」文本意義進行思索單元。在形成意義單元及主題整體之前，要重複的檢視，將主題放在研究問題的整體情境脈絡下，反思主題是否扣緊研究問題。

（六）呈現基本結構

本文依據逐字稿謄寫內容，完成意義編碼及進行描述分析後，進行研究論文的撰寫，最後請指導教授審閱完成此論文。

第四節 研究嚴謹度與倫理

一、研究嚴謹度

所謂嚴謹度在質性研究中是指研究的發現具有真實性和解釋被信賴程度。質性研究對於嚴謹度的考量，關鍵性議題即「可信度」，因此必須避免對可信度造成威脅之因素方能達到對嚴謹的要求，其中對可信度造成的威脅包括：(一)、回應性：研究者在研究場域對場域可能產生潛在扭曲的效應或干擾。(二)、研究者偏差：研究者因個人的預設或主張，過濾研究內容，因而影響研究的觀察和解釋。(三)、被研究者偏差：被研究者可能不願透露資料或用說謊來保護個人隱私，或是直接避開一些不愉快的話題，甚至會想對研究者有幫助，給研究者想要聽的答案（蘇秋雲，2001）。

研究的嚴謹度可用效度和信效度來表示，效度是指是否確實測出了該被測量的，而不是其他無關的事物。信度則是可信賴性，指一再重複相同的測量，是否會得到相同的結果。Babbie (1998) 認為質的研究在效度上較有優勢，而在信度上則容易受研究者主觀因素影響，研究者必須常常檢視自己偏見及觀點，同僚之間可就此問題互相提供協助。Lincoln 和 Guba (1984) 在控制質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上，提出：(一)、確實性：即內在效度，指質化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及研究者是否真正觀察到所希望觀察。有幾個技巧可以增加資料的真實性：1、增加資料確實性的機率，方法包括研究情境的控制、資料一致性的確定、資料來源多元化。2、研究同儕的參與討論。3、相異個案資料的收集。4、資料收集上有足夠的輔助工具。5、資料的再驗證。(二)、可轉換性：即外在效度，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能有效的做資料性描述與轉換成文字陳述，增加資料可轉換性的技巧為深厚描述。簡而言之，指資料的可比較性與詮釋性。(三)、可靠性：指內在信度。呈現個案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因，如何取得可靠性的資

料，乃研究過程運用資料收集策略的重點，研究者必須將整個研究過程與決策略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引自廖燕妮，2009）。

為了確保質性研究的品質，可以從研究可信性的四項標準以取代量化研究之信度及效度，包含可信賴性代表內在效度、轉換性代表外效度、可靠性代表信度、並用可確性代表客觀性（高素清，2008）。本研究在整理的過程中，依據學者的觀點，在質性研究的內容中含研究工具、訪談大綱、訪談紀錄、錄音筆的準備，訪談同意書等等，並尊重訪談對象的時間與情緒的舒緩，及對事件的主觀性與態度的詮釋。為使研究能進行的順利，能如實呈現研究結果，研究者在整個過程中採多元的檢證與觀察，做為研究的自我檢視與要求，並儘量追求可信度，以確保研究的品質。資料的轉錄與謄寫，為避免內容的不全及疏漏，一再的瀏覽，並與受訪者再次確認，以加保研究的可信度與真實性。

二、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在整個研究裡是重要的，不管任何研究方法，整個過程中倫理議題都必須被關注與考慮的，它涉及到人與人之間彼此的尊重與信任，尤其是碰觸到個人私密及敏感話題時，都需謹慎規範與保護，所以在研究的過程，這是非常重要的。倫理的主要目的：（一）研究對象是自願地接受研究，理解這項研究的性質及其所包含的危險和義務。（二）研究對象不能暴露於那些比研究收穫更大的風險中。倫理規範的兩個重點：（一）知情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二）保護對象免於遭受傷害（the Protection of subjects from harm）。依循研究倫理、嚴謹度，在研究過程中，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受訪、透過參與觀察以及全程錄音方式、資料來源皆完整的一手資料以確保質性研究品質。研究過程中充分尊重研究參與者的表達意願，順著受訪進展當下的情緒經驗感受對話，並保持密切的聯繫與互動、建立信任關係，必要時，也會針對研究參與者個人的需求，提供相關資源。

以下是本研究的倫理實踐原則：

(一)、同意簽署

在訪談前先向受訪者詳細描述研究主題及內容，並告知義務與在本研究的角色，尊重受邀人的參與意願，而在取得口頭同意之後，告知關於個人隱私權的處理，以及表示訪談的次數、訪談大綱與本研究的主題目的，並解釋同意書的內容及重要性，即邀請簽署訪談同意書。

(二)、彼此建立良好信任關係

在研究的過程中，一定要建立彼此的信任與尊重。整個研究是靠著彼此的信任與建立起來的契合度而維持下去的。所以對於整個研究過程與受訪者之間，做到完全的誠信。

(三)、確保對象安全不受傷害

研究者有義務確保受訪過程中對象不受到傷害，包括情緒激動身體自我的傷害，以及心理經訪談的過程而引發深層的不安與不舒服，研究者會詢問受訪人是否要繼續進行或是停止。並陪伴在旁邊關懷及傾聽，給予同理的支持和理解，且不強迫問題的延展。

(四)、研究受訪者的隱私保密

在研究的過程中為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權，研究者將採取匿名方式，以防受訪者的身份暴露。在受訪前尊重詢問可否錄音，及簽署同意書，若有不願意被錄音部份，研究者會刪除此部份的錄音，及對受訪者的個人資料做完整的保密，並於研究結束後處理燒毀，以防不甚外流。

第四章 緣—協助臨終佛教宗教師的生命故事

『緣』字蘊涵著多少錯綜複雜的契機存在，如生命過程種種戲譜角色，都在『緣』份的交織下，編撰此生的戲碼角色。本研究的個案故事有許多的小插曲，片刻的火花點滴出個案生命的重大意義，因此個案背景故事全程的記錄，擔心漏掉扭轉樞軸的關節點，故於此片葉碎石皆納入字行間。此章節以敘事的方式來陳述研究參與對象的生命經歷與體會。

第一節 守拙樸實甲宗教師的生命故事

一、出生背景

甲宗教師是很傳統的出家人，出生於西元 1948 年，在家排行老三，有兩個姊姊、有五個弟弟，及父母親共十人。父母親是務農為生的鄉下人，夫妻倆一邊播種菜苗，一邊在菜市場賣菜為生，以此來養活家人。在淳樸的鄉下，除了照顧生活起居外，沒有特別的娛樂，而能接受到教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她幸運可以去讀書識字，也因此種下學佛出家的因緣。

（一）二姊的啟發

甲宗教師提到家中最讓她難忘，也讓她對於生命有很有大啟發的事情是二姊的故事。二姊在九歲時候發高燒，到處看醫生沒效，最後竟然去世。民間的概念是孩童未成年夭折，需用草席包裹埋葬、或丟棄，因此家裡的人用草席將她包起來，準備明天埋葬。沒想到隔天卻發現草席在動，打開來竟然發現她的手腳在動，於是趕緊送往醫求治，二姊救起來了，但卻變成殘障兒。二姊手腳萎縮無法正常活動，也沒有辦法開口講話。二姊從小就是一個很聰明的小孩，雖然只有九歲的年齡卻有大人的責任感與擔當，家裡很多工作都是由她幫忙，懂得替父母照顧弟

妹，也會幫父母親下田耕種，並將家事料理得很好，從小就非常嫻淑懂事。現在雖然手腳不靈活，無法開口講話，但腦筋仍是非常精明靈敏，還仍然一心一意的要為父母親分擔辛苦。

二姊很有生意頭腦，雖然無法用語言來傳達，但她自有一套溝通方式。當時鄉下是完全沒有任何娛樂場所，只有一兩間雜貨店及賣剉冰的店，而二姊竟然動腦筋到做生意的想法。二姊請弟弟去批一些抽牌（台語）的貨品，有小孩子喜愛的蕃薯糖、橡皮筋、小玩具等等物品，讓小朋友可以來抽牌，也可以兼賺點小錢。從小二姊就如此的刻苦耐勞，一生都為家裡付出，到最後身體萎靡到完全無法再自由行動時，坐著輪椅的她仍是非常堅強，不願意大家為她操心。生活的種種還是自己硬撐過來，直到父母親到寺院，也將她帶進寺院照顧。在寺院這段日子，她堅持每天一定要做早晚課，坐著輪椅跟在大眾旁聽經，作息完全配合常住，將寺院當成自己的家。白天坐在輪椅上，笑咪咪的迎接每個來共修的居士，而內心是默默的念佛，將身心完全的交付給佛菩薩，直到天年。

（二）讀書創造學佛因緣

往往人們會在緊要關頭求神問卜，甲宗教師二孀婆便是其中之一。當時二孀婆生病，到處去求醫問卜，只要有人介紹就往那兒去。有人邀約她去佛寺，二孀婆抱著是「有機會就試」的心態，跟隨朋友一起去佛教蓮社共修，祈求平安。二孀婆可能有感應，竟然精進起來，經常參與寺院的活動，並發心想在家裡設置小佛堂給左鄰右舍方便共修，因為地方上並沒有佛教道場，只有廟宇、鸞堂、或是一貫道場，要接觸佛教的機會實在是很少，因此她請老師來小佛堂教導大家讀誦經咒。當時甲宗教師就讀國小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經過二孀婆的家門口，看到一群人在誦經，當時年紀小，只是經過好奇的往內探看。有一天卻被叫住了，二孀婆希望她能跟大家一起學讀經，並教大家認識經典裡頭的文字。聽到二孀婆唸「大悲咒」唸成「牛騎馬、泥騎耶（台語）」怎麼唸都一直兜圈子，大家都歲數

一把了，記不住也背不了，因此甲宗教師答應自己去學習爾後教大家。這是甲宗教師開始學習「大悲咒」「阿彌陀經」「號佛」等等因緣。那時候年記小沒有雜念，很容易就可以記住。

甲宗教師就讀國中時，每天要徒步學校，鄰居同學相伴一起。在路途中有間寺院，有天看到一位老人家在念大悲咒，却卡住了，不知如何唸？甲宗教師即時唸出，她同學很訝異，就告訴她：「你與觀世音菩薩很有緣哦！以後如果讀書有障礙的話，多唸觀世音菩薩的聖號會很有效哦！」兩個人便持唸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回家。但是每天回到家，書包丟著就跟鄰居一起出去玩，那還記得要唸聖號，只有等到考試的時候，臨時抱佛腳的唸觀世音菩薩聖號，又一邊讀書、看書，幸運的都有八十分以上，不會挨父母親的罵。她總是想自己並不是笨，只是不用功、好玩，才會忽略功課。

（三）因承諾進入佛門

甲宗教師二十歲的青春時期，已經在社會工作，也擁有編織業技術。當時父母親買了一台毛針織車給她，所花費的錢在那年代可以買到一分地了，所以看得出來父母親對她的期望。甲宗教師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對於工作或是家務事都很盡心料理照顧，畢竟家裡人口眾多，能替父母分擔盡本分就覺得很好，尤其看到大姊出嫁，二姊為家裡如此的付出，底下又有五位弟弟還在成長學習的階段，更是時時促使她想減輕二姊的負擔。在工作之餘年輕朋友彼此也會相互邀約、相聚，因為知道她有接觸佛教及修行，所以也常會邀約去相關的場所。

或許是時機因緣成熟，有次朋友約她到一間菜堂，大殿設置西方三聖佛像，出來招呼的住持是一位帶髮修行女眾。從此甲宗教師都會去參加共修及做做晚課。有天菜堂住持臉憂憂的一邊說一邊哭，感覺好像後悔建這間寺院。向甲宗教師談她的辛勞苦衷，並提到自己已經六十歲了，體力也有限，平時要做早晚課，

又要忙雜物及煮飯等，現在年級大了感覺壓力很大，越來越力不從心。甲宗教師遂起了憐憫心，主動開口要幫忙，住持即要求甲宗教師住進來菜堂及做早晚課。並告知早晚課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做早晚課就不像一間寺院，晚課時間是要施食給無形眾生飯食，讓眾生都有機會來此共修，祂們也會護持道場。因為早課是四點半起板，所以甲宗教師住進來做早課較方便。

然而天下父母心，女兒就要入佛門，總是會捨不得及錐心泣血。甲宗教師隔天即搬到菜堂來住，而父母也追打到菜堂，用軟的，輕聲細語的規勸，用硬的，強迫拉回，但都沒有辦法。而父母親也想不通，女兒為何要去住菜堂。而鄰居蜚短流長雜言雜語的猜測，及年長者則指責斥喝說：「你女兒又沒有什麼缺陷，為何讓她去吃菜（台語）。」民間傳統保守的觀念裡，認為孩子沒有成家，身為父母的會覺得沒屁大漢（台語），未善盡父母責任。

有一次甲宗教師的父親帶著朋友來要打她，問為什麼一定要來這裡。但是他們來這裡看到一群人正在做晚課，他不好意思，便被朋友拉回去了。而甲宗教師的母親就用哭的，一直勸說：「這條路你可以走多遠啊！」鄰居安慰母親說：「不要理她，她那麼年輕，不到三個月就會回來了，她受不了那些吃菜 A（台語）折磨。」甲宗教師的母親也覺得有理，心想就讓妳去三個月吧！但三個月過去了，甲宗教師還沒回來，母親來找她說：「好吧！你要吃菜（台語）我不反對，但是你先賺一筆錢起來，才來菜堂。」鄰居又安慰說甲宗教師的母親說：「她還年輕，可能三年就熬不住了。」但三年歲月又過去了，父母親再次的失望與失落。

其實甲宗教師知道父母親不要讓她走這條路是擔心她受苦，老了以後要依靠誰呢？甲宗教師就回應父母親：「嫁人就會好命嗎？你看大姊有好命嗎？為什麼一定要走那條路呢？以後我如果婚姻也不好，那怎麼辦？」另外甲宗教師又跟母親說：「如果我們家裡有福報，二姊就不會如此嚴重。」二姊從小就懂得要對父母報恩，要珍惜這個家庭，不怕苦，家裡的事都是她在做，又幫忙耕農，非常勤

勞。甲宗教師認為是她們家沒有福報，因為二姊是來報恩的，雖然殘障了，但是家裡的工作還是她在做。從二姊身上甲宗教師看到那份責任感，那份孝道，那種勤勞，那種刻苦耐勞，這不是一個普遍的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自己內心有很大的感觸，並對二姊非常佩服。

二、開啟修行出家之路

（一）歡喜心領職事

通常甲宗教師每天去買菜，但她會繞過母親的菜販，避免讓母親看到她又會傷心，且左右攤販知道她女兒在菜堂又會諷刺她。而向母親買菜怕她不收錢，也體貼到父母親的辛苦，需要養一家九口。但母親只要聽到甲宗教師生病或有狀況，總是很擔心，並交代朋友拿錢給甲宗教師，要甲宗教師好好照顧身體。甲宗教師知道父母的辛苦，自己又沒分擔家務，怎可以再讓父母親費心擔憂，把錢退回。甲宗教師告訴她媽說：「她在這裡很好，菜堂的人會幫忙照顧我的」。甲宗教師為了能節省時間多學習佛法，一次都買三天的菜量，俾能減少與母親的碰面，及善用時間學習佛法。

甲宗教師早期來菜堂只是純粹幫忙做早晚課，慢慢接觸感覺非常的好，也興起一份自然的歸屬感，感受到佛陀的慈悲，以及感恩釋迦牟尼佛開發這條路讓大家來學習，所以暗自下決心要好好深入瞭解佛學。甲宗教師常向來教佛學的法師學習請益，並抱持著「勤能補拙」的態度，認真學習，如有遇到人事物是非的問題，或是生病無法解決的事，就相信佛菩薩一定會做安排的。

（二）殊勝的出家典禮

甲宗教師對於師長非常的尊重，當時菜堂住持是依止懺雲和尚的，經常請他來為大家歸依，教導佛法。菜堂住持曾夢到會有兩個人會進來出家，並向老和尚

介紹甲宗教師與另外一位居士。甲宗教師說：「因為當時的承諾，又感恩有得吃有得住有得穿，種種的好，時間已經過了十年了，好像是三、二天一般。」西元1977年2月25日，甲宗教師正值三十歲，去懺雲老和尚的道場出家，先唸佛七日，並在佛七圓滿時出家圓頂。老和尚安排唯力法師教導甲宗教師剃度規矩，他也以長輩的身份告訴甲宗教師：「菜堂很好，不要別人邀就到處亂跑。」圓頂後老和尚賜予法號某某，只要是懺雲老和尚的徒弟含在家弟子都是「淨」字輩的，單純感恩的領納老和尚的加持力，以及菜堂住持的善因緣牽引成就。當天菜堂住持特地約了一台遊覽車的蓮友來觀禮讚誦。

出家之後依然是回到菜堂，但心裡想：「這裡是在家居士管理，所學的都是以在家眾的方式，出家所學的又是什麼？」有一天菜堂住持說：「懺雲和尚說叫你去受戒，今年在台北松山寺開戒。」受戒又是什麼回事呢？甲宗教師完全聽從菜堂住持的安排，她將一切打理好，請懺雲和尚蓋章寄去戒場，並且一路陪甲宗教師到台北戒場。這次戒場為期一個月，早晚課與菜堂一樣，但是要學很多的禮儀及行儀，稱為學佛行儀。初學弟子要背一百條的淨語，稱為毘尼日用，也就是在行住坐臥當中都要如實觀照起心動念，這是當初世尊要弟子培養觀照方法的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是要培養慈悲心，因為淨語的內容與咒語都是善語，如喝水時要唸：「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若不誦此咒，如食眾生肉，唵縛悉波羅摩尼莎訶」，這是護生咒。在戒場有許多的規矩與行儀要學習，甲宗教師覺得自己真得要好好學習，雖然很多不懂的，但她很認真，如她對自己所設的內言：「勤能補拙」，凡事只要多努力用功，一定可達成。

在戒場有個小插曲！戒兄們都很納悶，為何甲宗教師是懺雲和尚的弟子呢？原來老和尚是持戒謹嚴的修行者，在佛教界都知道他只收男眾徒弟，完全不可能會受女眾弟子。甲宗教師也是順從菜堂住持的安排出家受戒，並不曾問為什麼？只知道菜堂住持都是為她好，將她當成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顧，所有出發點都是為她好。因此甲宗教師聽戒兄們談論此事，也無法提出說明，直到懺雲和尚徒弟在

追尋以往的徒弟時，才發現他有收一位女弟子。

(三) 精進心求讀佛學院

甲宗教師讀佛學院的因緣是由受戒而來的。受戒回來後想：「出家了什麼都不懂！如果有出家眾帶就有得學，但這裡都是在家的，就沒辦法學了，怎麼辦呢？」甲宗教師就跟菜堂住持說：「可以讓我去結夏嗎？」菜堂住持心裡不舒服：「怎麼一受戒回來，又要出去做什麼？」甲宗教師說：「我只有去過一個月出家人的生活而已，所以想再去結夏！」住持很兇問：「你要去那裡結夏？」甲宗教師說：「我戒兄在苗栗淨覺苑，那裡有在結夏！」住持說：「你認識嗎？你去那裡不怕吃苦嗎？」甲宗教師輕聲怯怯的說：「應該多少去學一點東西嘛！」菜堂住持雖然不舒服，但仍親自帶甲宗教師到淨覺苑去，並告訴寺院住持說：「這是我們菜堂的人，在裡面已經住十幾年了。」寺院住持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擔心甲宗教師不回去想留下來，所以住持為了安她的心就說：「三個月結夏完，我們會送她回去的。」菜堂住持：「她很單純哦！也不懂路回去，你們打電話來，我來帶她回家。」四個月的結夏開始真正認識佛法，結夏時期會安排定課與職務，並有法師排課程教學，有戒律、佛學、禮佛、唸佛等，還記得當時手拿著一本金剛經的釋義，是千佛山白雲禪寺編註的，當時巧遇戒兄的道場是千佛山，甲宗教師請問須要具備什麼條件才可以進去就讀，卻發現自己已經超齡二歲了，但戒兄仍幫忙投寄報名表說試試看！四個月的結夏時間讓沈靜在晨鐘暮鼓伴佛同遊，亦有很多出家同道共修，讓自己如沐春風的暢遊法海中，初次體會出家人寺院的生活。

回來之後又跟菜堂住持提要去佛學院讀書，因為甲宗教師想趁著菜堂住持身體還不錯，凡事都還可以自理的情況下，趕快去學習，所以跟她提要去讀佛學院的事情。甲宗教師仍是怕怕怯怯的說：「去讀佛學院只有二年，可以讓我去學習嗎？」菜堂住持非常不高興：「你要結夏，我已經給你去結夏了，現在你又要去讀佛學院，是不是一定要出去才可以！」甲宗教師說：「讓我去學一下，我看那個

金剛經真的很不一樣，很想去學習。」菜堂住持說：「那裡很苦的，你懂不懂！」甲宗教師就哀求她！最後住持仍勉強讓她去，一樣帶她到佛學院，告訴裡面的人說這是我們菜堂的人，一定要讓她回來哦！

讀佛學院時菜堂住持說不要給甲宗教師任何零用錢，其實是想看她會不會就此放棄，但她很勤儉。佛學院吃住都不用錢，除了買筆與筆記本外，都不會花到錢，她記得當時要練習日文、英文的單字時，她都跑到竹子樹下，用沙子練習，省下筆水及筆記紙的開銷，依然過得很自在。她覺得護法菩薩有在擁護她，每次放假回來，師姊們知道她去讀書沒有錢，都會拿錢給她當零用錢。而在佛學院裡因為自己年級較大，所以常被選當班長，我說：「我年級大，又沒有學歷，純粹來學習的。」教務長說：「沒關係，因為你在寺院較久，只是做一些小事情而已。」自己剛入門，很擔心自己跟不上，現在又要接班長，壓力真的很大，因此我先向同學表明，自己是學習，也希望同學能互相教學相長。

（四）在佛學院培養學佛知見

甲宗教師班上有二十幾位同學，都是老禪師上課，每天早上四點做早課，五點二十分做早操，六點早齋。八點上課，十點半後有的學生去煮飯，有的學生當行堂，下午出坡去整理菜園，菜園是在墓園中，整個山坡地都有種菜，無法估計它有多大，只知道要澆水、摘菜，還要挑糞水施肥，及整理周遭環境。二十幾個學生都有職事的安排，每天行程排得滿滿的，到晚上才回到寮房休息。在這兩年中，凡假日甲宗教師不曾跟同學一起出去，因為自己擔心功課跟不上，也怕花錢。所以老和尚都會跟下屆同學說：「第一屆的某某人你們要多向她學習。」老和尚當時對甲宗教師很信任，他說把事情交代給她最放心。

老和尚在佛學院中教般若經、唯識、金剛經等等經典。老和尚說：「禪是一個名詞而已。有禪就定嗎？禪定兩個字是連在一起的，有禪定才有智慧。而禪又

離不開平常生活，它是運用在平常生活的。它不是死禪，光坐在那裡是沒有用的，老和尚舉例：『一個瓶子中養了一隻鵝，鵝一天天長大，你用什麼方法拿出這隻鵝？』『樹上有五隻鳥，打了三隻，剩下有幾隻？』『1 + 1 等於多少？』不然就忽然問：『學院裡頭有幾間廁所？』這些都無解的，我們都知道老和尚的方式，所以我們不會真的去算廁所有幾間，他只是要你去參！」在學院裡老和尚很關照我們，有時老和尚會下廚煮好一點的東西給我們吃，也交代廚房的人要多煮一些豆腐、海帶給大家吃，老和尚真得很慈悲。有一天他拿一塊薑給我，叫我處理它，我楞住了問他：「這要怎麼處理？」老和尚：「一刀二片。」我心想這塊薑那麼大，好吧！就一刀二片吧！交給老和尚，結果他說用刀將薑壓碎。自己是想薑的處理是切片，沒有想到要壓碎，這就是老和尚的風格。生活點點滴滴，大家都會被老和尚罵，這已經是正常的。

能來讀佛學院都是很難得的，甲宗教師感到很幸福、很有福報，並且說：「所親近的善知識都是很有修行的人，如白雲禪師、懺雲老和尚、智道和尚尼。」早期出家受戒是依懺雲老和尚，讀佛學院的時候，同學都歸依白雲禪師，師長就詢問甲宗教師要依止老和尚嗎？答應白雲禪師受戒為法子，但回菜堂甲宗教師仍依懺雲老和尚的法。所以甲宗教師接了兩個法脈，而兩個的法脈的傳承竟然也是相同的法號，因此徒弟也同時傳承兩個法脈。

三、報恩一度父母親出家

（一）善巧方便度父親出家

記得佛陀曾有講，能度父母出家，是真正的報恩！偶而父親會到寺院來找甲宗教師，每次來都看到她很忙，就問她到底在忙什麼？甲宗教師心想時機因緣到了，就告訴父親說：「我欠人家很多，工作都做不完，又要念佛給人家，你又不幫我。」父親問能幫上什麼忙。甲宗教師說：「你幫忙我念佛還給人家。」父親

說不會念佛，又問到底要念多少才可以還人家，甲宗教師就拿一串念珠給父親，教他念佛，並告知每天都要念一圈才夠。

回去後父親怕朋友看到他唸佛會取笑他，便偷偷在樓上唸，平時將念珠藏在衣袋（口袋）裡。甲宗教師告訴父親可以不用唸出聲來，如果怕別人看到你拿念珠，那你就一面走路心中一面念佛。父親告訴她說：「現在農田已經被徵收，沒有田可以耕種，閒閒沒事，可以幫你了。」但是父親每天都會問：「夠了沒有，念佛很累，還差多少才夠，我快不想念了」等等。甲宗教師想想因緣到了，告訴父親：「我有一個佛學院的同學在台南玉井道場，你去幫忙他一段時間好嗎？」父親是很善良的人，當時交了一些壞朋友，甲宗教師是為了要隔離他與那羣朋友，請那邊道場的男眾法師教導他、鼓勵他。後來父親七十多歲時在那裡出家，並在基隆海會寺受戒，認真念佛、發願，並說要大眾提醒引導他臨終無障礙！很慶幸，最後在睡夢中安祥往生了！

（二）以病痛之苦渡母親的出家

只要有善念真的修行就會無障礙！當時母親六十二歲生病，甲宗教師陪著母親到處尋醫，經過醫治都沒改善，便告訴母親可能是業障，你要不要發願，母親自己發願：「如果病會好就出家。」後來母親病好與五位蓮友一同出家，但是母親比較會牽掛兒女，無法專心修持，直到七八十歲病痛再次纏身時，又回到寺院居住。雖然如此，在她要往生的時候，仍是很有福報的！她澡洗好了，身體洗得乾乾淨淨躺在床上，菲庸告知要去洗衣服時，還回答說：「好！」菲庸洗好回來，叫母親時就沒應聲，發現已安然往生了。甲宗教師便在旁邊提醒母親：「現在你已經解脫了，好好念佛，不要罣礙，我去請人來幫忙你念佛。」打電話請蓮友過來時，他們還說：「怎麼可能，剛才我們還在一起講話聊天，怎麼現在往生了。」

(三) 感恩的心

民國一百年了，甲宗教師回想著如果沒有父母的捨得，沒有師長對我們的付出，就沒有今天的她。最初甲宗教師只是想順著菜堂住持的教導，盡力去學習。時間一晃三十幾年的青春歲月過了，回想當時婆母說甲宗教師待不了三年，又說我待不了三十年，現在可能說我待不了三百年了（大笑）。目前父母親已經往生，而甲宗教師也有所成就，在道業上畢竟有了幾年的精進，對寺院大眾亦廣結善緣。甲宗教師曾告訴父母親，感謝你們布施一個女兒給佛教，這樣的佈施是無畏施！如果當初你們要我錢賺夠了才能吃齋，真的等我四十歲來這裡就學不了什麼東西了！

甲宗教師不願意瞞著父母親偷偷去吃齋、出家，她很感恩不管有形的師長蓮友們、或是無形的菩薩與眾生們，都如此的照顧。所以她覺得這是一種：「自我交代！」尤其當菜堂住持臨終往生時叮嚀交代，道場不可以讓它荒廢掉。甲宗教師看著菜堂住持臨終很灑灑自在的離開，覺得很讚嘆！接下菜堂至今已有幾年了，堅持著這是一份責任，相信龍天護法、諸佛菩薩，以及白雲禪師交代的家風：「不管人家對不對，自己一定要做對。你做對是應該的，沒什麼驕傲，做錯了就趕緊懺悔。」懺雲老和尚說：「要好好修行，多多念佛，拜佛、念佛一定要。」

另外智道和尚尼說：「我以戒為師，凡事都很嚴謹，並且以身作則。」有一天問大家：「吃飯是為了工作，還是工作是為了吃飯。」也曾在大眾師面前讚賞甲宗教師：「你們看某某雖然什麼都不懂，學習也很慢，可是她很勤勞，有責任、有擔當。」有一次甲宗教師生病了，和尚尼請常住眾帶她去看醫生，回來後有一位同學給她綜合果汁的奶粉，她很高興，因為這是非常難得的，結果遇到和尚尼被喝住了說：「你不可以喝，去喝白開水！」她覺得很納悶，綜合果汁應該是非常營養才對，為何不能喝？但是還是依師長的話，心想反正師長不會害我們的。後來和尚尼說，感冒白開水要多喝點才會好！回想當時如果自己連這點小事都無

法聽從師長了，那還要如何跟她學習。當時如果心存著：「那杯綜合果汁很好喝！如果沒有遇到和尚尼就多好啊！」那這個想法就很糟糕了。

對於自己六十幾歲的學習過程，每個過程都讓甲宗教師很難忘！目前住眾含在家眾有近三十人，居士們成立了二個社團：一個助唸團，一個護僧會。這間菜堂從懺公開始來教導，一路來大家都是以單純的心來護持道場。這間道場讓大家「生有依、死有靠」，平時遇到煩心之事，或難過的事都有地方可以舒解談心，並且大家也非常照顧道場，同心協力的努力，將不到一分地的菜堂變成現在有近一甲的佛門聖地。而至於臨終歸依處呢？寺院也有西方廳可以讓大眾安息，不用擔心臨終的問題，當臨終徵兆出現，師兄師姊都隨時會陪伴在側，師父們也會協助陪伴，由助唸團到師父示引導，以及後續往生的處理，都有道場大眾彼此共照。目前寺院也開授一些佛法概論、臨終諮詢的課程教育居士，希望能讓居士們得到最大的幫助與利益。

第二節 積極進取乙宗教師的生命故事

一、出生背景

(一) 父母親愛的呵護

乙宗教師的父親隨著部隊來到台灣的軍人，與小他二十幾歲的台灣母親結婚，生有一男一女。因為他看起來特別的蒼老，小時候同學都以為父親是乙宗教師的爺爺，有河南口音，許多人都聽不懂。父親是標準的公務人員，在港務局上班，一個月薪水是兩三千塊，只能維持家裡的溫飽。

記得乙宗教師爸爸當時已六十幾歲有肺結核病，每天父親要求乙宗教師騎腳踏車載他去上班，路程需要四五十分。當時年僅十歲的乙宗教師有時會埋怨父親為什麼不自己騎車去上班，不體貼她，可以睡晚一點，後事才知道肺結核會喘，

無法騎很遠的路。在接送父親上下班的回憶裡，讓乙宗教師最深刻的是買涼水喝；騎到很渴，就會跟父親說要喝涼水，父親手中永遠只有一杯涼水給您喝，而父親自己捨不得花錢多買一份，忍著回家喝白開水。還記民國六十年代蘋果很昂貴，但幼小的乙宗教師並沒有物質價高的概念，把蘋果當零食一天吃上幾顆，而父親也不曾阻止，仍會去買來滿足小女兒的心，父親對小兒的寵愛，由此可知。

乙宗教師依稀記得小時候脾氣很拗，有一次學校要學生買算盤，同學算盤上面都是一排的，而父親買的是二排，回來就吵著，我要與同學一樣的。另有一件事，是看到新型自動削鉛筆的文具，她去文具店跟老闆說，我爸說要買自動轉船筆機給我，但是他不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樣子，這個讓我先拿回去給他看，我爸爸會來繳錢，老闆就讓我拿了。回家我就跟爸說，我已經跟人家買了，老闆說拿回家就是要買了，所以我已經拿回來了就要買了，你要去繳錢。小時候自己很好詐，因為父親覺得手轉的可以用就好，但是小孩子總是喜新厭舊，要趕時髦。

乙宗教師還有一個哥哥，但她與父親感情比較好，譬如父親與母親吵架時，父親會在她面前哭訴，也會把她當成朋友一般，敘述他在大陸來台灣的故事與經歷，也提到他在大陸也有老婆和兒子，這讓乙宗教師覺得自己跟父親不只是父女關係，就像他的知己，聽他講人生過程，與他分享悲傷。在家裡父親是個好男人，他會去整理冰箱、打掃家事，家裡許多的家務事幾乎都由父親操手打理。至於母親一直覺得我愛哭又愛跟的小女孩，只要母親去那就跟到那，讓母親很頭痛，連和姊妹淘相約吃飯，只要想到要帶小孩去，乾脆就不要去好了。雖然如此母親還是很疼乙宗教師，知道乙宗教師最喜歡吃魚頭，如吳郭魚、虱目魚，她就會先挾起來放在一旁，留給我吃。後來母親雖不捨得乙宗教師的出家，但還是尊重她的選擇。

（二）父親的往生感受到真正的『死亡』

國中二年級的時期，父親肺病往生了，乙宗教師真得很難過。在記憶裡，以往參加過父親好友的喪禮，沒有很深的感受，而父親的往生，才讓自己知道人死了就真的死了，以前看到阿公、阿祖往生，沒有感覺。但是從小一起生活在家裡名叫父親的人，看著他這口氣不來的時候，才第一次想到死了、去世了，這個人真的再也不會回來了。

爸爸當時在肺結核養護中心，半夜十一點多醫院打電話來，說他吐血。星期日當天早上乙宗教師與媽去看過父親，只見他一直咳嗽，通常家人認為咳嗽就多喝熱水，不知道肺病喝熱水會更不舒服，後來父親就大量吐血急救。半夜十二點醫院打電話來說父親已經往生了，雖然知道父親已經死了，但無法半夜趕過去，在家裡等著天亮，因為哥哥在台東的部隊裡。直到早上父親的朋友載他們去左營找葬儀社，並開車去醫院接遺體，那個場景至今仍然在腦海裡浮現。

猶記得是在崎嶇的小路上，有一間水泥蓋的房子，而水泥板上躺的是父親冰冷的身體，嘴角流著血水，屋內裡是冰冷的空氣。看著工作人員把父親推到傳統古早殯葬車上，車上除了開車的叔叔、坐著殯葬的兩個人、還有乙宗教師，四個人冷冷清清，當下乙宗教師不敢多想，只覺得害怕！好害怕！因為父親的遺體就躺前面，沒有用布蓋起來，直直挺挺冰冷的躺在面前。

回家之後，看到很多嚼著檳榔的人在旁運作，幫忙穿壽衣等等的打理工作。下車後乙宗教師並沒有回過神，只是愧神的身子跟著行程走，沒有留下任何的記憶。如幫父親換衣服的動作柔不柔軟，還是入殮的動作粗不粗魯，對乙宗教師而言都不重要，她只知道這個人不會再站起來了！雖然亡者的身體還在這邊，沒有少一個胳膊、少一隻腿，但是看著他，他真的是不再起來了。將父親的遺體送往殯儀館冷凍起來，四天之後解凍，進行一連串的喪禮儀式，整個過程自己除了『怕』

之外，所有程序都沒有印象。而那種害怕，是讓乙宗教師回到家裡不敢上廁所、連洗澡都會害怕，現在想想為何會怕？應該是從來沒有接觸過死亡是什麼情形的緣故吧！

事後有個很強烈的場景：乙宗教師夢見父親從廚房走進來，便從後面環抱父親問他要去那裡？怎麼那麼久都沒回來？父親說要去很遠的地方。並問他很遠的地方是那裡？我可以不可以跟他去？爸說不可以！然後景象停留在父親坐在一望無際的草原，有木頭釘的欄杆，乙宗教師和父親坐在欄杆上看夕陽西下，倆個人都看著很遠的前方，但乙宗教師的心是繫念著父親到底要去那裡？但是不知道父親看著很遠的前方是要去那裡。這幅夢境三十幾年了，夢裡乙宗教師很清楚父親已經往生了，而那種感覺卻像是剛發生的事情。

（三）追尋生命存在的意義

乙宗教師在高職生是半工半讀，選讀電子設備科，做線路設計。但她看到西點蛋糕的師父，頭上載著高高的白帽子，感覺起來很有氣派，令人敬仰，因此跑去應徵西點店。因沒有做西點的經驗，西點店便不願雇用，只好跑去應徵送貨司機。之後老板擔心他是新手，個子又不高，貨車很大，又價值上百萬元，不想冒這個風險，即將他調入烘培房做學徒。乙宗教師心裡非常的高興，因為每天都可以學習到新的技巧，兩年多的時間畢業了。此時對於每天送貨來店的業務有極大的興趣，心想這行業是如何與人交談？就去應徵業務送貨員！此家公司是做半成品的肉片、調理食品、西北調理，如獅子頭、西北魚餃之類的調理包，只要送進微波爐烹調加熱，就可以食用。每天送往青松買場、超市買場。自己隸屬於製作部門，早上六點出門到公司七點，直到下午五點下班。工作對乙宗教師而言，是一種娛樂，更是一門技術的學習。

當時年輕的乙宗教師心裡只想著追求成功！但想想成功又是什麼？成功就

是擁有嗎？而擁有又是成功的附屬品？自己希望在每個職場裡都能得到成功，但又想如何才是成功呢？當老闆就是成功嗎？創新蛋糕造型、調配味道極佳的口感，這些就是成功嗎？做業務時，接獲很多訂單、受到上司賞識肯定、認同，這就是成功嗎？內心許多的疑問，問自己為何要活在別人的感覺中，又為何成功是要別人來認同與肯定！

二、學佛因緣

正值經濟興盛的時期，乙宗教師希望能平順的工作生活，去從事食品業務的時候，看到台北要做捷運的興建，又看到股市從一萬多點崩盤下來，讓乙宗教師看到由最高處跌下來，怯懦這樣的情形會持續下去嗎？也讓他想去尋求可以持續擁有的方法，因此他接觸了佛教！

（一）對一貫道的質疑

對於佛教的認識是從無常開始，因此乙宗教師想去瞭解什麼是無常、什麼是佛教！十九歲的乙宗教師只知道拿香拜拜，同事說要帶他去學佛，結果去的是一貫道的道場。一貫道也講講金剛經，也拜觀世音菩薩、彌勒佛、關羽就是關帝聖君，但是他們稱呼南海古佛！一貫道裡頭培訓少女稱為三才天地人，法會期間女子會變成濟公禪師、仙佛，還講到廣欽老和尚來，並說老和尚很後悔吃齋那麼久，就是沒有點道，所以才沒有得道，這點就讓乙宗教師很懸疑。為何廣欽老和尚，要透過點傳師點道才能真得解脫？那點傳師又是什麼？為什麼要透過點傳師點才可以得道？廣欽老和尚是修行有名的水果師，難道一個修行的師父會比點傳師差嗎？一貫道的點傳師稱呼為經理，我們看他也是人，那他到底是怎樣的人，一個出家師父沒有透過他點就不能得道，心裡就有很多的疑問。又想瞭解佛教所說的無常是什麼？

雖然從電視劇情、電影、小說裡知道，它能讓人逢凶化吉，因此就想學一種

叫做佛的內涵，讓自己能夠逢凶化吉，當失落、不順遂的時候，比一般人更能超越面對失落的情境，因此才去學佛。

（二）在禪學院學習到修行要解行並重

在因緣和合下看到慈雲雜誌上面有寫台南開元寺有設禪學院，因此 23 歲的乙宗教師在一切還不清楚的情況下，就進入開元寺的禪學院學習。開元寺在台南是古都之城，是一個有百多年歷史的道場，當時院長是悟慈法師，乙宗教師讀的是禪學部正科班的學生，以二年學分修課完成畢業。進開元禪寺才認識基礎佛學，如：印度佛教史、中國有八個宗派的淨土、禪宗等佛學概念，及修戒的律宗，慢慢對佛學及學佛有個基礎的瞭解。

在初入禪學院的時候要適應每個月初一、十五就要三點半起床拜願做早課，當時正值年輕貪睡的年齡，記得早課拜願頭一下去，真的疲憊到睡著了，旁邊的同學以為他很虔誠，東班拜完換西班拜，其實他已經睡著了，同學還以為他在懺悔。平常日四點半做早課，起板聲響起，大家要走一段路到學院部做早課，結束後回到禪學部用早齋，之後繞香。繞香的時候乙宗教師聯想到療養院的患者，繞著禪學院外圍的走廊。因為當時社會風氣封閉，都認為會出家或修行的人，一定是感情受到創傷、或是人生挫敗等等之類，他們不會讚嘆說：「這是大智慧者！是求解脫者！」總是想會去出家都是在社會不如意的人、不快樂、不平安的人，所以才會去學佛。乙宗教師說：「別人是什麼因緣學佛我不知道，但是自己是高尚的來學佛，是要求解脫、求智慧，不要過一般社會人的未來才來學佛的，就如要求學一個特殊的才能。」

記得傳道法師講授『成佛之道』時介紹作者一印順導師，即覺得導師是多麼的不可思議，後期又聽到學長們提到『妙雲集』就像小部的大藏經，瞭解『妙雲集』就如讀通一百冊的大藏經般，因此對他非常的崇尚。傳道法師除了宣導法義

讓我們認識，契入真實義之外，他把佛法中落實在人間，不是講得很迂腐、是非不分那樣。傳道法師說：「不說是非、不談是非、什麼事都要讚嘆」！但是今天我們學佛，對是非如有分別心，那又要怎麼去惡修善呢？大家常說心好就好，其實這只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而已，世間沒有誰欠誰的問題，又說為何學佛就一定要吃素，覺得心好就好，自己覺得好就好！傳道法師舉例說：「我沒有看到的就不相信」，但是這不是在說神通顯異的部份，很多沒看到是各人智慧不足、思維不足。又舉例說：「我沒有看到您的後腦勺，那要否定您沒有後腦勺嗎？」一般人都說眼見為憑，我跟面對面但我看不到您頭的那一面，就否定您沒有腦嗎？傳道法師啟蒙奠定乙宗教師對佛學正面的思考。

乙宗教師感覺佛學院是披著一個彩衣、一件衣服般，為何如此說呢？因為它只能讓您瞭解一個外貌，如果以衣服來形容，它能保暖，也就是一種體悟。又如別人都是拿香拜拜，至少我可以跟別人說我有讀佛學院。現今回想那年代有人發心貢獻道場，開辦禪學院真得很感恩，讓乙宗教師在環境俱足下開展學佛之旅。乙宗教師想起當時學佛的動機是求解脫、度眾生，一個偉大的志願，希望在學院學習有智慧、有菩提心、有出離心等等。

但修行不是一朝一夕而成，是要靠長遠的修持與體悟，就如像湯匙放在湯裡頭，它未必知道味道！湯匙是器皿，沒有覺！雖然放在湯裡，但沒有覺知。就像讀佛學院，沒有體悟，背一些名相，但沒有真正的體悟，怎麼清楚的知道四聖諦、八苦、十二因緣起契入三法印進入一實相，沒有體悟只會背些名相，就像錄音帶、鸚鵡、湯匙般，不受用。在禪學院的日子裡，諸多的善因緣與逆因緣，都是生命累積的經驗，因為有人的地方就如文殊師利菩薩說：「龍蛇混雜」，也增長乙宗教師對學佛生涯做長遠的規劃與行持。

三、寺院安單時期

乙宗教師從學院出來後拿錢到道場安單，一方面是自己不願意來這裡白吃白住，但並不是要鼓勵人要拿錢才可以住道場，二方面是老師父年齡也八十幾歲，自己拿錢安單，就不用受寺院職事的限制。安單這二字在叢林規矩，就是不受理職事的約束，如果你要發心領職事的話，也可以領職事。乙宗教師民國八十年來寺院安單做清眾。

(一) 安單的日子

在寺院裡當清眾，不領職事，但是道場人手不足，乙宗教師就到服務處當志工，幫忙行政處理，以及後院西方廳的雜事招呼。在寺院時他可以說是打雜的，那裡需要幫忙他就往那兒跑，如：西方廳要做法事，他便開始佈置靈堂，擺桌椅、到廚房拿飯菜、香燭紙類，以及告別式事後要的打掃整理。另外師父她老人家如有腰酸背痛就叫我進去幫她按攢，有時按攢到凌晨一兩點才休息，隔天早上七點就在服務處辦公接洽法事，帶人去看靈骨塔位。或是信眾來找師父談事情，會談結束後整理知客室桌面上堆滿著狼藉不堪的紙袋水杯，生活一律不變，週而復始。

雖是如此乙宗教師有空擋的時候就會去聽錄音帶，因為生活上的體悟是很重要的！有一天在寺院的流通處裡看到「解脫之道」的錄音帶，聽了錄音帶裡頭講的都是超脫的境界，乙宗教師覺得自己魯鈍無法進入這些情境，想著『空』是什麼？聽著一片接著一片的錄音帶，覺得與自己所認識的不一樣，感覺與世尊說的義理較相應！錄音帶是結緣品，正值聽到興高采烈熱之時，裡頭少了一片，因此內心裡礙著，缺乏的卡帶在講什麼，是否重要關鍵就在那片？從有限的資源去尋找，打到封面上的電話，好幾通都沒有人接，心想會不會這個單位是不是沒有了，有一天迄而不捨再打過去，此時電話通了，講明了原由，對方寄了一套給我，並附上講義。對於那套錄音帶所開示的法義，其實十句話，只聽懂六句，透過與同

參道友討論分享彼此對法的認識與領悟。乙宗教師常想覺得奇怪，同樣的六根，為什麼經過每個人的資質思維出來的就不一樣呢？

在學佛的過程中很感恩傳道法師，他讚嘆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因為對導師的崇拜，當性廣法師讚嘆印順導師時，讓乙宗教師非常有興趣，並從中得到法義。在寺院當清眾的日子共十年，以在家眾的身份學習寺院生活。

（二）十年後歡喜出家

乙宗教師經過十年後才出家，是因為覺得對佛法不熟悉的話，不敢輕舉妄動。當決定要出家時告知家人，母親竟不能適應，這點也讓乙宗教師覺得奇怪；她住在寺院住了十年，母親聽到要『出家』竟不能接受了，想想與家人相處二十幾年，來道場也住了十年，家人也知道她住寺院，家裡的祖先牌位都在這裡，他們也經常來拜拜，當她選擇出家時，他們竟然覺得你不再是家裡的人了，這種心情乙宗教師無法瞭解。

而服務道場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對於佛法的教義也有些許的領悟，對出家這件事也認識了，自己形容像孫悟空。因為孫悟空頑劣，觀世音菩薩給它帶一個金剛箍，當它不乖的時候就唸咒語治它。而自己穿羅漢衣的時候，當我生氣時，它就有警惕作用，俗語說：「穿什麼衣服就走什麼路」。

（三）回顧臨終場景的省思

1. 在臨終的場域裡，總是有種想法，這是以前聽過的訊息，死的人又爬起來，而這種念頭在腦裡也重複千萬遍，至今經歷了上百個個案，乙宗教師還是有戲謔的心，仍然不時動念躺在水床上的亡者，他會不會再起來？如果他真的起來，自己心情會是如何？

回顧父親的往生，乙宗教師也曾經期待著他再次活起來；以前自己太不貼心

了，會怪父親老是叫她騎腳車送他去上班，如果他還在的話，不管開車或騎摩托車，自己都很樂意接他上下班。雖然如此，還是祝福父親，六十五年的人生歲月裡他的生命苦多於樂，後面的歲月裡他不必承受哥、乙宗教師及媽年老的變化。父親把生命的擔子放下了，就如日本的武士為何會選櫻花盛開的時候自殺，因為剎那就是永恒，在最美的時候，他留下最精典的樣子。而乙宗教師也借著不斷的學習來鞭策自己繼續往前修行。

2. 以前覺得寺院是極樂世界，但是道場因老師父的往生改變以前管理方式，自己較不能適應。老師父往生之後道場由信徒大會成立住持選票，現在是居士管理寺院的營運。看到寺院生滅轉換的過程，居士把道場當做商場經營，現在道場的運作，已經沒有早期叢林僧伽制度的規矩了。

看到此情景覺得很難過，以大智慧者會憐憫管理人員，不會起心動念。但身處其境的乙宗教師遇到這種情境，反思檢討自己慈悲心不夠嗎？如果自己慈悲心夠的話，別人無理的行為，暴惡的行為，就不會把他放在心上，所以祖師大德說：「別人不對的話，要先檢討自己。」還是反觀看自己，如果自己智慧夠的話，就不會放在心上，如果慈悲心夠的話，就會去包容他，不會起心動念、自己難過。

聖嚴法師說：「慈悲無敵人！」如果自己慈悲心夠的話就會去憐憫他，可是情緒的東西真的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眼淚這種東西到底是悲還是喜，如果是悲的話，為何會喜極而泣，所以自己難過的事，是一種情緒的反思。現在細數在道場已經二十幾年了，七萬多的日子裡，很感念老師父她發心建設寺院，讓乙宗教師有出家修行的因緣及安住的道場。

第三節 守實為本丙宗教師的生命故事

一、學佛因緣

回顧修行的生命故事，讓丙宗教師想到的是「世間無常」這四個字！從未進過佛門的丙宗教師，談起學佛的因緣猶如神話一般：因緣起於一貫道道親聚餐，餐後閒逛之餘看到結緣書架上《佛陀十大弟子傳》，好奇拿回家看。或許是因緣具足吧！讀到苦行第一大迦葉尊者的修行精神，讓丙宗教師從感動到衝動進了佛門。

當時在鄰近傳統菜堂的四合院的寺院，菜堂內住著幾個年長的比丘尼與老居士們，也有三四位年青僧眾。剛進佛門時，菜堂內的爐灶是紅磚塊砌成，用木柴燒火煮飯或是燒開水，住眾輪替職務，照班輪香燈、大寮、知客、照客、行堂、地藏殿，這是菜堂的職事表。而作息時間早上四點半起板做早課，六點二十分打板用早齋，七點半整理職事，十一點二十分午齋，十二點打板午休，下午二點起板自行用功，三點到大殿禮地藏懺儀，四點打掃大殿地板門窗等，五點二十自行用藥石，八點做晚課，九點半安板睡覺，這是每天的作息，另有年度法會的行事列，生活是簡單與樸實。

但對於年輕的丙宗教師來說真的是一大挑戰，每天要四點半起床，晚上沒有電視，也沒有特別的節目，一片沉寂，只有的蟲叫聲，讓丙宗教師感覺更加的孤單與害怕。因為丙宗教師從小就非常怕『鬼』，想到半夜上廁所要走到門外去上時，情願忍忍忍，除非不得已了，用衝的跑去又跑回，也因為沒有光鮮亮彩的電視與誘惑，丙宗教師只好安靜的在寮房看書，背誦咒語及學習早晚課誦。

二、第一次接觸—傳統喪禮下去世的奶奶

丙宗教師與奶奶感情很好，晚上喜歡跟奶奶一起睡。回憶國小四年級時奶奶的臨終時刻，媽媽與叔叔們幫奶奶穿壽衣，而在睡醒的奶奶大罵道：「這是什麼？」全家人陷在緊繃的氣氛下，工作都捨下，擔心奶奶往生。過了兩個星期，叔叔與姑姑趁著爸媽不在時帶奶奶外出看診，結果醫院發出緊急通知，但找不到爸媽他們。等到晚上爸媽趕到醫院時，叔叔說救護車一直發不動，但不可思議，爸到才發動，帶著一口氣（臨終）回家往生的奶奶。奶奶往生後，大家繞著棺木表大哭，表達思念之情，結果表弟一直玩，哥哥掐著他大哭，大家則說不枉阿嬤疼你哦。

當時 1979 年代沒有所謂的臨終助念，傳統的鄉下地方會請孝女、師公、目連救母的戲碼等等熱鬧場面，以疏文上告（表請帖）地府神靈高抬貴手，讓亡者在地府不要受苦，也表示家屬的孝心，這是早期傳統民俗祝福往生者一路好走的方式。奶奶的往生讓丙宗教師體會到生死離別的感受；每天陪伴在旁的奶奶突然不見了，內心有無法接受的失落感。

三、陪伴母親的臨終

母親在三十多歲做了乳癌切除手術，於五十二歲再次復發切除另一邊乳房，復發時我們到處找中醫生，帶著母親與父親坐飛機到台北看病，來來回回幾次看病，以為母親的病情穩定了，丙宗教師回佛學院。事隔一年母親病情再次復發，醫生要家屬準備後事，但在佛學院的丙宗教師並不知情，放假日打電話時，妹妹哭泣說醫生要我們準備後事。丙宗教師即刻趕回家，看到母親瘦弱的身軀，尋問中醫師有何藥草可減輕母親的病況，即刻上山找蒲公英，打汁加蜂蜜給母親喝，連續三天來母親坐在客廳椅睡不著，並直說藥草太涼了。母親一直不肯進醫院治療，經過多次協商才進醫院，彼此開展了在醫院無暝無日的日子。

住院當中母親不願任何人來照顧她，只要丙宗教師二十四小時陪伴她，並講一些故事給她聽或是念經。因此在醫院的日子裡，丙宗教師經常誦法華經，母親依然作她的功課—念往生咒，這是母親學佛從不間斷功課，每天掐念珠三圈（每圈 108 顆珠子），有空還到小佛堂拜八十八佛。倆人在醫院經常會聊到臨終會看到什麼哦！並告訴母親：「如果看到過往的先人，或是怪力亂神的事物時，記得專心念阿彌陀佛，並提醒她會出現什麼顏色的光是正常的，喻如較刺眼的白光是佛光，如果暗淡昏沈的霧光，可能是六道的出口處，反正看到任何事物都一直念佛，不好的事就會自動離開。」日子一天天過去，丙宗教師常常會問母親會不會痛啊！全身都是腫瘤會很痛嗎？母親每次都回答沒有感覺。

當時母親尚能自理生活，大小便、洗澡、吃飯等都自己處理，丙宗教師只在旁邊陪伴，有空就念經回向給她，並一再提醒她，身體這部機器已經全壞了，我們就換新的好嗎？母親說她捨不得家人，彼此每談到此總是傷心難過，但丙宗教師仍不斷的提醒母親要去面對。丙宗教師會講彌陀經文的瑞相給她聽，並要求她發願去極樂世界，以及顯現去善趣的瑞相，讓丙宗教師更加深信。母親告訴丙宗教師她看到地上全是黃金鋪地，但是她並不想去那裡，她還是留戀家人。日子過了兩個星期，母親不喜歡家人來看她，這會讓她感到難過與捨不得，所以她會發脾氣不要他們來。難為的父親，總是守在病房外，並要忍受母親對他的冷淡與生氣，因母親要父親將她放下，不要再為她難過，因此採取冷淡的方式來對待。

丙宗教師與母親正在聊著：「今天要你爸帶你哥去女方家提親下聘的事！」醫院突然要幫母親插管，母親昏厥急救後醒來，手腳已被綁在病床欄架上，吶喊聲哭泣著：「要拔掉插管！！！」措手不及的丙宗教師趕緊打電話給父親，要他趕緊來！父親來到醫院時，整個人失去理智，眼神空洞，呈現惘然的失神狀況，丙宗教師趕緊聯絡二舅及叔叔到醫院簽出院證明，因為母親哀怨悲慘的叫聲，哭訴著要回家，情願死也不要插管度生，做了決定回家。

凌晨救護車的鳴聲聽起來是恐懼可怕的，陣陣吹著生死之音，坐在救護車的丙宗教師，含著淚水念佛，並提醒母親要保持正念，如果看到不好的景相就念佛，重複又重複的提醒。到家了，被拿掉氧氣罩的母親大吸一口氣說：「好舒服！」丙宗教師請母親歸依的師父來幫忙開示，並聯絡助念團來協助母親。師父零晨一點多來到母親的旁邊，做了一段引導歸西的開示。凌晨三點多，母親想要自己面對生死，交代丙宗教師起腔念佛，待六字轉四字佛號後，要四個小孩上去睡覺，母親一個人躺在那裡靜靜念佛。或許是母親平時有幫忙助念，對死亡有些許認識，因此想獨自念佛，沈思回顧生命吧！隔天丙宗教師想到母親告訴她觀音媽交代八點十五分要來接迎的事，母親笑笑！早晨緊張的時刻母親自己度過了，時間是八點十四分，母親吐出最後一口氣。

丙宗教師帶著兄弟妹四人一起念佛，過了兩個小時助念團到了，經過八小時的助念，幫母親換衣服時，妹妹及舅媽們都說怎麼身體還熱的，整個脖子還暖和，胸部上都溫熱的。母親的壽衣以在家居士服、白襪黑鞋，簡單樸實輕便的壽裝。助念之餘，居士提起剛剛去助念的臨終者，是母親最好的朋友，她在臨終前一直吐血翻滾，俗稱打摔(台語)，痛苦難堪，苦不堪言的上下翻滾。聽到臨終會如此痛苦時，便感恩佛菩薩讓母親沒有痛苦驚恐而亡，將先前內心對菩薩的不甘願全然放下了，因為母親是帶著安詳的笑容往生。

當夜丙宗教師的哥哥及弟弟在母親棺木旁守靈時，看到一群出家穿袈裟男眾個子很小，差不多與棺木一樣高，繞著棺木而行，很訝異看到了他們繞了幾圈不見了。而母親火化後，頭骨光亮無痕，其他骨頭光彩鮮明，一如父親與妹妹去拜見廣欽老和尚舍利子時說：「怎麼媽與老和尚的一樣！」丙宗教師提起了哥哥看到的景象，其實是佛教所說的中陰身，祂們來為母親念佛祝福，因為佛教有繞棺念佛祝福往生者的儀式，是代表迎接西方之意。並提到傳統喪禮，在家中停棺要注意的事項：如守靈是要避免小貓跳過棺木，並以八開紙大的冰塊放在棺木四周，可以減緩屍體腐壞。現今依佛教方式，鼓勵在棺木放置沈香粉等類，或在棺

木四周灑香粉，可以避免蟲蟻靠近及覆蓋棺木散發出來的味道。

四、非預期性往生的父親

丙宗教師的父親在母親往生大概在三年後，發現心肌梗塞，如果手術成功率只有兩成，當下大家決定不動手術，找中醫師為父親治療，共長達三年時間，父親經常到寺院參加共修法會，並與師父們去大陸朝聖，並受三歸五戒。在離開前一晚還在說觀音媽來找我，結果隔天凌晨四點去爬山不慎滾下，電擊急救而往生。父親於 58 歲往生，沒有病痛之苦，助念換衣仍是請叔舅與兄弟幫忙，父親與母親一樣穿在家居士服，簡單樸實的靈堂，並依父親生前的交代，放在已選的塔位與母親相臨，佛事與母親一樣做梁皇寶懺功德，及施食與眾生結緣，很慶幸這些身後事父親與母親都有事先交代，因此家人全依照他們的遺願辦理，家族長輩們也全然協辦。

爾後父親與母親經常出現夢中，帶丙宗教師一起念佛。直到母親在夢裡向丙宗教師告別一年後，父親也向丙宗教師說，他要上去了，要丙宗教師好好念佛，父親吐了一口氣後，一直往上而去。丙宗教師哭醒了，眼淚灑透了枕頭，回憶父母無法接受丙宗教師出家，因此丙宗教師以讀佛學院為由，舉行了落髮儀仗，因而父親夢中突現丙宗教師出家相，而堅持驗證是否如此！母親告訴丙宗教師父親因此事，整個人消瘦精神不濟。來到學院時，父親初次看到丙宗教師出家樣子，那份無法克制的淚水潸然而下，他捨不得的表情，木納無言，不敢與丙宗教師正面相視，丙宗教師堅持不能哭、不能讓父親擔心，丙宗教師忍住了。後續出家路程父親陪伴著丙宗教師：到佛學院看丙宗教師，到戒場看丙宗教師，經常到常住找丙宗教師，帶著丙宗教師一起去懇丁玩，又為丙宗教師戒煙與檳榔，並買了一台牛車到寺院要帶丙宗教師去逛街等等，每年的生日都是父親打電話提醒著。這份父愛，植入丙宗教師的心，讓她對修行有了更堅定的信心，以感報父母之恩。

父母親的往生，讓丙宗教師體會到千金萬金買不到親情的可貴，並體會到去極樂世界，並不是要去遍地黃金的环境享樂！丙宗教師也在想，去極樂世界，其實是去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行，淨化沈積已久的慾習及業力，靠著清淨法流的洗滌，直到正念相續的成就，再回娑婆度眾生。立菩薩行願，靜觀緣起性空的覺法，了卻度眾生之性願。

五、讀佛學院時期

（一）歡喜認識了佛法

這一生最高興的是讀佛學院時期，它讓丙宗教師對佛法有了認識，也瞭解何謂『出家』修行，在佛學院待了將近八年時間，建立丙宗教師對佛學的喜愛與對法的堅持。學佛前並不瞭解佛教，進到佛學院時發現同學都很年輕，差不多是二十初歲，早上三點半起床，四點做早課，誦楞嚴咒及十小咒、靜坐四十分，近六點結束早課。學院沒有放假日，除了放寒暑假外，其他時間都不能外出。院長很重視靜坐，早期培養我們靜坐的功夫，將腳力訓練好，至少要能坐上一兩個小時，並以永嘉禪法教導觀照功夫，及佛學基礎—佛法概論、學佛行儀、成佛之道、三十唯識、六祖壇經、印度佛教史等等佛學概念。在佛學院期間丙宗教師都會跑到靈骨塔去訓練膽子，並培養念佛的專注力，總覺得有無形眾生的力量可以訓練不要打妄想，並可以專注念佛。第三年是實修課程，以念佛堂為教室，早上四點進去到晚上九點半離開念佛堂，每天念佛、觀佛、當時丙宗教師都會觀想母親來到旁邊一起共修念佛，也經常聽到音樂聲，本來以為是幻聽，但一年來試了很多次，確實聽到音樂，並且走到那裡都有白頭翁跟著一起念佛。

（二）佛學院的職事養成

大學四年，課程別於基本概念的佛學，內容有釋禪波羅蜜經、俱舍論、部派、中觀、阿含經、成唯識論、大學、中庸、清淨道論、內觀禪法等等，以及學習書

法、刻字。在佛學院時期以佛學教育為主，並旁涉常住法會的佈置與儀規，及學習僧眾戒律制等，另因學院兩百多人，在職事及法會上都需要費心學習規劃與合作。而暑假佛七、寒假禪七、四月結夏、七月萬人法會、過年千佛法會等，均由學生學習策劃與執行。曾經丙宗教師當總召集，策劃萬人法會，有點緊張，但學習到很多一瞭解世事變化無常，瞬息萬變的角色替代，所謂「世間不會因沒你而停止或改變」，放下了自滿與名利的心。因此師父寫了兩句話勉勵丙宗教師—『放下名利真好，修行路上沒煩惱!』

回到常住後即開始學職事及法器佛事，因學院與常住在職事上不同，常住有固定的法會及佛事要協助：固定七月法會、佛七、八關齋戒、過年千佛、佛誕日，及信徒臨終往生的佛事等。所以必須要學習法器，以應運各種不同場合的法會。

六、臨終故事的啟發

死亡在記憶裡是害怕與恐懼的標籤；從小第一次經歷到的死亡是奶奶，再來是夢見鄰居 38 歲的媽媽死掉，隔天告訴爸爸後，下午她就真的就死了。再來又是鄰居老奶奶 60 多，突然倒下，鄰居跑來丙宗教師家告訴媽媽說：「老奶奶已死了，趕快把三千元還她！」媽媽趕去將老奶奶寄放的錢放在她的手裡，結果喪事結束後，老奶奶附在神明的身上說：「媽媽欠她三千元！」這是小時候看到的事。這讓丙宗教師感受到，人對錢財的執著是如此的可怕！又二十歲養的一隻小白狗往生了，當時母親已開始學佛，每天要孩子們教她念往生咒，結果全家都會背往生咒，因此當小狗要往生時，丙宗教師便不斷的念往生咒，希望能減輕它的痛苦。最後父親不忍心看丙宗教師如此傷心，偷偷將它拿去埋了。過後很少遇到與死亡有關的事件，到學佛後再次接觸！

寺院在一次辦佛事法會時，唱誦戒定真香結束後，外面一陣吵雜聲，丙宗教師出去看，原來是往生者附在他母親身上說話，真誠懺悔自己沒有孝順母親，現

在橫死掉到海裡，感謝阿姨請土地公帶他來佛寺，可以在寺院修行念佛，亡者三跪感謝母親之恩，之後退開。辦佛事法會經常出現靈異感應之事，臨終者往生之後可以從死亡現象看到端倪，但如果能在往生後有事蹟顯露，丙宗教師想應該更能佐證臨終協助後的效益吧！

協助臨終對丙宗教師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對自己生死能有所把握，當身體四大分解不能使用時，能隨性自在的更換，在生與死之間自由遊悠！因此進佛門也是為了此事，如何去了生死呢？如何解脫來去自如呢？又想人在世間的生存意義與價值是什麼呢？修行解脫又為何呢？去極樂世界的意義又是為何呢？在世間與極樂世界的不同為何呢？真正的修行又是如何呢？滿腦的問號盈貫在耳際，不曾停止過！

在整個生命歷程中，不斷的尋找解脫生死的鑰匙，因此死亡與丙宗教師生命相連的，無一刻忘記：「生死事大！」

第四節 探討佛教宗教師協助臨終教育之養成

一、甲宗教師臨終關懷的經歷

甲宗教師在幼年初次經歷二姊瀕死過程，看著她沒呼吸以及用草席捲起要送去丟棄的情境，在心中對死有了概念化。佛教將死亡或去世以『往生』一詞代替，而入了佛門時，正值提倡臨終往生助念。當時菜堂住持要去助念往生，會帶著甲宗教師及一些居士去協助幫忙，大家在旁念著阿彌陀佛聖號，菜堂住持嘴上會說些好話，叫亡者要放下之類。甲宗教師因長期在旁觀看學習，菜堂住持便要她帶領助念團體，以及一些臨終方便開示。

十年的在家眾身份讓甲宗教師學習到臨終關懷是必修的課題。但認為在家身份對於教義及佛學上可能不足，因此甲宗教師有了深入佛門的念頭。出家後甲宗

教師從佛學院學習臨終關懷的理念：如《學佛行儀》教導安置佛堂及佛教喪禮儀規、以及原典《阿含經》著作中釋迦牟尼佛闡述病比丘等等臨終關懷的指導。從佛學院甲宗教師以出家眾身份回到寺院，對於臨終關懷的職事，刻不容緩；因為菜堂住持及居士年紀大都漸漸面臨生死，促使著甲宗教師認為臨終關懷是危務當急之事。甲宗教師以臨終關懷做為此生修行的所緣境，也瞭解臨終關懷的重要性及奠定未來修行的方向—自利利他的菩薩行。

甲宗教師開始領眾學習臨終關懷之後，不間斷的學習與臨終關懷有關的知識與資訊，大約在 2001 年請一如精舍上三天安寧緩和課程，寺院招集居士及住眾來學習，讓住眾法師對於臨終關懷能更瞭解及運用，而助念團也學習到生死教育。課程結束後，甲宗教師發現安寧課程的教育，讓大眾得到很大利益，也建構了生死輔導及生命同理的意義。當時南台灣在安寧緩和的機緣並不多，對於開發臨終關懷及宣導生死教育都是一種很好的機緣。而身為佛教宗教師要帶領大眾邁向生與死的生命過程，更應廣泛學習新知，因此也不定時請法師到寺院教如何念佛及助念等等課程，也會帶領居士團體實際去助念。甲宗教師在大環境未開發助念團體及臨終關懷時期，多年在臨床實務也經歷了百千場紀錄，造就她把臨終關懷定為今生及生生世世修菩薩行的功課。

甲宗教師在 30 年的協助臨終個案大約有千人以上，有百分之八十的個案都面容和詳往生，也減輕家屬的悲傷指數。甲宗教師很樂意將經驗分享，並終生奉行不攝的學習臨終關懷課程，以利廣眾生。

二、乙宗教師臨終關懷的學習歷程

乙宗教師初次對死接觸死亡，是因為父親的往生，讓她體會到人真的『會死』。父親的往生讓乙宗教師對死有了不解的陰影；覺得身體好好的為何不能動？為何會產生害怕的心情？以及殯葬工作人員為何如此粗魯的行為？種種現象讓

乙宗教師感到疑惑！因此開展對生命的好奇，追蹤探討與生死相關的宗教，進入了佛門。

乙宗教師對於臨終概念的建立來自禪學院的佛學課程，《佛法概論》教育佛學基礎以及解脫生死修行之首要，而《學佛行儀》是僧眾必學的課程，當中的看病篇及探喪篇的儀式及規矩，都是在教化僧眾以表法的方式，傳達佛法的臨終莊嚴。而禪學院以《六祖壇經》慧能悟到了生死，也闡述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的生命真實寫照。乙宗教師在禪學院修學『死』的概念，對於『生死』有了真正的認識，體會到學佛就是在學習生死，也開啟了臨終助念及臨終關懷的理念與認知。

畢業後到寺院安單開始學習助念，因道場有西方廳安放臨終者，乙宗教師要去幫忙助念，跟隨著大眾師兄師姊一起助念，除了念佛號外，還會念阿彌陀經、普佛。十年的助念生活，及喪葬儀規的行政工作，讓乙宗教師體會到臨終關懷的重要。乙宗教師出家後正式在師兄旁邊學習臨終關懷及引領開示，中間也不斷的聽聞學習與臨終關懷相關的講述，十幾年來也有百千場的臨床實務，對於臨終關懷的學習，除了對生死有了感觸，亦清楚要不斷的學習與臨終相關的課程，方能做出對臨終者最好的引導。

三、丙宗教師協助臨終的培訓

對於臨終的學習不曾停止過，從小看到家人的往生，進寺院幫忙往生助念，進了佛學院才開始瞭解該如何協助臨終，怎樣的協助臨終才是有益的。從佛學院建立起臨終協助的概念，到回到傳統寺院後，臨終協助是由佛事禮儀開始，在臨終往生以前以佛事禮儀的方式帶領家屬誦經回向，一般俗稱功德或是七旬的喪禮儀式。如果是臨終者則先去幫忙助念，以不斷的唱誦佛號，彼此輪流到八小時，再由師父在旁開示或引導臨終者要放下，安心捨去。師父會以說好話的方式，如肯

定今生的責任已經圓滿了、子孫都很孝順、不斷的提醒臨終者要跟著念佛。

回到常住後接觸的臨終情境的機會較多，除了協助臨終助念外，還需要加上陪伴與引導的部份，長期在臨終場域中，發現接近臨終死亡時，略可由臨終者身體變化及直覺感受到，如大概有幾天或是快要往生。臨終者對於自己的往生是略知一二的，只是他們不願面對，也不願去提起關於往生之事。透過幾年的傳統師徒的臨終學習，加上佛學院建立的臨終知識外，讓丙宗教師想更加充實關於協助臨終往生的資訊。

佛教蓮花基金會開辦實習協助臨終培訓，丙宗教師便前往去參加培訓課程學習佛教蓮花基金會臨床宗教師培訓後，對於臨終協助有了較具體的模型。如兩者初次關係的建立，有台大醫院的名聲做了保證，相對性對宗教師的信任也提升了許多，臨終者與家屬較能接受。而對於培訓內容也有了統整的規劃，將佛教義理運用在臨床上，透過不斷的實習與研究，整理了臨終協助的基模出來。以同理心做為基本，協助臨終者在世間放不下或未竟事宜等等，再引進佛法的生死觀—世間無常，並談起念佛法門的殊勝，建立往生目標及未來臨終道路的導向。在醫院的環境，有醫療團隊的照顧，身體可以仰賴護理人員，在心理層理可以透過心理師或諮商師的幫忙，靈性則由臨床宗教師來協助，因此能達到完美的全人臨終協助。

對於臨終協助的學習，由傳統寺院的助念到蓮花基金會臨床宗教師培訓，瞭解到臨終協助個案還是很有限，每每看到臨終個案死亡階段現象時，就會想到該如何讓臨終者不要辛苦呢？進了研究所讀心理諮商組後，發覺原來心理層面的問題，人的問題都無法協助解決了，如何面對臨終協助呢？因此開始注意悲傷輔導及重病患者，以陪伴傾聽的方式，協助生存者，因他們內心有太多無法釋懷的苦，及無法釋懷的怨，種種的辛酸痛苦，無人可以體會與接受，沒有人關懷與愛他們。因此感受到生存時就如此苦，臨終怎麼可能快活呢？將臨終協助提到生前教育，減輕生存時苦痛，臨終則能無罣礙，自然捨下。

在學習協助臨終的過程，從無知害怕的心境，透過佛學院的教育，寺院的學習，及臨床宗教師培訓到研究所，每個階段都讓自己成長許多。對生命的體悟，及洞察世事的變化，年復一年的歲月增加了心智的成熟與睿智，學習與吸收各方面臨終資訊，是為了能更有效益的協助臨終者，但最重要在於解脫自身生死問題。

第五章 臨終場域的生命意義之探討

第一節 協助臨終時刻的對話

末班車

空著手 猶如你來的時候
緊皺的額頭 終於再沒有苦痛
走得太累了 眼皮難免會沉重
你沒錯 是應該回家坐坐

鳴笛聲 悄悄地刺進耳朵
這一次揮手 恐怕再沒機會問候
最後一遍了 換你躲進我雙肘
像靠在 曾搖動我的天空

別說話 淚水你別帶走
鏡子裡的我 已留下你 輪廓上的笑容
別回眸 末班車要開了
你不過先走 深愛是讓不捨離開的人 好好走

別牽掛 約好我們再見
散步的午後 要像從前 再挽著手敘舊
別逗留 末班車要開了
路到了盡頭 回頭是為永留心口的人 好好走

(2011年/主唱/蕭煌奇，作曲/是李偉菘，作詞/馬崇惟)

一、生死觀念的引導

死亡帶給我們人一生中很多的啟發，它提醒著我們對生命的珍惜，也讓我們體會人終究將會走向死亡，而幾乎所有的人都很怕面對死亡，恐懼死亡，甚至忌諱談論死亡，對於死亡，我們總是想那是將來的事，如果發生了再將它交給別人，由別人來協助臨終的往生，殊不知每場臨終的場面，都是所費不貲的教育題材。從海倫·聶爾寧的生死告別著作—《摯愛與告別的美好人生》中，去看斯各特記載在一九六三年寫下的備忘錄所說的話：

「一旦我生病不起，我希望死亡過程很自然，因此我不去醫院，留在家裏；我不要醫生管我；快死之時寧在戶外，而不在屋頂之下；我想以絕食方式死去，如果可能，也停止飲料。死亡過程當中我要保持意識活動，因此不用止痛藥、麻醉藥之類。死亡來臨之時，我寧盡快死去，因此我不要打強身針、心臟興奮劑、強迫飲食、氧氣供給、輸血；我不要大家悲哀沈痛，我要在我床邊的人們保持安靜與尊嚴，表現了解與歡樂之心，心平氣和地分享死亡體驗；我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儘情生活，我也一樣會愉快而帶有希望地離去。死是一種過渡或覺醒；無論如何，像其他生命歷程的各種層面一樣，應該照樣歡迎死亡。關於葬事等等事宜，我要朋友把我屍體放在簡素的木箱中，穿上我的平常工作服，不要在木箱加甚麼香料裝飾；把我屍體運到緬因州火葬中心予以火葬；我不要葬禮之類，也決不歡迎宣教師、牧師或宗教專業人士參加主持；我要海倫或那位友人把我骨灰撒在我家樹下。我很清醒地做以上要求，希望大家千萬尊重我的要求（海倫·聶爾寧，1993）。」

海倫·聶爾寧夫婦一直對於生死問題表示關注，他們覺得「死亡祇是一種過渡，不是生命的終結，它是兩個生命領域之間的出口與入口。」一篇簡短的遺願，為臨終關懷做了最前鋒的開關觀點，如：（一）現在提倡「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的意願書，主要是避免臨終病人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在臨終時段還遭受

到身心的折騰，希望能藉由自然方式的往生。(二) 四全的理念：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照顧。將臨終做規劃，讓所有的親戚朋友可以全程的參加，在眾人的祝福下安詳的往生。(三)「病情告知」是讓臨終者盡量可以自己學習面對生死問題，因為死亡是自身問題，任何宗教也無法改變的實事。(四) 死亡的尊嚴：安然恬靜的躺在最熟悉的地方，淡淡然的似在睡夢中靜靜的死去，是死亡最大的尊重與照顧。

從上述的遺願裡，知道生命臨終是一種心靈層面協助，而心靈層面是屬於心理治療，是一個精緻而且複雜的過程，它需要由三個因素所決定：(一) 治療師的理論取向，技術與人格；(二) 特定的治療目標；(三) 個案的特質。因此本節探討宗教師在協助臨終往生場界時，如何以生死觀念來引導臨終者，以及體會誰才是協助臨終的推手，與宗教師在臨終場界角色立場的定位。

(一) 協助臨終的理念

每個技術或專業都有一套方法與理念，尤其是助人者更需要健全的理念，才不會引導錯誤。如釋迦牟尼佛說他的出世是為建立眾生的知見而來的：「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培養正知正見是很重要的，因為錯誤的觀念常影響著我們生生世世的想法，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像藏傳民族對於臨終經論的傳頌，是如此的堅定，以《西藏度亡經》死亡觀念為主。在「導言」中高文達喇嘛指出如果問藏民死亡是個什麼？西藏人會回答道：「實在說來，世上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生物，不曾死而復活，我們每一個人，在轉生來到此世之前，不知死過多少次。因此，所謂的誕生，只不過是死亡的反面而已，就像一枚硬幣一樣，有反面有正面，或如一道大門，從門外看是『入口』，從門內看是『出口』(馮智，2002)。」他們覺得死亡是進入另一種生命形態的開始，而不是生命的結束。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教育弟子，以一個路徑「過客」的心情來看待生命，體會覺受每個生命階段的生與滅。《原始佛法生死書》提到佛陀對著弟子說：「長者！你好好觀察這個苦患身，學習讓心不受身苦的影響。」又提到：「如果色身就是我、或我所有，就應該順從我的意願，不病、不苦；但是色身有病、有苦，由不得我做主，所以色身不是我、也不是我所有（張碧華主編，2005）。」色身就如過往的旅客，寄居在色身罷了！看著他們生起、持續、轉變、消失，它們來來去去，不會永遠停留，我們只能接受它們，感受它們如過客一般，不是「我」、也不是「我的」，一切都是自然現象的「生」「滅」而已。

每個生命對於臨終，都有一套原有的理念與方式。身為佛教宗教師也會因所學的教義及本身背景經驗所致，在引導臨終者進入生命終曲時，將它帶入。因此，協助臨終的理念會影響著宗教師本身的引導方式，如：法門的修持、生死觀念的詮釋、及對臨終引導的趨向等，都各具風格。以下分述：

1、以『希望』來引導臨終

甲宗教師平時是以「平常心」來面對生死的問題，覺得這是自然的事情：「**自己是以平常心來面對生死。而對於臨終關懷主要是啟發對自己的關懷，自己要先認識生死，瞭解為何生、為何死，生生滅滅對於世間，它是一種平常生活。**」(A01-001)

她對於生死問題覺得是自然的現象，平時周遭的生活中，隨時都有可能會面對到生死議題，尤其本身寺院有西方廳給臨終者安放，自然也讓她對於生死之事，猶如黃花落葉一般的平常。

甲宗教師多年協助臨終的日子，從初始的措手不及到現在近四十年的經驗中，她抱持著平常心，對待與她有緣的臨終往生者及家屬，也看到世間難捨之情的痛，形成阻礙臨終的路障。

她談到：「臨終的時刻其實最重要的是針對『生』！這個『生』是指臨終者的罣礙，對世間的人事物，如親人家屬的放不下、內心有一些埋怨，這些都會影響臨終的往生。」(A01-001)

多年的經驗中，她非常強調『生』的理念，也就是『希望』的意思，她覺得臨終的引導不是只在臨終者身上，家屬也是很重要的主角。

談『生』的概念是一種希望，給予臨終者希望，也讓親人家屬建立希望，如：「往生談及的『生』！往生，嚮往。意思就是希望、目標、依靠，給要臨終的人安心。我們在世間活著就是要生活、希望、目標，要給臨終病人希望，提起他的意念，感覺到是有依靠會覺得安心。這個希望是精神力量，讓臨終者對佛菩薩產生依靠的力量，不會害怕，而且有一個方向去。」(A02-002)

通常臨終病人來到眼前，甲宗教師會協助他建立「生—『希望』」，整個臨終的過程朝著這個方向去執行，如前面第二章文獻的部份提到臨終病人階段性轉換，到最後產生無限的恐懼與不安，他們對於未來無所知，對於現況也無法掌握，那份驚慌、害怕與孤單是無人能分擔與替代的。因此甲宗教師提供一個方向給臨終者，讓心有所依靠，不會恐懼，擔心未來。

2、臨終協助是方便法

病人於臨終時，周邊的人為其助念，一者可助周邊的人昇起念佛之心。二者可助病者懺悔罪障。三者可助家屬體會不同的生命意義。藉此機會家屬能接觸到最貼切生命的議題，對於自己的生命做更完善的規劃。

乙宗教師對於臨終協助的理念是：「助念應該是活著的時候，或是已經快往生前來助他把正念建立起來。」(B01-004)

在台灣文化中「助念」就是一般人所謂的「臨終關懷」，因此有助念經驗的人越來越多，透過一次次的陪伴助念，可以學習「死」的規劃。

「等到往生助念的話，我感覺他是給活的人一個機會，看到自己的親人往生了，自己才會有驚覺性，想著人躺在那兒，身體好好的四肢健全，但那口氣就是不來、不動了。」(B01-003)

而家屬親人看到至親的往生，也可以警覺對生命的珍惜，於此「助念意義」方能達到冥陽兩利的目的。

乙宗教師提到：**「我希望佛教以後所要教育的，不是走了以後才排旬誦經或助念，應該前面建立好觀念，往生之後就如天主教一樣，一星期或是一個月，大家想追思或緬懷他的聚在一起來祝福他。」(B01-004)**

台灣佛教與文化結合在一起，對於往生者的後事處理非常的重視，如所謂的七旬，分為孝男旬、媳婦旬、女兒旬、女婿旬、內孫旬、外孫旬、滿旬，共為七旬四十九天，以此來代表對往生者的尊重與孝順。另一個有趣的現象，亡者在生前子孫很少會全部聚集，但是在喪禮的祀奉做旬幾乎都會全部參加，或許這是一種文化的迷思吧！

乙宗教師提說：**「臨終病人在彌留時可以好好聽法師開示，這是很強迫性的。當我們在旁邊開示，我相信臨終者一定有很多的疑情。如果臨終者沒有對臨終及生命有很大的認知，是無效的。」(B01-004)**

雖然臨終病人呈現彌留昏迷狀態，但他的神識可能是清楚的。對於協助者所說的話，認同或不認同，這牽涉到生前的認知與信仰。如果臨終病人心裡一直有說不出口的秘密，也有放不下的遺願，相信協助者怎麼引導都無法規勸他鬆懈這口氣。如果他生前對生命有一定體會，相信臨終時，對他而言肯定會某些程度的

好處。

乙宗教師提到在臨終時的簡短引導語詞如下：

「如果你會好起來的話，現在此時此刻跟我們一起念佛念法念僧，提起正見，如果還有這樣子的因緣，就一起念佛。如果沒有因緣留在世間，跟著我們這樣子念的話，可以帶給自己一份清淨的心，讓你安詳的去。」(B01-007)

雖然宗教師引導臨終病人要放下，不要留戀人間，好好念佛，可是臨終病人內心有太多的情緒糾葛無法放下，心識的複雜性是超乎我們想像，宗教師說他們只是盡力而為。

3、『信心』是往西方極樂的良藥

阿彌陀佛發願只要有眾生念佛、憶佛都可往生極樂世界，以信願行做為前往西方極樂的方法，因初發心的「信心」是不可缺！

丙宗教師對於協助臨終的理念，認為：**「建立臨終者對阿彌陀佛的願力有信心，不斷的提醒要相信阿彌陀佛的話！老實念佛！」(C01-002)**

丙宗教師要臨終者堅信佛發的願力，依佛所說的去做就好，保持一念正信念佛。

丙宗教師提到：**「當提起信心念佛，當下可以減輕恐懼，並且直心就是道場，西方即刻就在眼前！還是依佛所說的念佛、憶佛、信佛，臨終能無障礙！」(C01-002)**

保持當下一念正信就是對佛有信心，因此不做他想，相信阿彌陀佛就對了，一句佛與百句佛都在於「正念」！宗教師認為以阿彌陀的願力來協助臨終者是最

直接的方便法門，以「信、願、行」做為協助臨終指標。

(二) 臨終協助彼此的關係

亡者臨終時刻能遇到善知識協助引導，是一件希有難得之事，在《地藏菩薩本願經》云：

「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誤入險道，其險道中，多諸夜叉，及虎狼師子，蜿蜒蝮蠍。如是迷人，在險道中，須臾之間，即遭諸毒。有一知識，多解大術，善禁是毒，乃及夜叉諸惡毒等。忽逢迷人卻進險道，而語之言，咄哉男子，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異術能制諸毒。是迷路者忽聞是語，方知險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識，提攜接手，引出險道，免諸惡毒。至於好道，令得安樂（大藏經第十三冊，No. 412）。」

猶如迷路的人遇到熟客所指、如同暗室顯出明光、迷航看到燈塔一般，去除心中的恐懼與害怕。臨終前如果能遇到協助引導的人，就好像學生遇到難題無法解決，而此時老師出現了，解決了困惑。臨終者與協助者的關係是很微妙的，兩者應如何在光石火電的剎那間建立一份特殊的關係。

1、『信任』是協助的基本條件

亡者臨終前因身體敗壞及心理的畏懼，導致自求其福的力量非常微弱，尤其是心靈資糧的協助與關懷。在這自他兩利的共同前提下所要建立的是『信』，華嚴經云：「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故八萬四千法門，無不從信而入，人若不信，便如焦芽敗種，無藥可施。何況念佛往生，尤為難信之法乎！」『信』前方有所風景，願往他方而去，並依持協助的指導信念，這樣才算達到協助的功用。

甲宗教師認為協助臨終『信』是關鍵，她說：「與居士都是在平常

生活中建立彼此的信心，每位居士都有不同的根性，所以也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導他們。但前提是平時如何讓大家活得安心，那他就力量來面對臨終，如果等到生病、或是往生了才來開示不一定契機。」(A01-001)

俗話說：「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甲宗教師的經驗中提到有學佛的人較能接受死亡的來臨。因為走進佛堂的信士，其實內心已經有些許的「信」；「信」有一個可依靠的存在者，「信」宗教可以讓精神安心，「信」宗教人士是傾聽的對象，所以第一階段已經建立了彼此的信心了。

甲宗教師提到一位長期學佛的居士，在臨終時刻彼此互動的過程：

「臨終病人四十三歲，在醫院的時候，彼此仍不忘提醒著學佛的理念。當醫院宣告在此往生或是留一口氣回去時，夫妻倆彼此欣然接回家。事先家屬已經安排好放在寺院的西方廳，所以就將臨終病人安放在準備好的水床上。送來時臨終病人已經進入彌留現象，我走過去告訴他：『平時你很有功，也修行一些時日了，也在安寧病房看到很多人的往生，現在你回到道場，相信你也有準備下一站如何走了。』」(A01-004)

臨終協助最重要是要建立對彼此的信任。此個案平時有學佛共修，也對佛學感興趣，平時與宗教師有在互動請益。當送到西方廳的時候，臨終病人聽到宗教師的聲音即刻感到安心。

在與臨終病人互動中，宗教師說：

「臨終者的嘴唇很乾，就用棉花棒沾大悲水滋潤他，並且告訴他，這是觀世音菩薩的甘露水，可以讓他感覺身心清涼自在。結果臨終者將整杯水喝完，竟然清醒過來，不像往生的面容。此時臨終病人開始與家屬談話，讓家屬覺得是否好了？但又怕會拖幾天的時間，所以又來找我

談談。」(A01-004)

回光返照的現象，簡單說就是原本經醫療判定，其生命徵兆已經接近死亡，但忽然又恢復近乎正常，能用言語表達甚至正常飲食，一般我們稱為迴光返照，也就是人臨死前短暫的精神興奮。

「宗教師對臨終者說：『你現在跟大家談話，是不是割捨不了呢？如果是的話，我請人去煮一些粥來給你吃，讓你有力氣可以談話，好嗎？』臨終者：『我不要吃！』宗教師：『如果你不要吃，就要提起正念，好好的準備。剛才你說自己不孝，來不及對爸爸報恩，不然你就起來好好盡孝。』臨終者：『不要！』宗教師：『既然不要，那你就為了報恩，好好的示現，讓你的家人能學佛，這只有你能做到的，沒有人可以幫忙。既然醫院送你回來，就表示生命有限了，既然你不願往生，就應該吃東西活下，將你的信心建立起來。你現在談一些與生死無關的事，割捨不了親情，這樣是很危險的！好好的念佛才是！』」(A01-004)

甲宗教師告訴他：「個人的生死、工作要做好，既然無法好好孝順了，就現出你的慈悲心來讓家人建立信心，保持自在清涼。現在你自己起腔念佛，我們幫助你，要把握現在，不要錯過。」(A01-004)不到幾分鐘往生了，笑咪咪的離開人世，身體呈現柔軟度。

其實在協助臨終往生的過程中，宗教師提到最主要是透過臨終最後階段來告誡旁邊的親人，帶著他們回憶著臨終者曾經與我們同在，他曾經對我們的付出與照顧，他曾經對我們的栽培與關懷，現在他已經要離開你們了。希望大家以一份感恩的心來回饋臨終病人，用愛來為他送行，讓他安心放下。

2、『信』是安心最好的資糧

乙宗教師用兩個案例來談『信』字；一位是家屬要求宗教師為臨終者歸依，一位是臨終者要求宗教師為自己歸依。

乙宗教師說：「有一個案子是進入彌留現象了，大家一直來為她助念，但是她就是不死，家屬就請我幫她做歸依，結果仍然沒有往生。這可能是她非常執著攀緣她的家，有可能是要回她的家才要往生，所以還是會請他們送回去。」(B01-005)

雖然知道「死」是必定的事，也知道可能就在下一秒，但仍無法真實的面對自己。臨終病人在瀕死邊緣，依然掙扎著，不願面對人生已經走到盡頭，來來回回的在陰陽空間中打轉，或許他就是放不下那份人世間的親情吧！要放下，是一種自覺的決定，完全接納當下所展現的，包括任何想法、事物、事件、特殊時刻、見地、或是欲望。它是放棄以強制、抗拒或掙扎來交換更強有力、更美好的狀態，也是讓事物如實存在，並避免因為內在的欲望、喜好或厭惡，而受到這些事物的吸引或排斥，陷入進退兩難（喬·卡巴金，2008）。」

而提起另一位臨終病人的要求協助，病人希望於臨終時能皈依佛教，做一個真正的佛教徒，因此要求家人請法師為他辦理皈依儀式，並在滿願之後隨即往生，這真是一份難得的願力啊！

「個案是肝癌，他就像氣喘的很粗，因為臨終前希望師父去為他做歸依。當時我並不知他是什麼病，歸依的當下，臨終者是躺在地板的水床上，我覺得距離好像不是很適合，又考量到音量的問題，以及臨終者的不舒服，要輕柔一點讓他契機，所以就彎下來在臨終者的耳邊講，因此清楚的看到他的容貌，看到他嘴巴裡一直吐氣呼氣，感覺得出來臨終者已經無法用鼻腔吸呼，才發現臨終者整個舌頭都長滿了膿包，一粒粒

的膿包，但沒有潰爛。我在臨終者的耳邊告訴他說：『師父講一句你就用念重複一句，這樣我們就在為你做歸依。』當我為他做歸依的步驟完成後，取了法名時，問他知道嗎？臨終者就吐了一口氣，結束了。」

(B01-008)

一般協助者在過程中都以臨終病人為主，雖然臨終病人口腔已經長滿膿包，有傳染的可能性，但協助者通常不會在意，只想趕快幫助臨終病人，搶在最後的關鍵時刻來祝福他，讓他平安的搭上末班車。

兩位臨終者一位是自願的，一位是被動的，他所反應出來的是『信』的成分。被動者可能處在意識茫然的空間裡，沒有任何『信』的想法，而自願者卻意識清楚要求歸依，全然信仰讓臨終者安心步上另一條生命之旅。

3. 「信」是臨終牽引的線

丙宗教師覺得任何有關係成分的人際互動都建立在「信任」的前提下！

丙宗教師提到，對於協助臨終的經驗中憶起了 45 歲的女居士，長期護持道場，在無預警的情形下發現得了腦瘤，經過二次開刀，最後在臨終時刻要求宗教師協助。

「此個案與我的關係良好，學佛三年來都與我討論自身的問題，直到臨終時要求家屬請我過去協助幫忙。臨終者在醫院時便開始關懷她，直到家屬送到往生室時我亦在幫協助，以正面的生前事蹟肯定她的生命，並提醒臨終道路上遇到的任何現象，只要專心阿彌陀佛的名號就好，因為聖號可以讓善的現象增長，不好的現象就會破滅，所以專心念佛即可。」(C01-005) 宗教師以彼此的交情，及臨終者先前放不下的議題引導放下，後面再以肯定生命做為告別。

丙宗教師：「協助一小時後，發現臨終者身體發熱，紅光滿面，沒有馬上往生的現象，即要求家屬送回醫院，到半夜家屬才願意送臨終者回醫院，結果三天後才往生。因家屬全家學佛，助念八小時後穿衣服時，家屬告訴我，她的面容很安詳。」(C01-005)

丙宗教師與臨終者之間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在生病時刻便希望宗教師臨終關懷，直到最後一口氣仍要求宗教師陪伴，並引導臨終往生！整個臨終過程，透過宗教師協助與居士助念，臨終者於八小時後呈現安詳的面容。

(三) 小結

生死觀念的引導是重要的，在上述的案例看到每個人在臨終前的需求是不一樣的，有的心願未完成、有的放不下親情的愛、有的害怕未知的世界等，然而不論多少程度的放不下、不願走，終究是留不住這口氣的。要放掉手中一直緊握的東西，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理念的建立到協助開啟臨終的過程中，甲宗教師體會到『希望』是引導臨終最好的指標，乙宗教師則認為每個剎那都是因緣和合，隨「因緣而生滅」，以一種『生死教育』為前提的態度來協助有緣者。

而彼此關係的建立，則離不開宗教信仰的成分，以及『信』字的指數了。宗教師提到協助臨終『信』是非常重要的。「信」猶如一座橋，信得堅則橋硬，通行無阻。信得弱則橋脆，隨時墜毀。因此宗教師們在協助臨終過程裡，不斷的增強臨終者的「信」，信有西方、信有來生、信有因果等等，以減輕臨終死亡的恐懼與害怕。

死亡確實是天人永隔的悲痛，卻也提醒著我們要做好隨時應考的準備，如人在遇到臨終場面時，會有四種直接而深刻的涵義：1. 它大力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會死亡。2. 它讓我們觀察到生命如何過渡到死亡。3. 人都將變成死的軀體。4. 分離及失去所帶來的哀慟（余德慧，2008）。人生都會遇到臨終死亡議題，因此

要珍惜生命以及學習安然往生的議題，為生命劃下美好的句點。

二、生死兩相安的臨終關懷

(一) 難割捨的愛—親情

面臨親人的往生每個人都不捨，哭天喊地的叩首禮拜眾神，祇為了祈求親人一口氣的存在。這口氣繫上親情誠摯的愛，這口氣讓彼此天人永隔，這口氣埋葬此生緣份，然而這口氣也割下親人最痛的身上肉，在《佛說五王經》：「人生在世，常有無量眾苦切身，今粗為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苦、所求不得苦、怨憎會苦、憂悲惱苦，是為八苦也（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十四冊，No. 523）。」所謂「千人千般苦，人人不相同。」世間最難放下的是恩愛別別的親情啊！

1、真正的『大孝』

親人最難割捨的苦是「愛別離苦」。古人說：「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生離死別，是人生最痛苦的事，父母、兒女、夫妻、朋友，平常相聚在一起，如魚得水，其樂融融。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不管多恩愛夫妻、兒女，到最後終究要分離，到別離之際，必然產生苦惱；恩愛情深者，別離之苦更加痛切。

甲宗教師提到：「**真正有幫助的是家屬的孝道，對臨終者付出真正的關懷，才不會使臨終者放不下。**」(A01-003)

她提到一個案例：

「有一位臨終病人約八十歲，是慢性病，完全癱瘓，兒子將她送往療養院照顧，希望能醫好她。但日子一天天過，臨終病人長期躺在病床上，全身都有褥瘡、潰爛之處，醫院怕她會去抓破皮，所以將她的手腳

都捆綁在病床的欄架上，臨終病人除了哀號，哭泣悲傷外，任人擺佈。而兒子長久下來造成經濟開銷的嚴重不足，陷入困難，彼此都覺得很苦，卻無能為力、無奈！」(A01-006) 一般人的迷思是父母生病一定要治，不管動刀或切管治療，反正一定要折騰到回天乏術才算是孝順。

甲宗教師提到當時看臨終病人時，她雙手被綁在病床，臉部表情很痛苦，示意著要我們帶她離開的樣子：「手摳著病床的把柄。」(A01-006)。女兒很無奈跟母親說自己嫁出去了，沒有權利管家裡事，傳統保守的觀念，讓女兒很無奈的再三安慰著母親，醫院裡設備較齊全，如有任何緊急狀況可以馬上做處理，請母親安心。

甲宗教師提到兒子在一星期後來找她，談關於母親的後事及該準備的事情。甲宗教師藉機告訴他：「臨終病人在醫院是非常的無奈，也很痛苦，醫生也說這裡都是靠機器在生存而已，看你們要在醫院往生，或是留一口氣回去，就看你們如何決定了！」(A01-006) 並鼓勵兒子可以多誦經回向給臨終病人，希望她的病障、業障能消除，可以多唸地藏經回向，因為佛菩薩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要好則快好，要倒也會很快感應。」(A01-006)

家屬與甲宗教師談到如果離開療養醫院後可以帶母親過來寺院暫時安住。當臨終病人來到寺院時，甲宗教師先將她安放在西方廳的水床上，輕聲的告訴臨終病人：

「老菩薩你平時這麼的照顧家庭，現在孩子們為了生活都要工作，沒有時間可以照顧您，將您帶來寺院。這裡是佛門聖地，很清靜，大家都在這裡修行，一起念佛，您在這裡念佛修行，也可以給孩子增福增慧，而您自己也可以安心。現在你要提起信心，要信有因果，種什麼因得什

麼果。」(A01-006)

甲宗教師告訴臨終病人一生奉獻家庭，將孩子照顧得很好，今生算很圓滿，最後時刻仍以愛子的那份親情來做誘因，要她以念佛來示現安詳往生，並讓孩子增強學佛的信心與安心。

甲宗教師又以世間人所追求的富貴好命來引導臨終病人：「我們大家都要好命，那誰的命最好？當然是佛菩薩的命最好。既然你也要好命，而未成佛前就先需要行菩薩道，現在你不把握時間，要待到何時？」(A01-006)

世間人一生為生存而忙碌，總是希望日子好過，此生能好命，因此法師又以此做為誘因，引導臨終病人念佛。

接著甲宗教師又告訴臨終病人：「我們知道阿彌陀佛已經成就了，而我們內心的阿彌陀佛還沒有成就。我們現在就好像在金礦裡面，阿彌陀佛已經成就法身了，有價值性的金身，而我們只是金礦未提煉的礦石，所以我們要認真去行持。要提起正念，瞭解到世間環境的苦，相信靠佛菩薩願力，但也要自己提起信心，最重要都還是要靠自己願意去行持，歡喜心去接受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A01-006)開啟內在深層的鑽石，讓臨終病人以念佛來擦亮內在的寶石，增強臨終病人的信心，減輕死亡帶來的恐懼，並歡喜接受下個旅程。

甲宗教師描述整個協助過程一個半小時，臨終者呈現一副歡喜的面容，臉部露出慈悲的神情，身體也很柔軟，雙手一直向前膜拜，口裡喃喃念佛，感覺很輕鬆，周遭家屬及一些朋友們都有看見。而兒子也感到很後悔當初送媽媽去療養醫院所受之苦，也體會到生死大事是自然之事。

普天下的子女，對於父母養育之恩，實在難以酬報。雖然我們都是為了要醫好父母的病痛，殊不知這個會帶給臨終病人更大的折騰與無奈，可以形容猶如在水火交煎的滾輪上，無法自主。從上述的個案裡，看到如果家屬捨不得、放不下，這樣的個案，就算多少團體介入去協助也無效，仍然須要得到家屬的配合，才能雙贏。

2、「孝」的迷思

「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人的壽命到底是多久，是幾刻「生」、幾刻「死」，都由不得我們，對於多麼難捨的情感，此時逼不得都要放下。

乙宗教師說了一個案例：

「她剩下一口氣，但是她還是不願面對，因為她旁邊的子女打電話告訴我說請救護車過去載她，但一下子又打來講臨終者說再等一下，但沒多久又打來要去載，此間都是三五分的時間。當救護車載她來西方廳時，沒多久就往生了。」(B01-005)一口氣是多久呢？臨終病人不願面對生死議題，在流砂漸逝的空隙裡喘息，希求一絲餘氣！

此時乙宗教師好奇問他們：「在醫院的時候那個阿姨說要再觀察看看，不用那麼快送去，請問是那位阿姨？因為我會想是不是往生者，只有她可以主宰要如何安排，結果姪子說就是這個往生者。我便問難道這個往生者清楚自己即將往生嗎？姪子說醫生有說不行了，但是臨終者這口氣是清楚的，所以叫姪子不用那麼快送到寺院西方廳去，要等真正往生死亡才送去就好，她還不願意真正去面對。」(B01-005)

臨終病人指揮著救護車的來去，希望在這最後一口氣不來才送往臨終場域。此

畫面呈現一種在泥沼掙扎的情景，臨終病人在泥潭中向上伸手，等著最後曙光的出現，結果影片停格了，浮出『生死掙扎』的場景。

3. 臨終難捨『孝』行

自古以來，「百善孝為先」！自從呱呱墜地，父母就愛護我們直到長大成人，不求回報。因此真的修善者，要以『孝順』為首，才是真正大善之人！

丙宗教師提到一位個案：「**長期跑船的男性，55 退休後發現有口腔癌，手術後仍無法治癒，與我接觸時間兩個星期，剛開始臨終者不願接受宗教師的協助，透過幾次的溝通，進而聊到海上生活及放不下的議題，彼此都以紙筆交談。**」(C01-007) 宗教師契而不捨的拜訪關懷，在溝通方面以寫字的方式來進行交談，彼此算是建立起關係了。

丙宗教師以關懷陪伴的心情，向臨終者談生死：「**臨終者接受了生死教育的理念，跟他講人總是會面臨終死亡，並鼓勵他學佛。**」(C01-007)

宗教師用鼓勵及要臨終者面對生死存在的議題，並讓臨終者體會到身體處在危急之室，隨時都可能面臨終死亡。

丙宗教師耐心的向臨終者談生死關念：「**當天以放不下母親為目標性的生死談話，最後臨終者要我陪伴他念佛，當晚即安然往生。**」(C01-007)

臨終提到還有一位老母親在安養院，所以放不下，現在他要以念佛來回向陪伴母親，希望她也能不受病苦，安然往生。

從上述的個案中看到『愛』的表現，為人子女盡心遵孝，有聽話的兒女，亦有不聽從的子女，然聽不聽之間都秉持一份著『孝心』。固執醫治病況是子女該

盡的孝道，另臨終者已知往生時刻已到，子女者卻安然坐看臨終者悼逝，兩者都是出自於親情之愛，一份難割捨的情愛。其實臨終病人真正需要的是安然離去，這才是真正的大愛大孝。

（二）臨終開啟往生之路

在《原始佛法生死書》中提到佛說：「生病醫不好就會死，所謂死，形、神分離，隨著善惡業現前，而往生善道或惡道（明和講堂編譯，2005）。」對於未來我們總是有一些嚮往，想像它是美好潔淨的地方，是溫和向陽的快樂之地。在藏傳佛教的中陰教法裡提到人死之後由不同的通道離開身體，它象徵著臨終往生者未來的重生，如《中陰教授》說：「意識若藉由肛門離開，將在地獄轉世；若取道生殖器，將在畜生道轉世；若取道嘴巴，將在餓鬼轉世；若取道鼻孔，將在天人道轉世；若取道肚臍，將欲界天轉世；若取道雙耳，將在阿修羅或妒神之道轉世；若取道雙眼，將在色界天轉世；若取道頭頂，將在無色界天轉世。倘若意識從頂髻離開，眾生將往生西方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羅德喇嘛，1996）。」

依照藏傳佛教的說法，人的投胎是可以預期的，從臨終最後一口氣中窺探其中！六根的那一道出口，即投胎的那個區域，但意識薄弱的臨終病人，此時期待貴人的協助，引導到最上層的出口離開，以了此時脫體之苦，以及未來轉世之苦。

1、臨終時刻的自在

生與死是宇宙間最公平的秤錘，但生與死的過程中，生命卻有不同的際遇。人存在世間，有種種的因緣聚會，如環境的貧富、學識的高低、長相的美醜、能力的強弱等等。由世間因緣凝聚的生命意義，它是否會影響臨終時刻的送行呢？

甲宗教師有一位從年青到老共同修行的老菩薩，對於道場的護持更是不遺餘力，直到臨終時仍然對道場放不下，甲宗教師說：「當時醫院

宣布無法痊癒了，家屬送她到寺院的西方廳時，她仍與我聊著呢！彼此非常的熟悉，她對我非常信任有信心。從以前她就很護持我修行以及協助寺院的事情，在佛法上是盡心盡力。這個時候雖然已經病得很嚴重了，但感覺起來就好像沒有病苦一樣，連醫生都覺得很不可思議。她自己安排往生的告別式，交代往生後事要如何辦等等。」(A01-011)

臨終病人是個七十五歲的老人家，平時在道場走動也有三十多年了，對於臨終的現象，以及往生的情境，對她而言並不陌生，因為她平時也有幫忙臨終往生的助念，因此自己很清楚這條路是必然要走的狀況。

甲宗教師說：「臨終病人對著她說：『師父啊！你要把道場照好哦！我會再回來護持的。』甲宗教師問：『你多久才回來，等到年老時才來嗎？凡事可以就好了，好好放下了。』我一直跟您說要提起您的道心、要放下萬緣，否則我一直跟你聊天也沒有意義。大家在旁給你助念，如果你還執著一些人天福報不放，就背道而馳了。」(A01-011)

雖然平時幫忙助念，但是事不關己還是有些距離的瞭解與認識，因此當自己面對臨終的來臨，仍會措手不及。臨終病人看到甲宗教師就猶如老朋友一般，想找她聊天，並且交代寺院的事情，甲宗教師知道這也是放不下，不願離開的現象，臨終病人似乎在證實自己還是存在，這是一種無明情執的表現。

「現在你的病是重還是輕，如果是輕就再回到醫院，那裡設備很齊全，可以照顧你病痛的部份，師父沒辦法。如果是重病要往生，那就好放下念佛，靠佛菩薩的力量，好嗎？」(A01-011)

臨終病人聽甲宗教師的喝斥，也就自然的接受臨終的來到，她在臨終前的三十分鐘交代家屬後事的處理，如告別式的日期、公祭要排幾點，接下來請人找到她指定的居士來為她助念，種種的事情交代完，將近三十分鐘的助念下就往生了。

有趣的事情是甲宗教師問她為何公祭要排在九點鐘，她竟然說：「**九點師父比較有空！**」(A01-011) 甲宗教師便向她說：「**你真得是瀟灑走一回。臨終前還要指定誰來幫你助念，大家都可以幫助念佛，最重要還是你要放下。**」臨終病人也不服輸的回宗教師：「**好吧！**」(A01-011) 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對話。

臨終病人進來寺院的西方廳一個小時多便往生了。在過程中與法師聊天時很有精神，中氣十足，於最後往生仍然自在。

甲宗教師說：「**看到她自在的樣子，往生的神情就像睡覺一般，只是沒有呼吸而已，穿衣服時身體還很柔軟。**」(A01-011)

最好的善終應該是家屬安心，往生者安詳，協助者安慰，無關乎臨終瑞相如何？此案例清楚的交代壽終後事，是非常難得的事。家屬看到臨終者的往生自在，也自然覺得「死亡」並不可怕，並將臨終者的喪事當成喜事來辦，祝福臨終者往生安詳，助念的蓮友都喜悅告別送行，這是完美的臨終餞別的典範。

2、自殺的臨終者

在《圓滿的臨終關懷》書裡提到：「平素完全未知信願念佛的人，到了臨終，遇著善友開導，此人聽到以後心生歡喜，信受、發願、念佛求生西方，眷屬人等，皆無悲哀哭泣種種的妨礙，加以幫助念佛，此人命終，也就能夠往生西方（釋世了，2010）。」世間有種種不同的往生情景，如天災地變、車禍、空難、自殺等等的死亡，它們有可能來不及有所謂的臨終前景，但善緣增強，當下信授念佛，便有機會往生善趣。

乙宗教師提起一個難忘的個案，這是一個來不及舉辦臨終告別的自殺者，人離去了，但傷痕卻留給了家人，此個案：「**年齡大概 50 幾歲，大家是羨慕她的，**

先生是公務人員，孩子都有很成就。但她選擇自我結束！」(B01-008)個案來寺院參加共修法會，並向宗教師坦誠內心憂鬱難過。

乙宗教師提到個案說：「看過經文裡提到自殺會生生世世自殺！」(B01-008)乙宗教師希望協助個案走出憂鬱的氛圍，鼓勵個案讀經拜懺。並說：「他們夫妻兩人非常的精進，往生者想自我結束的這個過程讓她內心很苦。」(B01-008)個案內心一直有想自殺的念頭，覺得內心很苦，無法得到舒解的方法！

乙宗教師：「她去到處去拜懺、參加法會，想從經典裡頭找到心裡的慰藉，讓心得到舒緩，但是沒想到她仍選擇自我結束。」(B01-008)雖然個案到處參加共修，但內心的結依然沒有解開。因此乙宗教師很感慨的說：「她的家庭是眾人羨慕的，結果做了這樣的選擇，讓自己陷落。」(B01-008)個案家庭很圓滿，是一般人稱美的父慈子孝型，最後竟選擇放棄生命。

在《雜阿含經》卷四十七經記載了一件瞻病自殺的案例：「案主是尊者闍陀比丘，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修行，一時疾病困篤，尊者舍利弗與摩訶拘絺羅共同前往瞻病，闍陀表白其自殺的心願云：『我今身病，極患苦痛，難可堪忍。所起之病，但增無損，唯卻執刀自殺，不樂苦活（大藏經第二冊，No. 99，雜阿含經。）』」早期原始佛教有自殺的案例，但是都是有修證的尊者，對於自己要往那個世界去都很清楚，並且如如自在。但是現代人，不可能有尊者的修證，對於臨終往生的路徑是茫然無知的，只是隨業流飄盪，無法自主。

乙宗教師提到她的家人：「她的家人更加擔心害怕，先生不願讓外人知道往生者是自我了斷的。」(B01-008)家人因學佛，知道自殺者會生生世世自殺，沒完沒了，家人很恐懼這件事情！

逝去的人已離開人世，卻留給家人及先生一輩子的痛，他們一輩子可能都掛礙「自殺」這個議題。在經典上提到自殺者生生死死都要重複的這個現象，因此

造成家人放不下的痛苦，而這個動作也影響孩子內心深處永遠無法釋懷的傷痕。因為家屬內心不斷的出現：「因果說你會生生世世自殺，那怎麼辦？」(B01-008) 乙宗教師提到家人不斷重複問這件事！

乙宗教師表情很凝重的說：「她的先生那份擔心恐懼害怕罣礙，如果我又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話，如責備往生者怎麼這麼不會想呢？這樣子是不是給她先生加重一份永不翻身的魔咒在他身上，所以我說：『不會』。(B01-008)」

這句『不會』是背負著如此沈重的諾言，當乙宗教師黯然無奈的慈悲表情時，呈現一份菩薩的慈光，信諾是宗教師的本份事。而家屬以念佛誦經來回向往生者，並以修行做為安心劑，以放下此生緣份。

慈悲的定義是拔苦與樂，往生者已經無法復活了，而活著的人要如何生存下去！在面對生而又死，死而又生的「生死流轉」事實時，身為協助臨終宗教師也只能輕嘆一聲：「法不孤起，仗緣方生。」前世因今生果，今生果來世因，生生世世輪迴不止，輪轉的軸何時能休。

3. 臨終無年齡之分別

所謂「棺木裝死不裝老」！

丙宗教師提到與臨終者的母親熟悉，見過臨終者數次，是喪子經驗的個案：「三十歲非預期性的男性臨終者，臨終者在工作場所突然昏倒，經急救後恢復意識，並能談話。事隔一個月再次陷入昏迷，送到療養院時請我過去協助。臨終者穿著紙尿褲，身上插著許多管道，無意識癱瘓躺在床上。」(C01-009)

臨終者有高血壓病歷，又因年輕所以不定時吃藥，所以形成非預期性的昏

迷，再次進入昏厥就再無清醒了。一般醫院急救插管是正常的方法，尤其是全癱病人，幾乎都是一個樣子，管路滿身，配穿紙尿褲，削瘦的身子縮綫著，無意識、空洞的眼神，呈現進入療養院的病人特徵。

丙宗教師：「我靠近臨終者時，完全感受不到活的氣息，內心許多的感慨，看著一絲的呼吸聲上下，我只能在旁鼓勵臨終者，專心念佛，並告訴此軀體已不受用了，該放下了。」(C01-009)瞭解臨終病人難再好起來，看著他如此受苦，宗教師鼓勵他放下，專心念佛。

丙宗教師兩天相續去協助臨終者：「當天半夜十二點多，家屬來電要求協助幫忙，凌晨一點多陪伴臨終者母從醫院到往生室，並在旁鼓勵念佛，臨終往生時臉色即為光亮，呈現安詳平靜的氣色，猶如睡覺般，他的母親說：『像在睡覺一般！』」(C01-009)

臨終者正值年輕力壯，生命力最強大發展時刻卻凋零了！丙宗教師協助臨終者母親安排身後事，並處理喪禮儀規，因為臨終者是獨生子，台灣人禁忌「白髮人送黑髮人」。臨終者母親雖不忍孩子離開，但她更不願看他在醫院受苦，因此簽下不急救的單子，母親以祝福的心情送別他。臨終面容回復健康的氣色，不再像生病的樣子，沈睡在床上安息了。

(三) 小結

從宗教師的案例上看到世間最難割捨的愛是親情，那份根深地固的原生家庭是生命的根，由家人淚水共同灌溉出來的大樹，因此很清楚的明白對於臨終者而言，唯有血水連心的家人才是協助往生的最佳推手！所謂「骨肉相連、母子連心。」對於孝順來說，應該是讓臨終者能有尊嚴的離開，不要再做精神上折騰。並以正確的認知協助臨終者開啟往生之路，讓臨終者能自在的捨報安詳。

而對於自殺的往生者，宗教師依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第十八願念佛往生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佛說無量壽經卷上》《大正藏》第十二冊 No360。』只要當下有信心念十句佛號，或隨助念團體至心念佛，則順應阿彌陀佛的願力，念佛往生淨土。或依宗教師協助引導觀相緣起性空，無來亦無去，不生不滅之理，也能圓滿身後之事，達到生死相安。

三、臨終場域的定位

宗教師於臨終處境各個立場與思想背景不同，雖然都依經論為首，以經驗為輔，協助身邊人善終，但身歷其境的自己，於臨終場域定位如何呢？

（一）隨遇而安的臨終協助

佛教很重視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助念或是協助的力量是否能使臨終病人得到非常好的壽終，這是沒有全然的答案，但是對於臨終病人是否有幫助，這是可以肯定的。常話說：「業就像波浪，前浪推後浪，是一種相續性的業力。」

業力如水一般，無法分割切斷它，它是看不到的相續力。由今生或生生世世所造的種種行為，營造出來的漣漪，是無法將它消弭的，所謂「凡走過必留下足跡！」宗教師無法決定臨終者的往生去向，但在本職上是可以提供方向。

1、結一份善緣

甲宗教師提到協助臨終情境會依臨終者的背景文化、知識、年齡、家庭、婚姻等，間接會影響他們臨終處境的不同。

甲宗教師說：「如無學佛的臨終者比較罣礙子孫，執著家屬，一生

都在為家付出。所以在最後時刻會產生一些後悔的心情，此時其實就會產生無明，回想生前被人欺騙或欺負，心不甘願，而有話無法說出來，就更罣礙。」(A02-002)

一生為家庭付出，沒接觸任何宗教信仰，到臨終時刻仍會依家屬為依靠與寄託。在最後生命回顧的時刻裡，浮現的是生活點滴，放不下、捨不得的情景，因此在如此短暫的時刻建立修行概念較不容易。

甲宗教師說：「在臨終的時候，我就是盡力的幫助他，感覺這是一份責任。既然他會在臨終前來到這裡就代表他有善因緣，就是有機會，我就是去幫忙他。」(A02-006)

甲宗教師語帶凝重的說：「其實是針對他罣礙的部份去協助他，使他放下安心。引導臨終者此時要將心放在正念上。」(A02-002)

尤其進入彌留的臨終者而言，宗教師以結善緣的心情來協助，她提到：「其實他彌留，但是意識是清楚的。對於平時沒有學佛的人來說，真得很難。只有提醒他提起正念，並且靠家屬來協助他。」(A02-002)

有些人並沒有宗教信仰，只是隨著傳統來到寺院，或是方便處理喪事，選擇到寺院安放。對於此類的臨終者，宗教師仍以平常心去引導，但不如事前有預習的臨終者準備齊全，只能盡量助緣念佛來協助捨報安詳。

甲宗教師：「每個人的根機都不一樣，在協助法門上都是依臨終者的現象直接開示，每一個當下的因緣都不一樣，所以在法門上的運用，沒有一定的次序，只是真誠的心，鼓勵他念佛，以及要家屬提起對佛菩薩的信念，跟著一起念佛，因為他們才是最直接的親人，利益很大。」(A02-005)

每個人的習慣背景或多或少都有些許的不同，對於臨終現象也會因臨終者的病情、心境與生前的習慣有所影響。因此宗教師提到最重要是真誠心，及家屬信仰的虔誠度。

2、臨終祝福

生命充滿許許多多的無奈，為了生活打拼、為家庭忍耐，生病或至死的時刻，卻無人照顧，只遺留尿騷味與藥水味陪伴孤寂感，徒增白雪靄靄的淒涼。

乙宗教師提到對於臨終病人的往生，其實感觸很多：「**如果知道往生者的背景是惡妻孽子，死的時候家屬都不願來看他，結束了這個苦，我為他高興。如果你在人間沒有親情，沒有溫暖，過得讓兄弟姊妹推三阻四的，這種情況我真很祝福他離開，生命就這樣結束了，我會祝福他未來的日子不再有這樣的因緣。**」(B02-004)

人生在世親情是我們唯一的依靠，當親情都遠離了，自己又處在苟延殘喘的狀況下，此時死亡已經不是最恐懼的事了，而是被親情所遺棄的心痛，所謂「錐心之痛」、「哀莫大於心死」。

乙宗教師說：「**如果今天他孩子還小，而去跳樓跳海，我會問為何他還自殺呢？或是他有傳染病，需要與一般人隔離的，以為他沒有用了，但他想與孩子親近，因為他知道自己生命有一天會消散，可是有一個依賴的親情，這親情又讓他擔心孩子被感染，所以內心是處於矛盾的，他不想這個病又為他帶來後續的痛苦，他就自我處理。但有的人礙於夫妻間的關係，愛情的關係，而自我結束的也有。**」(B02-004)

這是父母親的偉大，當自己變成家裡負擔或是會感染禍害家人、子女，他們便自行離去，選擇保護親人或孩子的方式來安置自己。其實當個案選擇離世的時

候，卻沒想到此傷害會烙印在家人或孩子們心中，這個痛是無法抹滅的傷痕與記憶，也是我們難以處理的情境！

3. 真心誠意的送行

為了生活大家庸庸碌碌的過日子，當退休或休息時才發現歲月竟忽然而過了！又當開始享受生命或體悟生命時，卻發現身體已磨損衰弱，甚至送保養廠維修或回收了。

丙宗教師對於送行臨終者保持著祝福的心情：「**每個來到我身邊的人都與菩薩有緣，相信菩薩的安排。如果臨終病人希望我協助或是關懷，都一定會盡力協助！以歡喜心去面對臨終者，真心誠意的送行他。**」

(C02-002) 宗教師以一份誠摯的心迎接臨終者，對於與自己有緣的臨終者或家屬，宗教師都歡喜心面對與接納。

宗教師對於每個臨終者都抱持著結善緣的態度，希望每個眾生都能有機會聽聞到佛法，並於臨終無障礙，藉著佛菩薩的願力，在生與死之間能淡然渡過，免於如龜殼脫體般的痛苦。

(二) 臨終死亡現象

臨終瑞相的變化取決於病人之病因，及各個器官的缺氧程度。在佛教經典提到人的身體為四大—地水火風所聚，至於助念後屍體變化與瑞相的分辨，與此人平常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助念之後的身體柔軟與屍體僵硬之不同人體死亡之後，依一般狀況屍體僵硬將於死後 1-3 小時出現，6-8 小時波及全身，10-12 小時達到高峰，24 小時後開始緩解，3-5 天緩解完全（佛教都市論壇網站），而經助念並確證往生者是否身體柔軟、香味、熱度等現象，可能也因人而異。

1. 自然的沈睡

對於臨終時刻如何《跟親愛的人說再見》一書中提到：「有一位醫師太太罹患骨癌，因為做好症狀控制，雖然是生命末期仍能出國四次，圓滿心願，並在安寧照護下平靜過世。但是這位醫師在妻子走後，還常自問也問曹醫師：『那時候的決定對不對？有讓她快樂嗎？』『人生只能在不同階段作選擇，再怎麼做，都可能懊悔，因為病人最後都會死！』曹醫師回應這位同儕。（張曉卉，2008）」生命最後終究會走向死亡，要如何使臨終「好走」呢？從現象或是那些端倪看得出來？

甲宗教師以經驗來說：「*臉很法喜，現出一副慈悲的神情，身體也很柔軟，感覺很輕鬆。*」(A02-007)沒有特別的現象，只是輕鬆的感覺，如睡覺般的安詳吧了！

甲宗教師說：「*但是看到她自在的樣子，往生的神情就像睡覺一般，只是沒有呼吸而已。*」(A02-007)

從宗教師的角度來看，被協助者能安詳平靜的離開，是助人者最期盼的結果。對家屬而言也是一種喜樂與安心的呈現。宗教師對於臨終協助後的個案是否有呈現任何狀況，是不重要的，認為只要不痛苦的離開都是好的現象。

2、回到最初的『面容』

乙宗教師對於臨終協助的看法：「*自己看過很多因助念而得瑞相的殊勝功德，我都會想是不是家屬拿來做自我安慰的情景。第一點人會皺眉頭是因為有自主意識，因緊張不舒服，當你一口氣不來，整個神經就鬆弛了，沒有那種意力再讓他緊繃，當然慢慢就舒緩掉了。第二點在世前是紅面或白面都好，或許是因為他的痛苦，等到他的血液不再循環的*

時候，會呈現什麼顏色不知道。」(B02-007)

以醫學或現象來看，或許如法師所說，當身體不再運轉、靜止了，這一切緊張壓力的條列皺紋自然就會鬆緩、舒坦。但對臨終者而言，是壓力造成或是器官影響，重要的是再於最後的安然捨下。又如乙宗教師所言此現象是家屬的『自我安慰』，如其所然也不失為一種療傷出口。

乙宗教師說：「從這些往生現象來看，助念之後身體、臉部會產生怎樣的變化，我覺得是善巧方便給家屬看，在過程中助念開示是讓家屬聽，也讓他們有機會去讀地藏經、水懺、梁皇等，或許在經典裡頭可以讓他重新認識生命一次。」(B02-007)

每個人的死看似相同，身體不動了，呼吸停止了，外相就是如此，至於會出現屍斑或是臭味，表情猙獰恐懼，眼睛合不上，嘴巴大張等等現象，一般人都認為此是放不下或是遺願未滿所成。但這些現象的真實性我們無須去追查，只要協助或助念能讓家屬心安，而臨終時刻有人陪伴送行，讓活的人有機會對生死再次認識與體悟，則外境的顯現已無關緊要。

3. 本來面目

一聲：「大哭！」光溜溜的來到人間，不帶絲毫一物而來！

丙宗教師對於臨終現象的看法：「對臨終者的面容看過百種，歸類起來發現年長壽終者，其實面容都屬於安詳型，較像睡覺。年輕臨終往生者面容較有猙獰感，雖然協助助念或開示，還是感覺臨終往生者那份不甘願與捨不得的神情。」(C02-005)

宗教師的經驗歸納上，對於年齡會產生不同的臨終現象，或許屬於心願未了，總是較難放下責任。

丙宗教師談到有學佛者會較容易接受臨終協助：「有學佛的臨終往生，在協助臨終時比較容易放下，而臨終現象較為祥和。」(C02-006)

關於有信仰或佛教居士，因長期接觸到生死議題，也瞭解到人總是會走到死亡，因此宗教師認為學佛者較容易引導放下。

丙宗教師：「臨終往生的面容如何，其實也很斷定他是好是壞！因為疾病不同也會影響臨終表情的呈現！」(C02-007)

人天生有不同的體質，有強壯體大的軀體，亦有瘦弱體小的身軀，當然生病死亡者也會因是突然吸不到氣而亡呢？或是真正被疾病打擊而身亡，這些或許都會造成臨終現象面容不同。

所以丙宗教師認為臨終現象不代表任何意義，自己仍會做好本份事，盡力協助與助念！

(三) 小結

定位是一種很微妙的立場，是一種設身處境的感受，以及別人給予的肯定位置。從內容中宗教師對於臨終場界的定位很隨緣，因為他關係到彼此之間的感覺與信仰上的認知。宗教師認為來到身邊的臨終者都是因緣和合，因此本著一份善念，結一份善緣的心情來祝福臨終者，希望臨終者能如睡覺般的自然安詳往生，回到本來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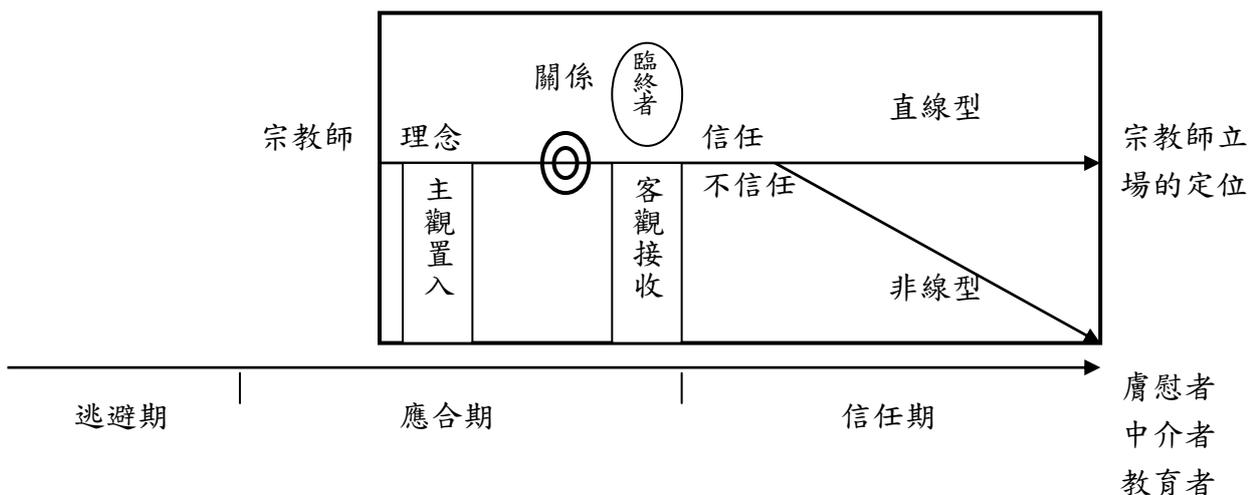
如果要設置宗教師的定位，我想應該是開啟臨終往生的橋樑者，於生者與死者之間貫穿了生死之線。對臨終者而言，宗教師拉起生與死的的出入口，對家屬建立生與死的概念與認識。因此，宗教師在臨終場景中，定位了自身的責任本職，搭起生與死的拱門，提供生死諮詢的傳單，讓生命有始有終的圓成。

第二節 臨終個案示現之探討

一、宗教師與臨終者關係的重要性

宗教師認為協助臨終時，『關係』會影響協助的成效，彼此的信任度是很重要的。宗教師覺得在協助臨終過程中，與臨終者或家屬如果沒達到一定的信任程度，是會影響宗教師協助立場的不確定。由研究分析得知理念屬於主觀，對於預期性或非預期性的臨終者能攝入，但由客觀態度來看，協助者與被協助兩者也可能是非線型的效標。如圖5-1：

圖 5-1 宗教師與臨終者關係定位圖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 (p16) 台大安寧療護提到宗教師與病人和家屬之間的互動發展過程來劃分為逃避期、應合期、信任期到最後的定位期，本研究在彼此的關係定位中，宗教師真正介入在於應合期，與臨終者、家屬關係建立，它形成一個重要的關鍵點—『信任』。如果誠信者，彼此之間成為直線型定位，安心隨著宗教師的法門協助臨終往生。如果疑慮者，宗教師可能淪為悲傷輔導的安慰角色，或是中介者、教育者等等，因此宗教師的定位也決定於個案。

二、臨終個案示現之分析

(一)、甲宗教師協助臨終個案的現象

甲宗教師在三十年的協助臨終關懷過程中，提出了幾個案例，除了在短暫的臨終引導外，也敘說著彼此間關係的建立，及親證了信仰及修持的重要性。甲宗教師協助臨終案例表中，有三位臨終往生的個案，都是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到甲宗教師面前，透過幾近兩小時的時間協助引導，臨終個案在往生後都呈現安詳相面。如迴光返照的談笑風生、或是死後助念八小時，身體仍呈柔軟狀態。

對於臨終個案的回饋，讓甲宗教師更加相信修行的功德力，以及對佛菩薩的信念。並力行發願往生西方淨土三資糧一信、願、行，兼持著阿彌陀佛的願力，信西方極世界是最美好的再生之地，回歸本土。

表 5-1 甲宗教師協助臨終個案的狀況

個案	年齡	病因	臨終者與宗教師的關係	臨終現象	瀕死身心狀況	死亡呈現視狀	從瀕死到死亡*
女A1	43	癌症	寺院長期共修居士	嘴唇乾燥、彌留	迴光返照、愉悅、能說能聽	身體呈現柔軟度、笑咪咪	2 小時
女A2	80	慢性病	一個月前到療養院關懷她	褥瘡、潰爛、哀號、哭泣、靠機器生存	歡喜面容、喃喃念佛	身體也很柔軟、輕鬆	1.5 小時
女A3	75	不詳	寺院長期共修居士	知覺清楚、沒痛苦	愉悅、能說能聽、念佛	自在、身體還很柔軟	一小時多

*本時間是指臨終者呈現瀕死現象到斷氣，所協助的時間而言。

*宗教師與臨終者平日接觸較頻繁、交流理念熟悉者，則在臨終協助時力量較大。

(二)、乙宗教師協助臨終個案的現象

乙宗教師協助臨終過程裡，體會到當下一份善念是非常的重要！在案例中提出幾個不願面對臨終而延誤善終的個案，死後現象中發現有不安的神情，也造成家屬終生的遺憾。尤其非預期性的自殺死亡，徒增家屬永遠的悲痛，及造成生命無法打開的纏結。

表 5-2 乙宗教師協助臨終個案的狀況

個案	年齡	病因	臨終者與宗教師的關係	臨終現象	瀕死身心狀況	死亡呈現規狀	宗教師協助的時間*
女 B1	年長	不詳	無	進入彌留	亡者沒知覺	斷氣送回家	近一天
男 B2	中年	肝癌	學佛與宗教師不熟	嘴長膿包潰爛、氣喘、有知覺	要求歸依吐一口氣	心願已了捨報安詳	二十幾分
女 B3	年長	不詳	無	放不下家人 不接受死亡	不接受 臨終協助	身體硬化	1 小時多
女 B4	中年	憂鬱症	學佛與宗教師不熟	求神問卜、內心痛苦、自我了結	陪伴協助 臨終	家屬傷痛 表情難看	1 小時多

*本時間是指臨終者呈現瀕死現象到斷氣，所協助的時間而言。

*宗教師與臨終者平日接觸較頻繁、交流理念熟悉者，則在臨終協助時力量較大。

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中省覺到生命的美好，及臨終規劃的重要性，深刻體會到死亡雖是必經過程，但臨終卻是一種福氣。因為臨終讓我們有機會對家人告別，對自己的生命重新整理，也對此生旅程的過客有了生死教育的回饋。

(三) 丙宗教師個案臨終現

象丙宗教師深刻體會到生命很脆弱，個案的年齡都不大，正值年輕力壯的時期，突發疾病找上門，是臨終者與家屬最無法接受的情況。個案中有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現象，當下宗教師感受到臨終者與父母親不捨的親情存在，這份不捨不祇是親情而已，也是一份責任未了的心願。

丙宗教師對於臨終協助的過程中，內心保持著靠佛菩薩的願力加持，希望臨終個案都能無有痛苦、安詳平和往生。

表 5-3 丙宗教師協助臨終個案的狀況

個案	年齡	病因	臨終者與宗教師的關係	臨終現象	瀕死身心狀況	死亡呈現視狀	宗教師協助的時間*
女A1	45	癌症	寺院長期共修居士	嘴唇乾燥、彌留	愉悅 迴光返照	安詳	1.5 小時
男A2	55	口腔癌	兩個星期	無法說話 神識清楚	歡喜接受 唸佛	安詳	2 小時
男A3	30	高血壓	見過數次面	彌留	臉色轉好	面容寧靜	一小時多

*本時間是指臨終者呈現瀕死現象到斷氣，所協助的時間而言。

*宗教師與臨終者平日接觸較頻繁、交流理念熟悉者，則在臨終協助時力量較大。

(三)、小結

表格中甲宗教師的個案屬年老有學佛者，對臨終關懷都有概念，因此臨終時刻較能捨下，自在往生。乙宗教師提出較有困頓的個案，舉例放不下一口氣的個案，及願意捨下個案類型的不同，也加入大家忽略的非預性『自殺』個案，因此

個案的臨終變化性較大。丙宗教師的個案屬於突發性疾病造成，內容呈現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情景。三位宗教師協助臨終都有百千場的經驗，對於個案往生後的現象，都保持祝福的心情，而家屬都感念宗教師的協助。

三、研究小結

(一)、世代對於生死困頓議題不變

本研究發現在協助臨終過程中安寧病房與道場宗教師，以及年輕或長老宗教師，對於臨終者引導的問題大都為：1、探索心願未了的部份以做遺憾補償。2、探討強而有力的引導指導。3、依心願做為協助的橋樑。4、臨終往生病情告知。5、建立臨終信念。因此發現世代及環境對臨終者的生死困頓議題似乎影響不大。

(二)、安置往生處所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臨終者對於身後事的安置是會掛念的。一般往生室設立有殯儀館、醫院往生室、寺院西方廳、及家裡，臨終前個案大都會決定要在那捨氣安身，因此發現環境歸放也影響臨終往生品質及尊嚴。如醫院有時間限制、家裡因信仰不同或財產紛爭而爭吵、居家臨大樓或公寓等不便等，目前殯儀館算是最好的選擇、寺院更是最優擇處。但異於世代變遷，佛教寺院設立西方廳已所剩無及了！

對於最後一口氣的捨命行為，看似愚說，但對臨終者或家屬卻是慎重其事，所以對於臨終者在捨命時要決定安放在何處，是一件重要以及生前需要考量的問題。

第三節 宗教師協助臨終之生命意義

此節探討宗教師在協助臨終的過程中的生命體會與反思，對於修行生命觀的建立，及借著臨終場景的修行，展現對未來的生命張力。

一、從協助臨終體會到生命要活在當下

釋文殊在《心靈世界》中提到佛教的人生觀：「佛教的人生觀，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悲觀、消極，厭世與捨離；其實，只是由消極跨進積極，由悲觀走向樂觀，由捨離苦惱短暫的世間，進而趣向快樂而永恆的真理生命。故佛教認為，人生的意義，不是在於假我物質的享受與佔有，而是在於涅槃真我的開拓與證得（釋文殊，2002）。」

一般人對於佛教修行者的印象大都是消極、又消極。殊不知佛教談的是最積極的生命，它談的是生生世世的離苦與極樂，對於生命的期待與能量，更是精進與勇敢，因為它追求生命的頂極之點。

甲宗教師對於長期協助臨終的過程中，體會生命的意義在於活著的當下，她說：「因為在常住的關係，幾十年下來接觸臨終的人，幾百個應該有吧！在接觸的過程中，自己都會去體會，生死是什麼？而自己如何去幫助別人？而對於“生死”來說『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幫助他們生活與生存，這也是很重要的。」(A02-011)

由於長年的經驗讓甲宗教師深刻體會生死意義，也瞭解與其看恐懼死亡，倒不如好好善用生存價值，協助他們快樂的生活與認識生存的意義。

甲宗教師說：「在多年的幫助臨終中，體會到無常、自然現象、生活就是如此，生命就在剎那，生死死生、快去快回，不斷的輪迴。」(A02-011)

法師認為生命就是不斷的輪迴，不管在那一道都是生生滅滅的短暫而已，是一種自然的無常現象。

乙宗教師說：「我覺得臨終前的開示非常重要，但畢竟聽懂得人太

少，因為善根不足。自己從經典知道往生的事情，從西藏生死書、無常經等，去體會那個是方便法，那個是究竟法，去融會貫通。如果當自己已經能融會貫通了，什麼時候都可以安然往生了。但是現在看到的很多古仙人所講的那些智慧言語、情境等，要怎樣才能契入進去，要如何真正的知道，不是用情景來自我催眠，自我覺得就應該如此。」(B02-009)

通常一般人缺乏場所與機會可以學習死亡，我們只是憑藉著起死回生者的經驗與紀錄來傳述「死亡」這個議題，雖然有許多個人經驗與宗教色彩的繪本，但仍不足以道盡「死亡」完整的面貌。乙宗教師感觸到雖然協助許多人臨終往生的經歷，但是仍是霧裡看花，不明瞭真正的狀況與情境是如何！尤其在協助的這些日子裡，也體會到人需要有特殊的因緣，才會接觸到臨終有人協助，而又願意接受被協助，這又更需要相當大的緣份。

乙宗教師：「以我所認識的佛法來講，不是往生才去極樂世界，如果他可以跟佛所說的常樂我淨相應的話，生命的剎那就不是在這口氣斷了才是生滅。」(B02-010)

對乙宗教師而言每個時刻的生滅都是臨終說法，對於留著一口氣來到此地的臨終病人，是一種緣份的和合，如果臨終者生前對生命的理念具足，那臨終協助是一種對世人示現的慈悲。

另外乙宗教師也提到：「如果當下每個剎那都在『覺』裡頭，剎那等於永恒，一句佛號跟一百句佛號是一樣的。」(B02-010)念佛號是方便法，如果時時刻刻活在當下，何須念佛來填缺。

法華經說：「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相應是法門的重點，是修行的竅門，一句佛號與百句佛號在於法門的相應，如臨終者或宗教師彼此能否相應，才是協助的目的，是剎那亦永恒，已無關緊要。

丙宗教師：「學習知識是基礎的建立，進到實務練習到多年的經驗，中間過程不是知識或文字可以描述的，透過本身對生命的體悟，及洞察世事的變化，年復一年的歲月，增加了心性的成熟與睿智，學習與吸收各方面臨終資訊，是為了能更有效益的協助臨終者，但最重要在於解脫自身生死問題。」(C02-003)

我們的生命所要學習不是「生之前」與「死之後」的事，而是在生命的生涯發展歷程中去學習覺察生命、體認生命，於有限的生命中去實現自我的價值。宗教師透過協助臨終的場域學習到生命的核心問題，也就是自身生死問題的存在感。

二、在臨終場域中省悟生命的韌性

依佛教的觀點來看，人的身體是因接受業力之報而來，當支持生命的條件耗盡之後便是一期緣盡，即面臨死亡。由於各人的條件不同，則壽命有長短，又因不同，報亦不同，所謂「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

在修行的過程中，協助臨終已是宗教師的修行法門與生活的一部份了，甲宗教師提到：「其實所接觸的都是寺院的居士佔大多數，因為他們平時擁護我修行，照顧我，所以當他們有需要我的幫忙，我會盡力，彼此各站其位，各盡其心。」(A03-001)

一般在寺院道場除了有僧眾住持外，仍需要在家居士的護持，形成佛教所謂的僧俗二眾的團體。僧眾以修行用功為主，居士以護持道場為輔，彼此共同負起宣化度世的責任，各司其職的呈現自己的生命。

在修行法門上甲宗教師說：「平時修行方式都是念佛為主，觀照自己的心念，隨時把握當下。任何事情來就去做，沒有什麼困難的，來到

面前就是『行』而已！」(A03-002)

在佛門中經歷無數生老病死的景像，以及歲月累積的修行深度，讓法師更清楚明白世間的常理，因此順逆境都是隨遇而安的態度，都是讓自己去體會修行。

甲宗教師：「修行可以讓我們有依靠，生要靠人，死靠佛菩薩。」

(A03-002) 古代在禪堂流行一句話：「身心交予常住，性命付予龍天。」

專心一意的修行，剩下的問題就交給護法龍天。

乙宗教師平實直率的個性，說：「大家都是愚痴的凡夫：『不見棺材不掉淚！』已經在業海裡頭還不斷的造業。雖然法義上是知道了，經典也看懂了，為何沒辦法契入呢？只能說自己的力量不夠，覺得很慚愧。」

(B03-003)

乙宗教師談到修行的部份，一再強調慚愧，因為道場的職事，除了大殿的早晚課外，西方廳停棺的臨終及往生者，總是趕在燒眉之急。林林總總的生活雜事，要件件把握當下，念念觀心，都是不容易的事。

對於自己目前修行的感想，乙宗教師說：「自己覺得很慚愧，在法義上有些已知已懂，但還是有習氣在，所以仍然在人世間沈淪，沒辦法像古人一樣：「此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想能有此情景，看他的不受後有，是否能自己入滅，這才是一個大功夫。」

(B03-003)

乙宗教師以古人為鏡，希望今生能效仿古人在道業上精進有所成就，但嘆自己劣根性強，難以雕塑成材。

乙宗教師很有趣的比喻自己：「雖然常常說慚愧卻又天天造同樣的業，自己真得不受教。如小孩子被熱水湯到就知道痛，下次不會再做同

樣的事，為什麼長大之後習氣越重，會想包裝自己、武裝自己，自己有幾分清淨、幾分染著，自己最清楚，卸下面具之後反覆思考，從經典裡知道貪瞋癡，但為什麼斷不了，不能像禪宗公案，當下悟了。」(B03-003)

乙宗教師覺得自己有點社會化了，不再單純的面對自我，而對於修行更是覺得很慚愧，為何無法斷掉習氣，為何天天造同樣的業，其實這也是修行的難處。以神秀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我們都屬於漸修型，積沙成塔終會成就。

丙宗教師：「透過每次的協助臨終觀察如何自我解脫，結果發現每個個案的臨終在理論上是一樣的，器官衰竭、昏迷無知、不甘願、捨不得、放不下等等的臨終現象，但為何往生情景不一樣呢？」(C03-005)

一樣米養不樣人！一樣的六根、五臟六腑、包著一皮，為何臨終卻有不同的景像！同樣的宗教師、同樣的方法、同樣的模式，結果卻是不同！因臨終者有太多我們未知的生命背景議題，從小的經驗在心中建構起怎樣的人生態度，對生命的看法與價值性又如何？

丙宗教師：「臨終協助是一條可長可短的路程。以長來看—生死教育本身就是協助臨終的課本，教育生前死後該注意的事項，提醒著生死議題隨時在側。以短來看—當生病無法治癒時，即開始規劃臨終道路，直到死亡辦理喪事為止。」(C03-007)

宗教師透過協助臨終場域中發現生命其實是在學習生死議題，修行即是學習生死，覺得生死教育是初生到老都要學習的課題。

丙宗教師：「雖然長期接觸臨終往生者，也知道佛學義理，但生活中有太多的迷惑與無知現形，因此也感到非常慚愧與懺悔。所謂：『發

心容易，長遠心難持！』』(C03-008)

人生是一條線，看似完整的面型，其實細膩觀察可以發現，生命是點面鋪成的線型，每一小點都有不同錯綜複雜的因緣存在，因此宗教師覺得無力與無奈的心情，順著因緣而行。

小結：

生命猶如鑽石一般橫切許多的生活層面，而修行却是佛教宗教師的全面性。對於自我的內觀功夫，以及菩薩的渡眾法門，樣樣都是身為佛弟子畢生的功課，這份外顯菩薩身，內藏聲聞行的心性法門，談何容易！

在舍利弗的一生故事中提到，舍利弗向阿那律尊者說：「阿那律好友！當你想到你的天眼時，慢心就生起了；當你想到自己堅定的精進，警覺的心念，無憂擾的色身，專注一處的心時，掉舉就產生了；當你想到你的心不能從煩惱解脫時，這就是惡作。如果阿那律尊者能夠捨棄這三種心境，不再注意它們，就能將心引導到『不死界』(Deathless Element)(大藏經增支部四集，第一六七經)。」

貪瞋痴慢疑是眾生的特性，每個念頭的升起都代表著慾望的需求，阿那律尊者在佛十大弟子中天眼第一，證得如此聖果的尊者，尚有微塵的見思惑，這也是在勉勵我們，修行的功夫是需要生生世世的努力與精進，並且提醒著「凡有所念便是執」。

三、協助臨終善緣之探討

生命，一如宇宙間任何事物，都因條件聚集而出生，因條件的持續而生存，因條件之漸去而衰老，因條件之耗盡而終亡，「成、住、壞、空」，「生、住、異、滅」或「生、老、病、死」，這是萬物存在千古不變的軌持。在這變化萬千的宇宙中，該如何編織生前的功績偉烈、以及死後的追思加冕！

甲宗教師：「第一次接觸臨終者是以居士的身份去助念，後來在寺院帶髮十年當中，也會幫忙協助臨終的指引，因為他們信任我的用心。」

(A03-005)

助念可以說是學佛的入門，從助念的新手到修行的老手，中間不離生與死的教育。甲宗教師以居士身份廣結善緣去助念，學習覺察到生死，進而入佛門淨地修行，以解脫生死關卡。

甲宗教師：「對於臨終的規劃，只有一個要點，就是能利益大眾的方式都是好的。」(A03-007)

甲宗教師對於臨終的方式或看法，及對自己未來的規劃，淡然而慎重的覺思著『善巧方便』，讓眾生舒服、建立正知見，便是最好的生命規劃。

乙宗教師提到：「自己還要加強培養攝授的親和力，結眾生緣，這樣的話才有機會將自己所學與他人分享。第二點則是建立自己正確的觀念，以身作則，不是高談闊論，眾生來談死時不是消極的，讓對方能勇於面對問題，如『無常經』所談的：如果你悲傷，他能夠好的話，那你就悲傷，但是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用悲傷。」(B03-005)

佛教有句話：「未成佛前，先結人緣。」成佛的定義不是塗金滾銀的佩帶瓔珞七寶坐在供桌，等著大眾供果獻花膜拜崇信。而是永垂千秋的慈悲精神，悲情愍願，讓眾生離苦得樂，如觀音菩薩發下：「普渡眾生」之願，地藏菩薩更發下不可能的任務：「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一位渡陽世悲苦眾生，一位渡陰間罪苦眾生，彼此不為成就佛果，志在渡化眾生。

乙宗教師也談到對於生死感觸很深刻：「如果這個痛是實有的痛，那生命消散了，那將不再痛了，表示這個痛也不是實有的，就應該放下。」

如果能夠在臨終前建立這觀念，讓他能在臨終前感覺得捨報安詳。」

(B03-006)

痛是一種生命存在的覺知，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感覺，要真能體會痛，分析它真實的空性，即明白痛是因緣觸受所生起的感受。它看不到、捉不著，卻也難放下，如參禪時常聽到：「打破妄想謂之死，清淨無染謂之生」。因此，乙宗教師體會到臨終要建立佛教生死空性的觀念有所難，而如果能深刻體認生死空性的話，則能放下生死議題。

最後乙宗教師提到在協助臨終的體會：「**佛陀時代每一個人在未死前就宜建立有系統的準備，所以在協助臨終往生時，我都會覺得是在把握第二個往生機會。**」(B03-008)

死既是業力，如果臨終往生才來寺院，是非常可惜的。佛陀建立一套生死解脫的法寶，讓我們學習面對既定的業力—『死』，它是用慈悲心看待『死』，或是用解脫來了『死』，這是一門生生世世學習的功課。

丙宗教師體會到：「**透過對死亡的概念，以及平時助念的經驗，整個協助臨終過程都與本身生命背景有關。**」(C03-006)覺得協助臨終是重要的，但宗教師本身的生命議題與經驗是會間接影響臨終者。

丙宗教師覺得：「**最重要的是宗教師本身的心性要內化，是否能感同身受的去貼進臨終者的情景，以對待子女般的心情去協助臨終過往的孩子。**」(C01-009)丙宗教師認為協助臨終要有如母憶子的心情，當做襁褓中的小孩，擔心受餓怕冷跌傷，以喝護愛子的心去幫助他。

對於宗教師在協助臨終場域裡，體會「認知到死亡議題」與「讓死亡深入心中」，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宗教師感念每個臨終者的示現，這所費不貲的

教育課材，讓自己更懂得珍愛生命與把握活在當下的機會。如果我們想讓死亡改變我們，就必須正視死亡問題、省思死亡這件事，從中學到教訓，瞭解到真正的追求不只是為了生命的意義，而是「活著」的體驗。體會生命張力的相續性—生死死生，並學習讓親情的執著昇華為道友，以及反思如何於臨終片刻，展現黃花落葉般的悠閒與自在。

第六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反思

本論文主要探討佛教宗教師在協助臨終場界中，對生命的體會、對生死覺照下建構的生命意義與價值，並進而探討出家修行的生命意義。本章內容有結論、建議與研究者反思。

第一節 結論

一、環境勾勒出的生命特質

家庭是生命原型的創造地，社會經驗及知識的學習影響個人對生命的瞭解及概念的養成。本研究甲宗教師與乙丙宗教師年代背景相差二十年，教育及環境背景殊異，因此對於生命學習的態度上亦有迥異之處。

(一)、原生環境造就的生命力

甲宗教師出生民間鄉村，在幾乎沒科技的環境，生活簡單純樸，能讀書亦是幸福中人。因此甲宗教師對於生命懷著珍惜與惜福，能有好的教育及穩定的生活，就很知足了。對於父母親含辛茹苦的養育，讓她明白生活要努力，再辛苦也要活下去，這是一種對生命及父母家人的交代。而身障二姊對生命的力爭上游及積極生存的意志，讓她更感恩五根具足與四肢健全就是一種最好的福報，以及加強她對生命有著更大的期許及付出。

乙宗教師是外省小孩，時逢本省人對外省人不解的時期，母親與父親又相差二十幾歲，形成乙宗教師對於家庭背景的描述淡而化之帶過。本研究分析中得知乙宗教師因父親與母親的環境與教育及年齡時空不同下，對於教育及溝通生活模式有所分歧，因此乙宗教師對生命有許多疑慮想要去挑戰與追尋。當看到年老的父親為家庭的付出、及對大陸前妻的放不下，此讓乙宗教師感受到生命的無可奈

何。另面對父親的死亡，讓乙宗教師初次體會生死議題的呈現，迫得他去接受死亡的存在，也產生對生命更多的探討與思惟。

丙宗教師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對於鬼神及生死議題特別深刻，在父母親老實純樸的教育下，對生命抱持著盡本分的責任感。丙宗教師在經歷父母親往生的臨終情景，體會到親情的愛是世間最珍貴的寶物，是千金萬金都無法替代的，也因此更體認生命中有太多的當下要珍惜與把握。

本研究分析結果瞭解到宗教師受家庭背景的影響下，造就未來對於追求生命意義及價值有著直線的推力。甲宗教師對於生命有守拙樸實的態度，乙宗教師對於生命有著獨立自存的學習力，丙宗教師對生命有著傳統民族文化的惜福觀念。宗教師雖有相差二十年，世代環境並未影響許多，在家庭背景長期操作制約下，形成宗教師對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認知。另外家庭受到重大事件的衝擊體會下，反使宗教師們對生命的追求更積極面對。

(二)、職場中體察到生存的能力

思想的雛形源自於父母的管教與家庭背景影響，但後期的成人社會體系更是生命點綴及修補學習養成場所。宗教師處於環境生存競爭的背景文化，對於生命有著現實問題存在—『生存與經濟』，經濟深深影響她們對於生活的不確定感，在職業場所抱持著努力為生命而活。甲宗教師很早便開始學習做學徒，以培養一技之長，在職場的環境中兼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保守態度，及固有的傳統理念—安分守己厚實的待在工廠。乙宗教師因父親的早逝離鄉背景到外地生活，對於家庭的不安定及社會正處變遷科技之際，她對於職場有著挑戰與好奇的成分，也形成她對生命的看法產生無常觀的理念與尋求。丙宗教師因年輕進寺院，對於寺院因世代變遷而改變較有體會，感受到社會科技的成長，相對影響寺院修行環境與僧眾的學習。

(三)、在佛門中找到生命價值

一個人從幼年到青少年時期種下根深蒂固的習慣與認知，壯年的概念與知見不容易被影響，也不容易接受矯正駁斥。本研究受訪者都在而立之年才真正出家進入佛門，早期受佛學洗禮薰習，教育規矩方圓及戒本法規，直至確定人生目標及對生命未來的方向，才剃髮染衣入門為僧。甲宗教師經歷佛學院的培育，養成對生命有著無常觀及積極追求的一面。對於生命有著『無常』的看法，從早期的助念奠定她對無常的認識，以及對死亡的學習，因此抱持著生命要好好的『活』，要積極推廣生死議題，以不負此生的任務與責任。乙宗教師在佛學領域建立生命不同層次的體會，對於早期經歷的不安穩感，及幼年影響的人生觀，在此有著被替代的模式出現。乙宗教師立志追尋生命宗旨及意義的同時，也開闢生命存在的價值。丙宗教師在因緣具足下入了佛門，對於生命的認識純粹在佛門園地，對於生命的體認更是在協助臨終下，建立起珍惜的態度。

佛教場域的教育學習讓宗教師建立未來的藍圖，對生命有了方向與目標，對修行鋪設學習的磚塊，以開展對生命的期許與覺觀體認生命意義與價值。佛教的生死觀是超克生死的理念，學佛修行真正目的是要「超越三界，了脫生死」。在生活中、在剎那當下、在覺知觸受時，深刻去觀照生死的遷流生滅變化，能真實覺悟四大和合的空性是無常、無我，便是悟了黃花落葉的真理。

二、在協助臨終過程體會到自利利他

三位宗教師對於生命的看法都是活在當下，體認生命存在價值，在於自利利他。而臨終陪伴是最好的場所選擇，度生亦度死，能用功行持，輔導家屬安心，協助臨終者安詳，亦是宗教師覺察了脫生死的用功處。

(一)、協助臨終的理念與關係

身為助人者總會透過協助經歷去省思與觀照，進而培養個人生命素質，人格特質，對生命價值及理念。助人者的觀念會牽動受幫助者的想法，因此它在協助過程會具有影響力。

1、協助者的理念影響著臨終者

本研究分析甲宗教師以『希望』的理念做為臨終前導性指標，以此輔助臨終者及家屬關懷生死，為臨終設立目標，也為家屬建立生死理念。乙宗教師對於臨終協助的看法是『隨應根機』，認為死亡性質的不同會間接影響臨終時刻。如藥師經提到人有九種橫死無法壽終正寢。丙宗教師對於臨終協助單純的保持著『真心誠意』的態度向臨終者送別。研究中得知宗教師共同理念都覺得『讓活著的人有機會學習生死議題』。

2、建立關係的重要性

宗教師認為協助臨終時，『關係』會影響協助的成效，彼此的信任度是很重要的。宗教師覺得在協助臨終過程中，與臨終者或家屬如果沒達到一定的信任程度，是會影響宗教師協助立場的不確定。

(二)、協助臨終時的困頓問題

從事任何職業或神職的助人者都會遭遇到困頓時刻，尤其是生命核心問題。協助臨終的過程裡，宗教師從焦慮困頓及法門運作的撞擊網狀裡，去體認生命、蛻變生命、淨化生命。

1、協助過程的困難點

協助臨終會面臨到的阻礙點是：(1) 心願未了及未竟事宜，(2) 捨不得親情

的愛，(3) 不甘願就此了別，(4) 信仰的虔誠度，(5) 家屬的配合等。在協助臨終過程裡，發覺臨終者或家屬對於以上事項若無法接受，則是一種阻礙，此障礙會影響臨終者往生品質，及家屬創傷性遺憾的排除。而針對以上幾點項目，形成宗教師在臨終過程中要去克服的地方，以及引導家屬去體會生命意義的學習課題。

2、法門的運用

本研究分析結果得知，宗教師對於臨終協助在法門的運用上，依阿彌陀佛的願力—『淨土法門』。宗教師認為『念阿彌陀佛』聖號是最簡單易記的方法，不管有信仰或沒信仰的家屬都可以接受。對臨終者而言，簡而易記更直心切入，專注一心持名即可。另外對傳統信仰者來說，亦較為熟悉。甲宗教師以『念佛』為主，對於臨終者或修行方法，都依念彌陀聖號為主修。乙宗教師目前依『觀照』學習修持法門，但協助臨終者仍以念佛為首。丙宗教師本身依『念佛』為己修，協助臨終者也以念佛為法門。因此法門的運作，念佛已經是普遍接受的臨終餞行曲。

3、技巧上的使用

本研究分析結果得知宗教師在協助技巧上必須有幾點要契合，如彼此間距離的問題、引導的語氣與音量、並觀察臨終者與家屬的感受與覺受。宗教師的引導脈絡大概有兩種：(1) A. 安住臨終者的恐懼心與舒發家屬的緊張，B. 全家共同念佛，減輕當下的無助，C. 以正向思考建立死亡的觀念。(2) A. 安慰家屬的心，B. 公式化的引導—開示、念佛，C. 建立家屬對死亡的認識。

(三)、協助臨終的生死觀

佛教把生和死看成一體，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開始，對於生死議題的看法

與學習，甲乙丙宗教師各有不同領會。

1、面對『生死』的態度

“生死”為世間現象界中自然生滅的過程，一直是宗教家學習昇華的課題。本研究甲宗教師對於生死的看法是以『平常心』來對待，乙宗教師認為『生滅』的生死只有把握當下。丙宗教師則以『自然接納』的態度面對，三者對於生與死的態度，是以生活來體會覺照，以平常心面對生命，觀照當下的每一念生起滅去。生和死如同一體兩面，像細胞不斷的新陳代謝隨時汰舊換新，時時刻刻的轉化過程吧了！

2、協助臨終關懷所建立的生死觀

「生死大事」四字足以說盡佛教的存在意義。憨山大師在《夢遊集》中說：「從上古人出家本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為開示此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新纂續藏經第七十三冊）。」甲宗教師透過長期在協助的場界中體到生的時候靠自己，死後一定要依靠佛菩薩的願力與慈悲力。而臨終現象是重新認識生命的機會，也是一種自然呈現。

甲宗教師認為生死是無常、生死死生是一場快去快回的輪迴，是一種自然現象，把握『活』著時候。乙宗教師認為依立場不同來決定，真正壽終正寢未必是『應該』的死亡天命，對於生與死的想法在體認上它再於『覺』與『不覺』之中，不在於壽長或命短。丙宗教認為生與死是『自然』的現象，對於生命總體來看，生與死是生命的開端與結束。

本研究分析結果得知佛教宗教師對於生死議題的體會，認為生死是要去面對它、接受它、超越它，如釋迦牟尼佛說：「世間無常」。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一切隨時都在變動遷流。因此，體認生命無處不是轉機，把握剎那當下的每一念

生起與減去！

三、協助臨終確立宗教師生命課題

生命如同流水，連綿不絕的相續著，又如日升夕下般的自然循環！宇宙一片一葉述說著生與死是如此的自然蒂落。

（一）、生死是生命永續學習的考題

甲宗教師在多年的協助臨終場界裡體會到生命是互相交錯的，是一串連結的生命體，並且深刻體認『生』的價值，及對『生』的期許。對於生命有一份今生亦是來生的相續，今生未完成的任務，來生再來努力。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曾經說，真正的追求不是為了生命的意義，而是真正「活著」的體驗。乙宗教師很感慨，雖見到許多的生死死生過程，但對於生命的警惕，仍不足以為戒；時而覺醒，時而放置。對於生命散發著堅韌的修行力，以及對自我成長的積極面。丙宗教師覺得生命在任何時刻都在說法，每個當下的一舉一動都在呈現生命力的存在，因此感覺生命如修行的書本，當下教育，現場考！

（二）、生命是永無止盡的學習

一個人能從體驗人生意義，去自我成長，並證明自己存在，這是真正的生命意義（馬斯洛，1973）。佛教宗教師認為協助臨終是一種責任，對臨終者是一個機會。甲宗教師將協助臨終往生視為此生的任務。乙宗教師覺得每一個剎那都在改變想法與作為，因此從協助臨終體會生命是要不斷學習觀照與努力修行，否則很容易隨境而轉。丙宗教師認為臨終協助是一條可長可短的路程。以長來看一死教育本身就是協助臨終的課本，教育生前死後該注意的事項，提醒著生死議題隨時在側。以短來看一當生病無法治癒時，即開始規劃臨終道路，直到死亡辦理喪事為止。宗教師協助臨終場界中建立生命的價值性，以及體認修行的任務與責

任，更體省到協助臨終是生命永無止盡的學習。

(三)、從協助臨終體會自己的生命意義

甲宗教師對於臨終生命未來的期許，生時好好盡本分，死後交付佛菩薩。對於生命未後期許，則希望建立生命教育以利更多眾生。乙宗教師對於生命態度及修行規劃，則抱著不斷學習，並朝向建立正確知見，及培養實修持能力。丙宗教師透過本身對生命的體悟，及洞察世事的變化，年復一年的歲月增加了心性的成熟與睿智，學習與吸收各方面臨終資訊，是為了能更有效益的協助臨終者，但最重要在於解脫自身生死問題，以達到自利利他的生命意義。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分析結果，有下列建議：

一、對於宗教師培訓機構的多元化

從研究分析知道有廣大信仰者，會選擇常期共修的道場法師來協助臨終，因此傳統寺院宗教師的培訓是不可忽略，建議開放多元化的培訓場所。

二、推廣生死諮商輔導

研究結果得知協助臨終能減輕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家屬有生命教育的功能存在，因此建議推廣生死諮商輔導，以達到臨終前先建立生死觀，及協助家屬創傷事件諮商，讓生命更臻完美。

三、加強宗教師對於『非預期性死亡家屬及亡者』的安撫教育

在此研究中發現宗教師需培養非預期性臨終個案的因應，因此鼓勵提倡非預

期性的臨終教育，對家屬做創傷性的輔導，以慰藉臨終往生者。

第三節 研究者的反思

在撰寫此論文時，回顧了許多自己的生命議題，如小時候親人的往生帶給自己害怕與恐慌。又陪伴母親臨終，整個過程歷歷在目，以《病床邊的溫柔》(石世明譯，2001)一書來陳述自己對於協助臨終的心得回饋。以下列舉幾點：「生病不允許我從當下逃逸」、「活在受限的當下」，生病與生活幾乎是劃上等號，它是生活的一部份，是一種無奈與無助，處在孤獨與寂寞的困境裡。對於病人來說是如此，對照顧者又何嘗不是一個囹圄。

如：「病人期盼訪客的到來，他無法回絕訪客的關愛。」回想在參加台大臨床宗教師實習，對於醫病關係還不太清楚，以一種關懷的心情去執行臨床宗教師的任務，因此對於病人的想法都是自以為是。經過經驗的累積與體會，越感發病人的世界是超乎常人的，不再自言自語的認是為真了。病人期待訪客的來臨與關懷性的支持，但又不願訪客帶來諷刺性的肢體語言，在矛盾的心態上，訪客的到來形成另類病況徵兆的特質。又如『復原中，病人的病床』篇所說的：「探訪病人絕對是不容易，對某個人是好的事情，卻會傷害另外一個人」。或許起點都建立在關懷上，但病人當下存在感會使得空間形成不同畫面。

而『躺的型態和意義』一詞：「無意識的躺著，躺著過世」。接受生病後的失能狀態是病人最大的痛，如果連最自然的大小便也都成為公開性的例行公事，那病人已全然成為真的病人了。對於病人的『躺著』與『過世的躺著』，只差在一呼一吸之間而已。記得在為臨終往生者做最後引導，望著冰冷的身體時，總是會想：「此身體外在並沒有其他異樣，四肢健全，完整無缺，為何不動了。」也曾經嚐試呼叫他，希望他起來，但實事證明，他是主人玩膩的機器人，被封收在櫃子裡，無法再動了。

『病人和醫生』一篇中提到：「醫生是病人最好的盟友，一起對抗共同的敵人。」又說到：「病人身陷在疾病和死亡的縫隙裡，醫生是一位『受信任』的盟友。」在表相上似乎如此，但在醫院裡『病人』並不完全信任『醫生』。醫生懷著對知識性專業的追求研究病情，而病人呢？其實就算最後一口氣，病人還是認為會有奇蹟出現，久而久之，醫生對病人而言也是形成公式化的應對。醫病關係有很多時候，從信任開始，到失去信心後，質疑了專業。

又「訪客是病人熟悉的人，無論和病人多麼接近，他從來沒有獲得病人完全的信任。」生病的人重心、眼光、焦點全都在『病』字上，因病情的變動牽制病人所有的習慣與習性，使得自己與旁人忘記原來的自己。生病以來，病人慢慢的將自己關在轉向的枷鎖裡，對任何事、任何人都是不信任的態度，不論熟悉與否已無關於己。

最後『一般性敘述』中明顯的說明：「每個人總是用自己的方式經驗這個世界。每一位病人都依循自己的過去，想望未來，開展獨特的病床生活。」如前所說的，生病也是生活的一部份，只是位置與角色變換，他依然是在生活裡。對於要如何生活、生活品質如何，這都取決於病人本身，也因此每個人對於經驗與體會一事，是不會全然一樣的。

生命的議題建構在生與死之間，自己面臨最摯愛的親人往生時，無法以學習的心情去面對，仍會不甘願與捨不得。此時想起父親的往生，心中仍然是激動的！憶起早課結束回到寮房時，緊急的敲門聲：「趕快！趕快！」叔叔顫抖的聲音，驚嚇了我：「快！快！來不急了！」到了醫院父親沒有呼吸，醫生用電擊急救，仍回天乏術。此刻淚流滿面的我，無明的大發雷霆喝斥哥哥及弟與妹：「你們怎麼可以讓爸這麼早去運動、你們怎麼都沒有注意到、都是你們……！」一串連莫名的漫罵聲，仍無法替代止不住的淚水。

省思於今，自己如熱鍋上的螻蟻，在火光十射的慾望塵世，無法抑制花蜜的氣味，而耽著沉淪。出家至今二十餘年，雖經歷千百場的生死畫面，自己省覺仍是一介凡夫！雖然安寧緩和關懷的推行，提倡 DNR 不急救之舉，希望能減輕臨終者病痛的折騰。但回想父親的情景，思慮著我可以做的到嗎？因為父親是非預性往生，沒有臨終的道別，此事讓自己心中遺憾！

走筆至此，感恩父母親的愛護與家人的護持，讓我安心在學業及道業上加功用行，千萬聲的感恩、感謝與感動！唯有不斷的覺照與學習，於內念念相續的觀照起心動念，於外廣結善緣，以此做為報答父母親護持修行的恩情。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份

i 大藏經

《出曜經》《卍續藏》八十八冊，頁十五下

《法句譬喻經·無常品》，《大正藏》四十冊，頁五七六中

《增壹阿含經》第四十卷四十四品，《大正藏》第二冊頁七六七上

《憨山老人夢遊集》《卍新纂續藏經》第七十三冊 No. 1456

《佛說無量壽經卷上》《大正藏》第十二冊 No360

ii 中文

王梅、李瑟、林芝安、張曉卉 (2008)。跟親愛的說再見。天下雜誌出版社。

王千惠 (2004)。死亡與宗教生活：以佛教臨終助念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弗蘭克 著，趙可式、沈錦惠 譯 (1995)。活出意義來。台北：光啟文化。

甘麗華 (2002)。依賴呼吸器老年病患家屬照護之心理歷程——臨終關懷之省思。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石世明 (2001)。伴你最後一程。台北：天下文化。

佛光山宗務委員 (2008)。佛光教科書第十冊宗教概說，第二十課宗教師的條件。

何婉喬 (2003)。宗教師在安寧療護中的專業化角色初探——以佛教法師為例。南

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余德慧 (2006) 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台北：心靈工坊。

余德慧、石佳儀 (2008)。生死學十四講。心靈工坊。

吳秀瑾 (2003)。海德格的死亡哲學與臨終關懷之對顯。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吳庶深、沈麗靚、張利中 (2005)。三位安寧病房宗教師之角色定位與照顧內容之質性研究，安寧療護雜誌第 10 卷第 4 期，10-15 頁。

呂金城 (2011)。莊子大宗師篇的臨終關懷理論研究。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李佳純、于博芮、黃秀梨 (2006)。靈性安適照護。安寧療護雜誌 Vol.11 No.1 ID 499629。

沈亦元 (2004)。弗蘭克意義治療理論其於生命教育之蘊義。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碩士論文。

林宜靜 (2002)。臨終病人面對死亡之心理調適歷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碩士論文。

林家興、王麗文 (2008)。心理治療實務。台北：心理出版社。

林敏嵐 (2005)。安寧療護中的臨終護理。奇美醫訊雜誌社，第 68 期醫護專欄。

柯英佛。從醫學的角度看臨終現象與助念瑞相。華藏世界 39 期，114 頁。

洪寶蓮 (1993)。把握現在、展望未來——談存在主義的死亡觀點。學生輔導通訊 25，100-106。

紀潔芳 (2007)。銀髮族臨終關懷服務之探討 (一)。2007 年 3 月 24 日講於台南

市立文化中心。

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 (2008)。九十七年度本土化靈性關懷—共同課程。

高淑清 (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麗文文化事業。

高淑清 (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揚帆再訪之旅。麗文文化事業。

張心慧 (2007)。癌症病人的心理需求—你能瞭解我的心嗎？台北榮總護理部。

台灣癌症防治網。

張文初(1996)。死之默想。台北：新視野圖書。

梁惠茹 (2009)。癌症末期病人生命意義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一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究會 (2013)。南華大學生死學系主辦。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陳好嘉 (2002)。現代醫療對臨終關懷的衝擊與省思。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陳杏佳 (2000)。現象學方法論與護理研究應用—新台北護理期刊。第二卷第二期。

陳珍德 (1995)。癌症病人生命意義之研究。彰化師大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陳紹韻 (2000)。以《增一阿含·善聚品》第 7 經為主之喪親輔導個案初探。中華佛學研究第四期。

陳榮華 (2006)。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陳榮基，莊曉明 (2011)。安寧舵手。新北市：周大觀基金會。

- 陳慶餘、邱泰源、釋宗惇、釋惠敏 (2003)。台灣臨床佛教宗教師本土化靈性照顧模式之探討，*安寧療護期刊*，7 (1)：20-32。
- 傅偉勳 (1993)。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中正書局。
- 曾靜玲 (2005)。佛教臨終關懷義工的助念經驗之初探。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
- 游金濤 (2011)。質性研究上課補充教材上冊。南華大學。
- 游恆山譯 (1992)。生存的理由—與心靈對話的意義治療學。台北：遠流。
- 鈕則誠，趙可式，胡文郁 (2005)。生死學。台北縣：國文空中大學。二版。
- 黃立森 (2009)。孟子義理所蘊涵的身心治療學與傅朗克意義治療學之探討與會通。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黃安年、陳多慕、梁百安、曾慶暉、儲寧瑋 (2003)。瀕死病患之疼痛治療。*安寧療護*，8 (3)，283-298。
- 黃芷玲 (2010)。冒險教育指導員工作與生命意義的探尋。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論文。
- 黃美玲 (2012)。以臨終關懷為宗教修行—臨床佛教宗教師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研究碩士論文。
- 黃惠秋 (2001)。「認識自我」生命教育課程對國中生自我概念及生命意義感之影響。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圓光寺 (1992)。沙彌律儀要略、學佛行儀、毗尼日用切要合訂本。圓光佛學院教課書。

廖燕妮（釋蓮恩 2010）。佛教臨床宗教師死亡態度之探討。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可式（1997）。台灣癌症末期病患對善終意義的體認。護理雜誌，44(1)，48-55。

劉欣如（1993）。佛教人生觀，台北：大展出版社。

劉景萍、沈惠珊（2000）。接受居家照護之癌末病患瀕死症狀之照顧。安寧療護雜誌，5（1），69-72。

潘素卿（1997）。佛教徒的死亡觀念與生命意義之關係研究及其在諮商上的應用。博士論文。

蔣鵬（2002）。世界的斷裂與相隨—探討照顧者與臨終者的陪伴關係。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佩姍（2006）。參與志願服務老人之生命意義探究。國立彰化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蔡昌雄（2007）。生死學經典的詮釋—以庫布勒·羅斯的《論死亡與臨終》為例。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第二卷第一期。

蔡麗玉、曾金財、張碧華白話整理（2005）。原始佛法生死書。明和講堂—分享雜阿含經系列·病中臨終修法。

鄭志明（2006）。佛教生死書。台北：文津出版社。

鄭曉江（2001）。生命終點的學問。台北：中正書局。

鄭曉江（2004）。宗教生死書。台北：華成出版社。

- 穆佩芬 (1996)。現象學研究。護理研究，4 (2)，195-202。
- 蘇絢慧 (2005)。生命河流。台北：張老師文化。
- 釋文珠 (2002)。心靈的世界。台北：志蓮淨苑。
- 釋世了 (2010)。圓滿的臨終關懷。和裕出版社。
- 釋印順 (1992)。《佛法是救世之光》。台北：正聞出版社。
- 釋見咸 (1994)。從「專業人士」省思佛教宗教師繼續教育的重要。香光莊嚴三十八期：頁 25-29。
- 釋信願 (2004)。生命的終極關懷。台北：本願山彌陀講堂。
- 釋舜融 (2002)。《四分律》犍度篇中對老、病比丘的關懷初探。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 釋聖嚴 (2000)。助念功德怎麼做。台北：法鼓山智慧隨身書。
- 釋聖嚴 (2001)。於僧伽大學新生講習始業式。何孟玲整理。
- 釋道興 (2004)。「此時我在？」——臨終病床宗教師的陪伴過程探微。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釋宗惇 (2010)。2010 年『本土化靈性關懷—專業 (一) 課程』。財團法人佛教蓮化基金會。
- 鐘美玲 (2005)。從詩歌的鑒賞談生命價值的建構。高雄—人文價值與生命關懷通識課程實施研討會。
- 鍾昌宏 (2000)。安寧療護暨緩和醫學—簡要理論與實踐。安寧照顧基金會。

貳、英文部份：

- Cherny, N. I., & Foley, K. M. (1996). Guidelines in the care of the dying cancer patient. *Oncology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10(1), 261-287.
- Cobb, Mark & Vanessa Robshan (1998) . *The Spiritual of Health Care*.
- Craig, M (1994) . Volunteer servic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 Palliative Care*, 11 (2) , 33-35.
- Glaser & Strauss, .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Gray, V. R. (1984). Some psychological needs. In Springhouse corporation. *Dealing with Death and Dying* (2nd ed., pp. 15-32). Pennsylvania: Springhouse.
- Karen, E. & George, L & Lund, J. & James, A. (2000) . *The Evolution of Volunteer and Professional Staff Within Hospice Care in North Carolina*. *The Hospice Journal*, 15 (1) , 35-51.
- Kubler-Ross, E. (1969). *On death and dying*.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 CA : Sage.
- Kastenbaum, R & Kastenbaum, B *Encyclopedia of Death*, (New York: Avon Books, 1989), pp. 220-222.
- Scott, E & Marshall, K (1996) . *Hospice techniques : Enhancing volunteer*

effective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 Palliative Care*,
(May/June), 22-25.

參、譯書部份：

Adam Phillips 著，王麗娟 譯（2000）。恐懼與專家—亞當·菲立普論精神分析
中的互動關係。台北市，究竟出版社。

Ann M. Kring、Gerald C. Davison、John M. Neale、Sheri L. Johnson 著，
唐子俊等譯（2010）。變態心理學。台北，雙葉書廊。

Babbie. E. 著，李美華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

Bogdan, R. C., & Biklen, S. K. Z. 李奉儒、高淑清、鄭瑞隆、林麗菊、吳芝儀、
洪志成、蔡清田譯（2001）。質性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嘉義：濤石。（原
著出版於1998）。

Dalai Lama 著，丁乃竺 譯（2007）。達賴生死書。台北：天下雜誌。

David Kessler 著，陳貞吟 譯（1998）。臨終者的權益。寂天。

Deborah K. Padgett 著，張英陣 譯（2000）。質化研究與社會工作。台北市：洪
葉文化。

Elizabeth B. Hurlock 著，胡海國 譯（1978）。成人心理學。桂冠圖書。

Frankl, V.E. 著，游恆山譯（1992）。生存的理由—與心靈對話的意義治療學。
台北：遠流。

George S. Lair, Ph.D. 著，蔡昌雄 譯（2007）。臨終諮商的藝術。台北：心靈
工坊。

- Gerald Corey 著，鄭玄藏等譯（2007）。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台北：雙葉書廊。
- Hinton, J 著·沈秋桂 譯（1985）。末期病人的身心護理。台北：光啟。
- J. H. van den Berg 著，石世明譯（2001）。病床邊的溫柔。台北：心靈工坊。
- Jennifer Sutton Holder、Jann Aldredge-Clanton 著，施貞夙 譯（2006）。《幽谷伴行》。台北：原水文化。
- Jon Kabat-Zinn 著，雷叔雲譯（2008）。當下，繁花盛開。台北：心靈工坊。
- Kathleen Dowling Singh, Ph. D. 著，彭榮邦 廖婉如 譯（2010）。好走—臨終時刻的心靈轉化。台北：心靈工坊。
- Kessler, D 著. (1997)，陳貞吟 譯(2000)。臨終關懷 The Rights of the Dying·台北：商流。
- Lany Dossey M. D. 著，吳佳綺 譯（2008）。超越身體的療癒。台北：心靈工坊。
- Michael Grosso 著，廖世德 譯（2008）。靈魂不死。台北：人本自然文化。
- Mitch Albom 著，白裕承 譯（1998）。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台北：大塊文化。
- Nearing, Helen (1993)。摯愛與告別的美好人生，台北，正中書局。
- Peter Felix Kellermann and M. K .Hudgins 著 陳信昭，李怡慧，洪啟惠譯（2006）。心理劇與創傷。心理出版社。
- Richard L. Roe 著，林雲豹、林繼祖（1983）。心理學入門·普通心理學。文笙

書局。

Rodney Smith 著，鄭清榮 譯（2009）。生死習題—人生最後的必修課。台北：法鼓文化。

Sogyal Rinpoche 著，黃朝 譯（1997）。生死無懼。台北：圓明出版社。

Sogyal Rinpoche 著，鄭振煌譯（1996）。西藏生死書。台北：張老師文化。

Sorensen , K. C., & Luckmann, J. (1986)。瀕死的經驗·於胡月娟等合譯（1988）。基礎護理：護理技術與原理 Basic Nursing: A。

岸本英夫 著，闕正宗 譯（1997）。凝視死亡之心。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宮城音彌 著，李永熾 譯（1990）。人性的心理分析。台北，水牛圖書。

肆、網路資料：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http://www.cbeta.org/index.htm>。

彌陀山莊。<http://www.amituofohouse.org>

未班車（2011）。主唱/蕭煌奇，作曲/是李偉菘，作詞/馬崇惟。

佛光辭典。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

志蓮淨苑（2002）。<http://book.bfn.org/books2/1913.htm>。

侯菊鸞（2007）。焦慮症。台北榮總護理部。台灣癌症防治網。

香光資訊網，舍利弗的一生，第二章友誼篇。<http://www.gaya.org.tw>。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zh.wikipedia.org。

彌陀山莊，從醫學的角度看臨終現象與助念瑞相。

釋道興。談出家眾的訓練與管理——由臨終關懷宗教師問題探討起。佛教弘誓學院。http://www.hongshi.org.tw/forumview.aspx。

臧寶琪 (2003)。http://ccbs.ntu.edu.tw/formosa/people。

沒有界線的禪堂-----一位初入安寧病房實習法師的心得報告

◎蓮善法師

都說靈性照顧難理解、臨終照顧大不易，如非身歷其境，親自走過煎熬與挫折的磨練，如何能理解老病死無常所能帶來的生死智慧？那情緣消溶、靈性昇華、塵盡光生的生命智慧？以下刊載一位初入臨床法師的實習歷程報告。

看到台大醫院的門面，覺得如此的神聖莊嚴！此次來到醫院，覺得很陌生，雖然有連三期的課程教育，但知識與實務是不同的！在蓮花基金會上了階段性三期的聽課中，更瞭知宗教師的職責是如此的偉大！

初次分配床位，要直接與病患接觸，突然不知所云！進去病房時微微笑又出來，接而連三，鼓不起勇氣！心想：在常住亦有與居士互動過，為何有如此不同呢？走回來訊問指導老師，要如何踏出第一步呢？法師說先讓病人清楚我們的身份，再後關心病情及身體的舒適感。有了一些概念，踏進病房即表達身份，並告知我是病房的宗教師，來關懷病人，與宗教信仰無關，隨後展開了第一步的學習。雖然知道要與病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但互動中仍無法掌握重點與核心？不知如何協助接受死亡，面對死亡？不知如何引導法門的修持？談話當中倍感壓力，語言不恰當，就有可能傷害病人或家屬。初次的經驗是非常緊張與壓力倍增！因為除了探望病人外，醫院有各種的大小報告與開會！而初犢之子，還要面對指導老師；恨鐵不成鋼的壓力.....！

走上第二階段的路程；發現病人有生死困頓的問題，其實新進的實習宗教師也有問題困頓。面對病人各種形式的呈現；如語言無法表達、單字組合、表情傳

訊、嘆息無語等等的面面相，讓實習者體會言語無法言傳的境界。這在平時道場是無法體會的？道場是以法師為主，來的居士太都是健康人，法師所言的都聽、都對！但病房的病人呢？家屬呢？在病房學到的是：我是病房關懷者，無關任何宗教信仰，以慈悲關心為主，以如何協助病人善終為目標。這是一個無垠寬廣的道場，是一個沒有界線的禪堂，讓自己的心融入病人的心，如維摩結居士一般：「直心是道場」！方丈室雖小亦能容納千人，何況銀河遼闊的芥子心呢？在踏進病房宗教師職時，就需先拋開“法師”的身份，以同理心去體認病人的苦，傾聽病人的無聲之音，如觀音菩薩的觀聲，有形的訴苦，無形的心聲，觀照病人的心思，去同理病痛器官衰竭的苦受。病房的那扇門檻，猶如生死的晶鎖，跨出病房雖有喘息的音符，但那氣如游絲的呼呀聲，仍聲聲扣住法師的心坎！覺照生死變化的轉承，瞬間剎那，病人可能已在另一方？所謂；「一日當一年過」！病人如此！家屬亦是如此！

又是一週了！步入第三階段；隔了兩天的休假，如大風吹一般，物轉星移啊！原有的病人呢？守在一旁的家屬呢？原來又是空床替補輪替呀！看著生死蛻換如此之快，在分秒的滴答聲中，秒針盡責的守著職位，轉動生命的齒輪，剎那間生死死生航運著！雖然知道安寧病房有可能是她們最後的溫床，也是旅程中最後的一站，但身為宗教師依然會為此生命感到愁傷！看著飄零的落葉，由嫩葉到枯黃的凋謝。學習臨床宗教師的目地，真得是希望能幫助臨終者，在落葉飄下時去掌握當下覺醒，塵緣翩然分解的時刻，那份孤單、沮喪、落寞，與即將面臨的死亡恐懼！宗教師希望陪伴著臨終者，去同理份那孤寂與害怕！去提昇內心那份靈性的超然，看著臨終者受著病痛的折騰，身體器官衰竭的疼痛，有可能這一息進，下一息已無法吐出了！

在這如此驟變的時空裡，生命是父精母血結締而成，母親懷胎十月而下，過程中教盡了辛酸，由一顆羯羅蘭子，到骨血成軀的肉體色身。又經數年歲月的旅程碑；愛別離苦的痛，順不從心之腦，種種點滴的換化，肉體已淡淡然的在變遷

中慢慢風化了！十月而成的色身，在最後散化之前，亦要經過分解來回歸大地。肉身由四大組織而成，在臨終，亦要順然天成。地骨硬碎、水血滯涸、火溫炎涼、風息喘停、空意散渙，生命的回歸，如一般實物體一樣，仍需時間來完成最後的分解。然生命與實物不一樣在於情感的執著！病痛可以借醫學的進步來減輕，情感的放不下、捨不得、不甘願等等，是任何物質無法體代的！臨床宗教師以簡單的法門來引導臨終者，教導臨終者能把握這僅有的機會，好好的衝刺。從生命回顧去肯定此生的功課，感恩父母的養育之恩，感謝兄弟姊妹之情，感激人生路程上一路相伴的朋友與親友。而對於身為子女該盡的孝道，向父母作揖跪拜，對未盡圓滿的期待而懺悔。對來生期許一份善緣，對往生之路多一份光明，對臨終當下少一份恐懼！

臨床宗教師總是希望臨終者能安詳捨報，希望在這最後的一站給予全然的資糧，提起信念。信有個清淨極樂的國度，有個可依歸的精神支柱，願欣起往生極樂福地，行持著彌陀聖號。靠著聖號葉葉鋪成的蓮花，航速在正法的軌道，悠揚法海指針，直達到極樂寶池。

隨風飄零的葉片

身上儘存的綠點已淡然褪色

葉片顯得越來越輕薄

原有的光澤已逐漸暗淡

葉緣邊露出龜裂的痕跡

嘆息著．．．

秋黃的葉

隨風飄零的當下

如瓶水砂 刻不容緩的逝去

枯竭無奈 等著雷雨的風化

孤單陪伴著枯葉 等著生命落幕而下

日！ 夜！

寂靜的葉已不再乎了

在落地的一刻

葉 體悟生命的自然法則

生老病死是自然現象

生滅分解是返原宇宙最好的方式

而隨風潮解的當下

順著風聲的韻律

耳語聽到菩薩的呼喚

聲聲弦絲的佛音

引領著葉片踏上回家之路

一聲佛號 一份勇氣

一聲佛號 一份祝福

一聲佛號 一份光明

一聲佛號 一份皈依

一聲佛號 一份期許

一聲佛號 一份慈愛

一聲佛號 一份

感恩病人的痛，讓自己提起快要散盡的悲心。

感恩病人的苦，讓自己懂得要愛惜自己身體。

感恩病人的淚，讓自己要珍惜周遭愛你的人。

感恩病人的情，讓自己知道凡事要平等珍愛。

一個月不多，但對實習宗教師來說，已算是非常不容易的經驗！

以前就非常怕死人，現在卻要去面對這樣的局面！

對自己是非常大的挑戰！

感恩指導法師的辛苦了！

(本文作者為初完成一個月臨床實習之法師)

附錄 2

2012 年「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研習課程《初階-台北場》課程表

日期	時間	主題	志工學苑認證			講師
			活動編號	時數	學分	
4/05	18:30 18:50	報到	*			*
	18:50 19:00	始業式	*			陳慧慈執行長 / 蓮花基金會
	19:00 21:00	生命的實相－ 談生·老·病·死	AH12001	2	2.5	黃宗正醫師 / 台大醫院精神 部一般精神科主任
4	19:00 21:30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及倫 理課題	AK12002	2.5	2	林明慧醫師 / 台北榮總家庭 醫學部主治醫師
4/19	19:00 21:00	安寧緩和醫療影片賞析 －《大病人》	AJ12002	2	2.5	王浴護理長 / 台大醫院緩和 醫療病房護理長
4/26	19:00 21:30	安寧療護基本概念	AI12002	2.5	1.5	王浴護理長 / 台大醫院緩和 醫療病房護理長
5/03	19:00 21:30	臨終病人的靈性需求與 陪伴照顧	AS12002	2.5	2	德嘉法師 / 臨床佛教宗教師 督導法師
5/10	19:00 21:00	生命的預囑(生預囑)	AL12001	2	2	黃滢竹老師 / 活塵子工作室負責人
5/17	19:00 21:30	臨終症狀處理概說	AG12002	2.5	3	郭佳品護理師 / 台大醫院緩 和醫療病房護理師
5/24	19:00 21:30	東、西方宗教生死觀與臨 終關懷	AR12001	2.5	3	慧開法師 / 佛光大學佛教學 院院長、南華大學教授
5/31	19:00 21:00	病情告知的藝術與技巧	AM12002	2	1.5	蔡兆勳醫師 / 台大醫院家庭醫 學部主治醫師
6/07	19:00 21:30	臨終病人之心理需要與 照顧	AN12002	2.5	2	吳治勳心理師 / 台灣大學心 理學研究所博士
6/14	19:00 21:30	臨終病患家屬之需要與 照顧	AO12001	2.5	2	蔡惠芳社工師 / 三軍總醫院社會服務室
6/21	19:00 21:30	走過生命的低潮－談悲 傷的處理	AP12002	2.5	2	黃鳳英教授 / 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生命教育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6/28	19:00 21:00	安寧志工的服務心 態與	AQ12001 AZ12001	2	2 1	張寶方老師 / 台中榮民總醫 院志工隊隊長

附錄 3

2013 年「安寧療護/臨終關懷」研習課程《進階-台北場》課程表

日期	時間	主題	志工學苑認證			講師
			課程編號	時數	學分	
8/2 (五)	18:30-18:50	報到	*			*
	18:50-19:00	始業式	*			陳慧慈執行長/ 蓮花基金會
	19:00-21:00	靈性照顧法門(一) ~生命回顧	BS13001	2	2	德嘉法師/ 臨床佛教宗教師督導法師
8/3 (六)	09:00-11:30	兒童生命教育繪本訓練	BD13001	2.5	3	紀潔芳教授/ 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 共同主持人、吳鳳技術學 院教授
	12:50-14:50	如何與兒童談死亡	BC13001	2	2	
	15:00-17:00	如何與病人及家屬建立 關係	BG13001	2	2	李閔華社工師/ 馬偕醫院安寧療護教育 示範中心
8/4 (日)	09:00-11:30	現代殯葬資源介紹	BE13001	2.5	3	黃錦志老師/ 殯葬禮儀實務工作者
	12:50-14:50	末期病人之人工營養與 水份	BB13001	2	2	蔡兆勳醫師/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 治醫師
	15:00-17:00	安寧志工的服務內涵與 倫理	BF13001 BZ13001	2	2 1	張寶方老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志工隊 隊長

附錄 4 訪談同意書

您好：

在此誠摯的問候您，我是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邀請，成為我在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參與者，我所研究的主題為『探討協助臨終往生對佛教宗教師的生命意義』。我對於佛教宗教師在臨終關懷的場域非常關心，想深入瞭解佛教宗教師在臨終場域的生命意義及修行的省悟。希望藉此訪談，能進一步深入臨終場景，以及更真實呈現佛教宗教師背後的修行意義。

一份研究的完成需要您熱誠的參與協助，此研究的探訪可能會影響您的生活作息與時間安排，在此表達我最大的歉意及誠心的感謝。為了蒐集資料的完整性，在訪談過程中：

一、為紀錄我們的對話，我會做錄音的動作，方便轉錄成文字稿。本資料只做為學術研究使用，不做為其他用途，且以匿名方式呈現資料，其中除部份對話將被引用外，其他無論是您的身份、對話錄音、逐字稿資料，我將盡到保護的責任，絕不隨意公開或與他人談論。

二、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權利，您有權利在本研究的訪談中行使權利，訪談的內容中若涉及揭露您個人內心深處所不願接觸的事件，或是一些尷尬、不舒服的感覺，您隨時可選擇中斷或退出本研究。抑或是在錄音的過程中，您有任何不希望被記錄的部份，我會刪除此部份錄音，同時您也有權撤回自身訪談所敘說的資料。

三、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是平等尊重的，研究論文的内容資料，一定會經過您的同意而呈現。

在此誠摯的感謝您對本研究的貢獻，因為您的真誠分享，使我們對您的生命經驗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並且提供本研究者有更深層的省思機會。

參與者簽名：_____ 日期：_____

研究者簽名：_____ 日期：_____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紀潔芳教授

研 究 生 釋蓮善(高美蓮)

附錄 5 訪談大綱

1. 請問您從事臨終關懷的動機？
2. 請問您在學習與未學習協助臨終關懷時，對於生命的看法如何？
3. 請問您在協助臨終對自己生命最衝擊的部份是什麼？
4. 請問協助臨終的課題對於自己的修行意義如何？
5. 請問協助臨終的經驗中對自己生命最大的反思是什麼？
6. 請問您在協助臨終關懷的過程，如何建立生死理念？
7. 請問從協助臨終往生的體會中，對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8. 請問從協助臨終的經驗中，對於生命最後時刻的規劃？

附錄 6 文本分析範例

訪談日期：2011 年 7 月 28 日

訪談時間：16：00 至 18：00 約 120 分

訪談地點：寺院

表格參考：質性研究上課補充教材下冊 p654

編碼代號：A—為受訪者宗教師代號。

L—為訪談者代號。

編碼說明：第一部份為研究參與者的代碼

第二部份字為對話中回應段落的内容

逐字稿	主題 (類別)	意義單元 (概念)	摘要
<p>法師您好，感謝你願意撥時間出來。大概向您說明今天要訪談的內容。先向你講解一下同意書的部份。同意書其實是關於訪談法師時，我會錄音或錄影，但這些內容是不會公開的，只有給我及指導我的教授看外，不會向外公開，這點先向法師說明。另外則是需要經過您的同意才可以做這些項目的研究，所以必需經過您親自簽名，表示你同意的情況下接受訪談的。以上這些內容都會在研究結束後銷毀，並且在整理後先給法師看過，是否有出入的問題，而姓名方面，會以第三人稱來立名，所以請不用擔心。</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同意書說明 2. 告知訪談大概內容
<p>訪 L1： 法師在面對臨終病人往生的最後時刻，是如何去對臨終病人開示？</p>		臨終協助的指標	第一次訪談
<p>A01-001 宗教師： 其實談不上是開示，<u>只是用平常心去對待。其實關懷別人要先關懷自己，要自己先認同生死，為何會生？為何會死？生生滅滅對我們來說都是平常心！</u>協助臨終者的問題是與他相應不相應也有關係，相應的話則能達到彼此的信任度。 例如：聽到聲音就馬上可以直覺到這位法師可以幫忙我解脫，這是在平常就已經建立起來的。並不是緊急時刻協助他，此時臨終者也未必會接受，這就是個人的因緣了。 <u>我與居士都是平常就建立彼此的信心，每位居士都有不同的根性，所以也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導他們。但前提是平時如何讓大家讓活得安心，那他就有力量，如果等到生病、或是往生了才來開示不一定契機。</u></p>	臨終關懷的重要性	對臨終開示的看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平常心是法師修行的心念。 2 臨終者與法師建立信任度也是往生最重要的關鍵點。 3 法師認為最重要在平時

<p>而臨終的那個時刻其實重要的是針對”生”！這個”生”是指臨終者的罣礙，對世間的人事物，如親人家屬的放不下、內心有一些埋怨，<u>這些都會影響臨終的往生。</u></p>			<p>就要修行 <生>字</p>
<p>訪 L2：法師指的”生”是否也指投胎嗎？</p>			<p>不明白真正的涵義</p>
<p>A01-002 宗教師： 投胎是意念的關係，與他無關。這裡的「生」是指家屬給予的力量。往生是隨意念轉的，當開示引導臨終者也未他會接受。</p>	<p>往生的力量</p>	<p>往生的前提</p>	<p>臨終開示未必 臨終病人會接受。</p>
<p>訪 L3：法師的意思是指臨終開示是很有限，最重要是平時就有修行。可以現在工商業時代，也不是每個都有學佛修，宗教師如果面對無學佛者在這短暫的時間上去引導臨終病人呢？</p>	<p>臨終關懷</p>	<p>臨終開示的重要性</p>	<p>面對沒有信仰者</p>
<p>A01-003 宗教師：<u>真正幫助者是家屬要有孝道，對臨終者付出真正的關懷，才不會使臨終者放不下。</u></p>	<p>家屬協助的重要性</p>	<p>親情的力量</p>	<p>如果家屬的愛 會不會使得臨終者更執著家庭呢</p>
<p>訪 L4：法師的意思是說家屬是很重要的，但臨終者與家屬此時可能有斷裂的情形，不知法師如何去輔助這個區塊的問題？</p>	<p>家屬與臨終形成斷裂</p>		<p>法師沒有針對此問題去談？</p>
<p>A01-004 宗教師：其實是針對他罣礙的部份去協助他，使他能放下安心。引導臨終者此時要將心放在正念上。</p> <p>例如：<u>個案平時夫妻都有學佛，當臨終病人在醫院的時候，他們會講佛法給他聽。當時臨終病人快往生時，醫院問是否在這裡往生，或是留一口氣回去。家屬事先已經安排好放在寺院的西方廳，所以就將臨終者安放在此。</u></p> <p><u>當時臨終病人已經彌留了，我靠近他的時候就告訴他，平時你很有功，也修行一些時日了，在安寧病房看到很多人的往生，現在你回到道場，相信你也有準備下一站如何走了。</u></p> <p>這個時候我發現臨終者的嘴唇很乾，當時我用棉花棒沾大悲水滋潤嘴唇，並且一邊開導他，這是觀音菩薩的甘露水，可以讓他感覺身心清涼自在。結果臨終者將整杯水喝完，竟然清醒過來，不像往生的面容，並且開口說話。</p> <p>臨終病人與家屬彼此談話，家屬問是否又好了？？怕是否又會托幾天的時間，所以請法師過去看看。</p>			<p>往生的面相大概如何</p> <p>住院時間未問</p>